

卷之  
第  
一  
冊  
第  
一  
頁

樣  
本

馮玉奇新著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紅

粉

飄

零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版 初 月 一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全書一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馮 玉 奇

校 閱 者：張 厥 新

發 行 人：陳 瑞 春  
上海大明書局代表

出 版 者：上海大明書局

經 售 處：國內外各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大明書局  
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紅粉飄零目次

- 一 鶯飄鳳泊紅粉有深仇……………一
- 二 似真疑假黑暗滿荆棘……………二四
- 三 各獻聖手以假易假鬧趣劇……………四三
- 四 爲卿奔走意真情真演把戲……………六四
- 五 燈紅酒綠萍水相逢成知己……………八八
- 六 月白風清飄零身世感時淚……………一〇八
- 七 藥石無效一紙香箋療相思……………一三四
- 八 進讒有心兩瓣櫻唇惹情劫……………一五四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紅粉飄零

一 驚飄鳳泊紅粉有深仇

秋風像一個失意人的心境，包含了海潮的成兌，一陣陣地在漫無邊際的空氣裏吹刮。這裏沒有茂盛的樹葉兒在奏着雪雪瑟瑟的聲響，只有激動了海水澎湃的音韻；彷彿在腳底裏怒吼，在一抹斜陽的籠映之下，只見茫茫的濤面上飄浮着一隻從漢口到上海的商船。那船身要如置在一條小河裏，那艘這條小河起碼還要開闊一二里，否則，恐怕連一個船屁股都容納不下。不過現在是在茫茫無邊的大海裏，所以那船身相反地却顯得像一片秋葉那麼的渺小了。

這時在船艙的頂上，滿站了許多旅客，大家都在欣賞着這海面上黃昏的美景。太陽在秋天本來是顯得淡淡地十分柔弱，好像是一個久病的人兒，纏綿在床上。而尤其是奄奄一息的當兒，所謂回光反照，這和太陽一樣，在落下去和宇宙作告別的時候，他的臉兒，也顯得格外的血紅。因此反映在淡青的天空中，更呈現出一片像桃瓣似的紅霞，這雲霞彷彿是活動西洋鏡，刻刻兒在變化不停。一回兒，金波高湧，一回兒，山巒起伏。襯着幾隻海鷗，上下飛翔，更覺蔚為奇觀。這一幅天然的畫面，在衆旅客的目光中看起來，因為心境的不同，所以鑒別也有點兩樣，有的認爲這樣好的美景，大有欣賞的價值。有的認爲見了這一幅黃昏的美景，不但心怡神曠，而且精神煥發，覺得一切的煩惱和疲倦都消失了。但有的因遭遇的惡

劣，身世的悲苦，見了這黃昏的景色，更使心頭感到一種無限的惆悵。真的，在靜悄悄的空氣裏，忽然有人輕輕地嘆了一聲。只見船尾旁鐵欄杆邊倚着一個年輕的女郎，她呆呆地望着茫茫的海面，好像有無限感慨的樣子。黃昏的景色雖然美好，但可惜的就是沒有多少時間，好像是曇花一現，一回就被黑暗夜色所驅逐了。這使那個女郎想起了人生在世，何嘗不是像浮雲一般，斜陽一霎。自己在幼年的時候，父母俱全，生活優良，那是多麼的美滿。但曾幾何時？父母慘亡，自己飄零異鄉，人海渺茫，何處是歸宿之地？這和浮雲東飄西蕩，那裏有什麼不同嗎？那女郎一面思忖，一面暗暗的感嘆。就在這當兒，忽然在她的身旁有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男子走攏來。他穿了一套深灰花呢的西服，頭髮雖然已經很稀疏了，但還梳着西式的樣子，面孔是很方正的，圓圓白白，可見他平日營養的豐富，所以紅光滿面，一點沒有枯燥的風姿，西裝馬甲的鈕子上宕着一條金錶鍊，還懸着翡翠鑲金的錶墜，手裏夾了一支雪茄，無名指上戴了一枚挺大的鑽戒，從這一副氣派上看來，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有錢的大富翁。他見那女郎的明眸向自己斜乜了過來，這就微微的一笑。把嘴唇掀動了兩下，似乎有開口搭訕的意思。那女郎似乎膽子很小，不願意和陌生的男子說話。所以別轉身子，便向船艙裏走回去了。但那男子的胆量倒不小，却把她叫住了。說道：

「喂！您這位小姐不要走呀！我有句話要向您請教哩！——

「唔！你有什麼事情要跟我說嗎？」

那女郎被他叫住了，因為好奇心的緣故，遂回身站住了。望了他一眼，認真地問。從她

臉色上看來，表示有種嚴肅的態度。那男子聽她這樣一問，倒是問住了，因為自己性喜漁色，見了女子，好像蒼蠅見了糖似的飛不開。其實和她素不相識，根本沒有什麼事情請教，他之所以有此冒昧的作風，也可以見到一個人色胆的廣大了。不過既然把人家叫住了，總應該回答一句話來。所以他立刻笑容滿面的說道：

「請問小姐貴姓大名？」

「哼！這就奇了，我和你素昧平生，你無緣無故的問我姓名，那是什麼意思？對不起！我沒有資格跟你在這裏嚙噉。」

那女郎聽他叫住了自己為的是問問姓名，這就覺得他心中一定是不懷好意的，所以十分的生氣。冷笑了一聲，很鄙視的望了他一眼，一面說，一面便又翻身走了。那男子被她碰了這一鼻子灰，却並不感到羞恥，反而趕上兩步，伸手把她衣袖拉住了。笑嘻嘻的說道：

「小姐！你何必生氣呢？我問您貴姓大名，在我當然是有點意思的。」

「哦！有意思的？那我倒要向你請教了，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那女郎益發希奇起來，她泛了泛眼睛，用了猜疑的目光，注視着他一本正經的問。那男子見她這種含蘊凝神的意態，真令人有點心醉神迷，心裏甜滋滋的只管蕩漾，因此呆呆地倒一句都不回答什麼了。那女郎見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簡直有點惱了。遂狠狠的追問道：

「看你倒是一個很體面的人物，為什麼這樣的不懂禮貌呀？你叫住了我，我問你到底有什麼意思？你幹麼又回答不出來了？我老實的警告你，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年輕

的姑娘，可以隨隨便便的跟我搭訕，你要不知恥的話，我可以馬上叫你去臉出醜，你可相信我嗎？」

「啊呀！您這位小姐真是把我的好心當作惡意猜了；你以為我呆呆的望你出神，是包舍了一點輕薄的意思嗎？那你就完全的誤會我了。唉！天下的好人究竟不能做！」

那男子被她說得臉兒漲紅得像猪肝的顏色，不過他是一個老奸巨滑，而且在情場之中從小到老就是一個老手，在眉尖一皺之下，立刻計上心來。遂叫了一聲啊呀！一面解釋，一面嘆了一口氣，大有感慨不勝的樣子。那女郎聽他這麼的說，倒不禁又呆了一呆。沉吟着道：

「原來你完全是一片好意嗎？那我倒要知道你一點究竟是怎樣的好意？」

「請小姐先告訴我的貴姓大名，然後可以說話。」

「就是告訴了你，也沒有多大的關係，我姓陶，名叫綠美。」

「哦！原來是陶小姐！鄙人姓喬草字伯樂。」

「那我可沒有請教你，不用你對我報名。」

陶綠美聽他那種自我介紹的神情，心裏不免又覺得生氣，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有點冷若冰霜的樣子。喬伯樂却並不以為難堪的神氣，一本正經的說道：

「陶小姐！我從小研究星相，所以善觀氣色，而且能知過去未來，我覺得你的臉上，有兩條晦紋，所以將來恐怕要上人家的當，而受到一點小災難。」

「你這人大豈有此理了，我和你無怨無仇，爲什麼憑空的來咒唸人？你要如再胡說白



道，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唉！我早已知道世界上好人做不得，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就是因為我和你無怨無仇，所以我才告訴你呀！要不然，我幹麼吃自己的飯，倒去管別人的閒事呢！陶小姐，信不信由你，到了將來，你就知道我所說的話不錯哩！」

伯樂故作很灰心的樣子，一面說，一面便別轉身子，預備走開的意思。綠美見他此刻那種態度，倒又像十二分的規矩。一時低了頭兒，由不得暗暗地思忖了一回。因為這次飄零異鄉，茫茫大地，何處安身？實在還茫無頭緒。假使偶一不慎，上人家當的事也大有可能。所以這個喬伯樂也許真的是一片熱心，對我忠告，也無非叫我以後凡事小心罷了。那麼他真的會知道過去未來，我倒要問問他，對於我的終身結局，不知道究竟會苦不會苦呢？綠美在這麼沉思之下，她情不自禁的趕上兩步去。叫道：

「喬先生！你慢走！」

「陶小姐！你有什麼吩咐嗎？」

伯樂知道自己的計劃很有一點效力，心中真是十分的歡喜，但表面上還裝着非常規矩的態度，回過身子來，低低的問。綠美因為剛才自己對他有一種不恭的態度，此刻若向人家再溫和地請教，那似乎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微紅了臉兒，一時倒說不出什麼話來了。伯樂見了，不免奇怪起來。遂忙又問道：

「陶小姐！你還有什麼見教？沒有關係，你只管說吧！」

「我問你，你真的能知道每個人的過去未來嗎？」

「當然，我爲什麼要向你欺騙？再說這可不是說着玩玩的事情，你說對不對？」

伯樂知道她慢慢的相信起來，這就益發裝出十二分正經的態度，低低的回答。綠美轉了轉烏圓的眸珠，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微微的笑道：

「喬先生！那麼你倒給我相一相，我的過去和未來，到底是怎麼的呢？你相得對，算得準，我給你相金好了。」

「陶小姐！你別跟我開玩笑笑了，我也不是吃這一行飯的人，怎麼會要你的相金呢？其實我就是爲了愛好的緣故，所以學會了一點，倒不是爲了做買賣度生活的。」

「喬先生！對不起！恕我說話不知輕重。但是你既然具有熱心的心腸，那麼能不能盡一點義務給我看一看呢？」

綠美見他這一副氣派，也知道他決不是個走江湖的相面先生。所以只好賠了笑臉，向他溫和的請教。伯樂對於她這前倨而後恭的態度，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有趣和得意。因爲這是一個好機會，豈肯輕易的錯過？這就目不轉睛的向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回。綠美這時候被他這一陣子呆望，却並不認爲是他有輕薄的意思，所以她的態度還顯得特別的大方，好像自己也承認需要給他看一個透澈不可。伯樂在細細地飽嚙了一回眼福之後，方才微微的一笑。說道：

「陶小姐！我雖然不是吃這一行飯的人，但我在事先却不得不向你說這兩句話：就是

說得好，你不必歡喜，說得不好，你也不必生氣。因為我是照相直談，決不會故意奉承，也不會胡說白道的損人，所以這一點，陶小姐聽了還得原諒才好。」

「喬先生！你何必這麼的客氣？你又不拿我的相金，我難道還能說你準不準嗎？只要你照相直談，我是決不見怪的。」

綠美聽他這麼說，一時也由不得抹嘴好笑起來。遂點了點頭，表示很懂得道理的回答。伯樂吸了一口雪茄，故作沉吟的樣子。說道：

「這樣就很好，我可以大膽的說了，照陶小姐的面相上看起來，不要見氣，你的父母恐怕是都已過世了。」

「是的，我父母確實都已過世了。」

綠美想不到他說的真會一針見血，一時有點驚奇，她情不自禁點了點頭回答。心中暗想，倒很有一點道理。伯樂並不理會她，自管地吸煙沉吟。一回又慢慢的說道：

「陶小姐！你有姊妹兩個人，這次到上海去，預備去謀出路的，是不是？」

「唔！喬先生！你真的全都算得出來的。那麼我得問你，我將來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呢？會不會弄得沒有吃飯的地步？」

綠美聽他連兩個姊妹都算得出來，一時敬佩得不得了。這就完全相信了，她簡直把他當作神仙的樣子，什麼話全都問了出來。伯樂搖搖頭兒，微微的一笑。說道：

「陶小姐！對於你的前途，那你可以用不到担心的。常言道，教化子也有三年討飯

運，何況你是一個有福氣的小姐呢！所以你的面相看起來，眼前雖然有些不大得意，但將來一定有貴人相扶，保險可以大富大貴。不過我還不知道小姐青春多少？什麼日子生日？什麼時辰養下來的？那我還可以知道你終身的結局呢！」

「喬先生！你真能算得出嗎？」

伯樂這幾句話聽到綠美的耳朵裏，似乎正中下懷，因為在她心中也很需要知道自己的終身結局，不知是好是壞？但一個女孩兒家，陌陌生生的把自己時辰八字都要告訴給人家聽，這當然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到底不是一個真正會算命掛牌做營業的瞎子先生，所以她又很鄭重的追問了一句，伯樂笑道：

「有了時辰八字，那我當然是全都算得出來的。陶小姐！你多少年紀了？」

「我今年還只有十八歲，四月初四寅時生。」

綠美到底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她完全信以為真的向他老實地告訴出來。伯樂聽了，伸手屈指，口中唸唸有詞，表示十分認真地在算的樣子。過了一回，才微微的一笑，他似乎十分歡喜的樣子。說道：

「啊，真是一副好八字，照你這副八字算來，非但不會吃苦，而且至少還是一位行長太太的身份。恭喜，恭喜！陶小姐！不是我跟你開玩笑，你要嫁了丈夫之後：這一步幫夫運可真不錯。不過，……」

「不過什麼呢？」

常言道，人要好話聽，佛要香烟受。綠美被他這一陣子奉承，芳心裏除了羞澀之外，真感到有點甜蜜蜜的時候，忽然聽他又轉變了話鋒，這就不禁心頭別別的一跳，蹙了眉尖兒，又急急的問。伯樂摸着自己的下巴，沉思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陶小姐！不瞞你說，你這副八字好雖好，但却十分的硬，配丈夫的年齡最好要大一點，那麼不會有什麼沖剋。否則，就是結了婚，恐怕也很不容易到老的。陶小姐！我說的都是實話，信不信反正由你。」

「你既然是這麼的說，那我當然是相信你的。那麼照你看起來，我該配幾歲的人最相宜呢？」

綠美聽他說得那麼的認真，覺得這也許是真的事情，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着想，她到底顧不得羞恥兩字，以一個女孩兒家的身分，對他說出了這幾句話。伯樂覺得這又是機會來了，遂故意又作沉吟計算的樣子。過了良久，才說道：

「照你八字看來，最好配四十歲至五十歲的年紀，這樣才可以免去了沖剋，陶小姐！你聽了我這些話，你一定要說我在胡言亂講，但我預先聲明，完全是照相直談，所以還得請你原諒。」

「你既然對於命理素有研究，那叫我倒不能不信了。但是我覺得還有不信的地方，是我只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假使嫁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這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呢？即使享福也沒有多少日子，況且五十歲的人難道還沒有娶過妻子嗎？否則，

你的意思，除非叫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去！」

綠美聽他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話兒，一時芳心裏倒不覺疑惑不決起來。不過在她說到後面的時候，似乎有點生氣的表示。鼓着紅紅的小腮子，秋波逗給他一個怨恨的嬌嗔。伯樂連忙給她解釋着說道：

「那裏那裏？陶小姐！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我說你應該配給人家做填房的，誰說是給人家做小老婆的呢？至於四五十歲的年紀也並不算老，照歐美的風俗，四五十歲的人正當幹事業出風頭的時候呢！比方說像我喬某吧！也是個五十一歲的年紀了，但人家都說我還只有三十多歲可以看。你瞧，我這人到底老不老呢？」

「對不起！我對於看相倒沒有研究過，那叫我怎麼看得出來呢？」

聰敏的人，糊塗到底在一時之間的。綠美在當初完全是被他一片花言巧語而迷惑，還以為他真的是個會看相的人。但說了半天，到此刻聽他說出這幾句話來，方才感覺到他對自己至少有種野心的企圖。這就冷笑了一聲，綑住了臉兒去搶白他回答。伯樂一看情形不對，慌忙賠了笑臉。又搭訕着問道：

「陶小姐！那麼你到底有幾個姊妹？我說的究竟準不準呢？」

「哼！這也無非被你偶然一屁放準罷了。那有什麼希奇？謝謝你，我不願意再上你的當了。」

綠美見他還嬉皮笑臉的神氣，這就白了他一眼，骨絡翻身匆匆地奔入船艙裏去了。船

船裏的床舖上躺着一個比綠美年紀大一二歲的姑娘，她似乎身子有點不舒服，所以在靜靜的養神。此刻見綠美匆匆奔入房內，還把房門碰的關上，好像有點驚慌的樣子。心裏不免有些兒奇怪，遂望了她一眼。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幹麼這樣慌張的模樣？」

「沒有什麼，姊姊！這真是一件天大的笑話，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老色迷。唉！正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綠美的姊姊紅美，聽妹妹這樣憤憤的感嘆着說。這就很希奇的從床上坐起身子來，蹙了兩條細長的眉毛，逗了她一瞥猜疑的目光。急急的問道：

「妹妹！怎麼啦？難道有什麼人向你調戲嗎？」

「說起來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他說我面有晦紋，恐怕要上人家的當，但那裏知道我真的幾乎上了他的當呢？可見世界上的人，他自己越是存心不良，在表面上偏偏一味的做好人。警告人家不要上當，而自己又偏偏給人家當上。唉！這黑暗的社會真是太可怕了。」

紅美聽妹妹還是這麼痛心疾首的感嘆着，因為憑她這幾句話，叫自己聽了根本還是茫無頭緒，不知道一個所以然來。因此連連的追問她到底是件什麼的事情？綠美方才把自己剛才遇到伯樂的一番情形向姊姊告訴了一遍。並且恨恨的說道：

「姊姊！你想，他說我八字硬，配丈夫應該年紀大，這我還並不疑心他。但是他又說

到他自己五十一歲的人，問我老相不老相？我覺得他這話就難免有點歪曲的作用了。所以我恨恨的搶白了他幾句，便自管的回到艙內來了。」

「哦！真有這麼的一回事情嗎？不過這裏我覺得有些兒不明白的，就是他怎麼知道我們父母沒有了？而且還知道我們只有兩姊妹，這一點我也真覺得有點兒奇怪。妹妹！你想是不是？」

紅美聽妹妹告訴了這一番經過的情形之後，她呆呆的沉思了一回，方才很不瞭解的說出了這幾句話，綠美眸珠滴溜地一轉，說道：

「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奇怪，姊姊！你該知道我們住在船上不是一天兩天的日子，有時候我們兩人到艙頂上去遊覽海景，也許他這個人是早已向我們注意的了；我們自己並不理會人家罷了。至於父母全亡的話，他是偶然的一種猜測。況且我們姊妹兩人時常在感嘆身世，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被他在旁邊偷聽了去，那也是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倒認為這是並不希奇。」

「那麼照你說來，他是轉了彎兒故意來勾引你的了。」

「當然囉！看他這一雙色迷迷的花眼，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好東西！」

「他告訴你，他叫什麼名字啊？」

「姓……喬叫什麼伯樂的，誰知道他到底叫什麼？這不要臉的會向人家作自我介紹，那就可以想像這個人臉皮的厚了。」



綠美恨恨的咒罵着，因為他說自己嫁一個年輕的丈夫是不能同到老的，這不明明的觸自己霉頭嗎？所以她此刻的芳心裏想起來，真覺得十分的怨恨，紅美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想了一回。說道：

「不知這個人是做什麼買賣的？假使他真是一個大富商的話，那麼我的意思，倒不妨可以利用他，來發展我們將來的生活上作一個泉源。……」

「姊姊！你這是什麼話？這次我們到上海去，不是去謀職業來養活自己嗎？難道我們用美色來作為賺錢的本領嗎？那我可不贊成。」

綠美聽姊姊這麼的說，一時大不以為然。因為她是一個高中畢業生，憑她的學問，以為在上海這麼繁華的都市裏要找一個度口飯吃的職業，這終不能算為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所以她絕對不贊成把自己的美色，去換取別人的金錢，便搖搖頭兒回答。紅美似乎在社會上多知道了一點處世經驗，遂忍不住又嘆了一聲。說道：

「妹妹！你不要以為姊姊這手段是近乎卑鄙，但女子在這個時代裏要找出路，除了拿美色去利用之外，恐怕到處也會和男人家一般的碰壁。假使你不相信的話，那麼你到了上海之後，不妨去試一試，那就知道我的話是不會錯了。」

「但是我決不能隨俗去浮沉，我們是大地上同樣的一個人，我們應該要享受人類的自由平等。其實我以為一個女子的墮落，就是因為常常利用美色去欺騙人家。結果，人家拿金錢來欺騙一般意志薄弱的女子，因此而喪失了寶貴的清白，犧牲了純潔的

靈魂！姊姊！你想那是一件多麼痛心的事情呢？」

「你這話也說得是，不過照你所說，那還是一個最普通的女子，假使要真正犧牲清白去換取人家金錢的話，那我當然也決不願這樣的幹。我的意思，把這些身擁巨產的老色迷玩弄玩弄，叫他們可望而不可接。同時在這一個時期裏面，他們的金錢也會揮金如土一般的用出來。因為這種守財奴，除了女人家身上情情願願的用出來之外，恐怕誰都用不着他們一個子兒的錢吧！」

紅美對於妹妹這種志高氣傲的態度，不但寄以無限的同情，而且還感到十分的歡喜。不過她的見解當然是不同的，因為她恨一般有錢的富商，所以在她的意思，要把這般富商玩弄得啼笑皆非不可。綠美聽了，這就並不表示什麼，兩手只管玩弄着那條粉紅色的小手帕兒，呆呆地想了一回子心事。

晚上，姊妹兩人躺在床上，因為風浪很大，她們睡着的身子，幾乎會顛簸得坐了起來，四周是那麼的靜悄，更襯風浪澎湃的聲音不絕於耳。綠美胆子小，因為顛簸得厲害，使她害怕得踢叫起來。紅美忍不住好笑，遂問道：

「妹妹！你作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不怕被人笑嗎？」

「姊姊！我實在覺得有些兒害怕，今天夜裏的風浪爲什麼突然的大起來？明天早晨是可以到上海了，難道還要發生什麼意外的不幸嗎？」

「噯！你這孩子幹嗎偏喜歡信着嘴兒胡說呢？既然你覺得害怕，那麼你就睡到我這一

張床上來吧！我們兩人一塊兒睡，比較好一點。」

綠美巴不得姊姊有這一句話，遂連忙掀被跳下床來。誰知道站腳不住，人兒竟跌了去。紅美見了，連忙伸手把她拉了過來，掀開被兒，把她納入懷內，姊妹兩人抱在一起，大家又害怕又焦急，連連的祝告上帝，但願平安無事才好。幸而不上一個鐘頭，始告風平浪靜。這不但使她們姊妹兩人心來，就是全船的旅客，也方才驚魂稍停，無不慶幸脫了危險，紅美見船身並不顛簸了，於是推了推妹妹的身子。說道：

「妹妹！好了，你現在可以睡到那邊一張床上去了。」

「不！我不要，怪冷的，今夜我就陪着姊姊睡吧！」

「你瞧你又鬧孩子氣了，這麼一張狹小的床兒，兩個人睡多麼不舒服呢！」

「嗯！要如姊夫陪着你睡，那你就覺得舒服了，對不對？」

綠美怔忡了一下腰肢兒，頑皮地神氣，笑嘻嘻的說。不料這一句話倒把紅美勾引起無限的傷心事來了。一時悲酸觸鼻，嘆了一口氣，那眼淚便忍不住撲簌簌的直滾落下來了。綠美見姊姊傷心了，心裏十分焦急。便抱住了姊姊的頸項，佯着她的粉臉。低低的說道：

「好姊姊！你不要難過，這是我做妹妹的不好，不該拿這些取笑的話來觸動你心頭的創痛，真是該打，該打！姊姊！你就饒了我吧！」

「唉！妹妹！我想不到我的命會這麼的苦，總而言之，社會太黑暗，人心太險惡。但是，你的姊夫爲人也忠厚一點了。」

紅美的腦海裏又浮上了沉痛的一幕，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眼淚制不住的又在眼角旁湧現上來。綠美伸手抹着她粉臉上的淚水，像孩子那麼撒嬌似的說道：

「好姊姊！過去的事別想他了。徒然的傷心，除了有損於身體之外，又有什麼益處呢？姊姊的年紀還輕，將來不難還有光明的前途哩！」

「光明的前途？那只怕是在做夢吧！其實我今生再也不作團圓的想。我只希望給你姊夫報了仇，給我自己心中吐了一口怨氣，也已經夠心滿意足的了。」

綠美聽姊姊這麼的說，在她眉宇之間似乎含了一股子殺氣，從可知她的心頭是痛憤到這一分樣兒的程度？遂低低的安慰着道：

「你放心，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們有這一個存心，纔可以給姊夫報了大仇的。況且這賊子他也到上海來了，說不定在上海我們就會遇見了他，到那時候，姊姊若不給姊夫報仇，我也要給姊夫報仇呢！」

「妹妹！我真感謝你對我有這一分兒的同情。時候不早，我們睡罷！」

綠美點了點頭，她在姊姊的懷抱裏真的酣然入睡了。但是紅美的心中還是那麼的思緒起伏不停，聽了妹妹微微的鼻鼾之聲，更加不能睡去。她胡思亂想着過去的事情；只覺甜酸苦辣，一起湧上了心頭。她本來眼睜睜的望着那一盞燈光，接着便慢慢地模糊起來了。

這好像還是一個春天的季節裏，風和日暖，鳥語花香，一切的景物都呈現了生氣勃勃的樣子。紅美正在憑窗遠眺着白雲堆裏的雙飛燕，忽然見一個西服少年，在院子裏的花叢內鑽

出來。他手裏還折了一枝花朵，好像四周在找人的模樣。紅美一見這少年正是自己的夫婿宋祖貽，這就立刻招了招手。笑盈盈的叫道：

「祖哥！祖哥！我在這裏呀！」

「哦！紅妹！你瞧，這一朵玫瑰花多麼的美麗，我送給了你吧！」

祖貽奔到窗口旁邊來，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把花朵兒插到紅美的胸襟上去，紅美心裏是甜蜜蜜的，拉了祖貽的手兒。溫和地說道：

「祖哥！你在院子外，我在臥房裏，把我們隔開在兩邊，多麼的討厭！你能不能到我的臥房裏來嗎？唉！我這幾天真的太孤單太可憐了！」

「紅妹！你這是什麼話呢？我天天陪在你的身邊，難道你還嫌孤單嗎？」

「那裏？我好像記得你去了我曾經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不！我現在不是仍舊在你的身旁嗎？好妹妹！我的好妻子！你瞧我在吻你。」

紅美糊糊塗塗的好像見祖貽真的已在臥房裏了，而且他們兩人還一同假坐在沙發上，享受着閨房之樂，紅美這時心中在想，啊！我丈夫真的又回來了。從此以後，我的生命又可以活躍起來了，這彷彿死灰復燃，槁木逢春，她歡喜得拉開了嘴兒只管得意地笑起來了。這時又聽祖貽低低的說道：

「紅妹！你真是一個聰敏的家庭主婦，幾隻小菜燒得太好了。那天我行囊的行長熊子雲到我家來吃飯，他就老是對我贊不絕口，他說我福氣好，有這麼一個美麗聰敏的

好太太，不但會料理家政，而且會在外面跟了丈夫交際，那真可以說是個裏外全才的好太太哪！紅妹！我聽熊行長這麼的贊美你，你想叫我心中高興不高興呢？」

「祖哥！我說熊行長這人有點色迷迷的樣子，看他的臉孔滿顯着陰險的神氣，所以這種人你還是少接近點好。否則，將來恐怕就要受他的虧哩！」

紅美雖然聽了丈夫的話，心中感到十分的歡喜。但是提起熊行長這個人，她又皺了眉尖兒，表示這種人狡滑險惡，不易討好，還是遠開點爲妙。但祖貽聽了，却搖搖頭說道：

「紅妹！你說的話雖然對，但到底太會多疑了。熊行長近來待我很好，他說我辦事能幹，等下屆開董事會的時候，他一定提議，委任我做會計科長哩！你想，他既然這麼的器重我，我不是應該向他常常的應酬應酬嗎？」

「祖哥！可是你不知道，他所以對你這麼的好，照我的猜測，他一定是有目的的。也許他是一種陰謀，其實他的陰謀，在我的面前是曾經暴露過的了。」

紅美聽丈夫一味的還把熊行長當作知己看待，因此她素來爽直的個性便再也忍熬不住了，所以向她夫婿老實的勸諫。祖貽聽了，似乎有點不大瞭解的樣子，兩眼呆呆地望着嬌妻紅暈的粉臉。急急的問道：

「紅妹！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呀？難道他提拔我做科長，還有什麼惡意不成？再說他對我們有什麼陰謀呢？你從那一點看出來的呀？」

「祖哥！你是忠厚的人，你當然沒有理會到這許多。但我在他幾次到我家來吃飯的情

形中看出來，我知道他是不懷好意，簡直不是一個有心肝的人類。他完全是一個色胆包天的淫賊，這種沒有人格的奴才，實在是太可惡了。唉！」

紅美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似乎在怨恨之中又感到十分的感喟，她忍不住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祖貽真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他還不明白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紅妹！我真不懂得，你爲什麼要對熊行長發生這麼的惡感呢？」

「祖哥！我老實的告訴你，他在背地裏曾經向我調戲過的。」

「啊！他向你調戲過？」

祖貽聽紅美這麼的說，臉上似乎起了一點驚駭的顏色，呀了一聲問。紅美點了點頭，她鼓着紅紅的臉腮子，冷笑了一聲。說道：

「是的，他曾經拿言語來挑逗我，追求我。祖哥！他這種行爲，根本不是一個體面有地位的人，他和流氓差不多。所以我勸祖哥，你還是不要和他太接近了好。因爲他是一隻兇惡的狼，和他在一起，將來就難免有被他咬傷的日子。祖哥！你要聽從我的話，我情願你和他絕交，憑你自己的才幹，還是做一個科員的好。」

「哦！原來如此。但我以爲這是妹妹的多心病，熊行長任他怎麼的貪愛女色，也決不會愛到朋友妻子的頭上來。因爲他平日這個人的脾氣，原是非常的愛開玩笑，也許他是說說笑話而已。所以妹妹不必多疑，今天晚上，他還請我們吃夜飯，你到底去不去呢？」

紅美聽祖貽並不相信，而且還要代爲他辯護。一時倒弄得無話可說了，呆呆地想了一回。方才搖搖頭說道：

「祖哥！不管他對我是真的調戲？還是開玩笑而已？但我對他的印象太惡劣了，所以照我的意思，今夜你不要去跟他吃飯，我也不願意去。」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人家，假使臨時變卦的話，那可不大好意思吧！妹妹！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同我去應這個約會吧！」

祖貽含了央求的口吻，一面低低的說，一面摟住了紅美的嬌軀，向她柔情綿綿的溫存。紅美爲了順從丈夫的心，她沒有勇氣再表示反對。秋波逗了他一瞥又愛又嗔的媚眼，也只好含笑答應下來。

在羅琳酒家的宴會上，祖貽因爲聽了紅美的告訴之後，雖然他是一個老實的青年，但究竟也要開始注意熊行長對待紅美的行動了。果然，只見熊行長滿面春風的望着紅美，殷殷的招待，好像饑涎欲滴的樣子。祖貽到此，方才相信愛妻的話是不錯的，原來熊行長對自己親近，完全是利用自己而藉此勾引我的愛妻。他心中在一氣之下，那喝下的酒也就更加容易醉起來。紅美見丈夫紅紅的兩頰上至少籠了層層的愁雲，明知他是因爲心中氣惱的緣故，於是向他低低的問道：

「祖哥！你怎麼啦？喝醉了嗎？」

「是的，我竟醉了。頭暈得厲害，紅妹！我真有些兒坐不住。」



「那麼我送你回家去吧！」

「好的！我們還是回家去。」

祖貽閉上了眼睛回答，他靠了紅美的身子，却已站了起來。紅美於是向熊行長作別，祖貽因為惱恨的緣故，所以並沒理睬熊行長，就靠着紅美走了。熊行長並沒挽留，小心地送他們下樓，而且還把汽車送他們夫婦回家。

紅美和祖貽回到了家裏，祖貽坐在沙發上，神情顯得分外的不樂。紅美親自給他倒了一盃茶，秋波斜乜了他一眼。溫和地說道：

「祖哥！你爲什麼悶悶不樂的樣子？」

「紅美！想不到這小子果然這樣的存心不良，我在今天的宴會上也有一點看出來了。

紅妹！你真是我的好妻子，我心中真是又恨又愛；恨的是這奴才的禽獸行爲，愛的是你賢明過人。唉！我真不知該怎麼來疼愛你才好呢？」

「祖哥！你既然也明白了，那就好了。近賢人，遠小人，以後千萬自己留心才好。氣也不用氣了，氣出毛病來，那也犯不着呀！祖哥！你有點醉了，還是早點兒到牀上去休息吧！」

紅美見祖貽這麼憤憤的說，遂笑了一笑，溫情蜜意的安慰他。一面扶起他身子，預備走到牀邊去的時候，忽然祖貽喔唷了一聲，立刻彎了腰肢，皺了眉毛，好像有種痛苦的样子。這倒把紅美吃了一驚，急急的問道：

「祖哥！你……怎麼啦？你……有點兒不舒服嗎？」

「真奇怪，不知怎麼的？好好兒竟腹痛如絞起來……」

「難道受了一點涼了嗎？……快到牀上去睡吧！我給你吃一包人丹好不好？」

紅美聽他腹痛如絞，芳心不由別別的一跳，立刻把他扶到牀邊坐下，一面又低低的問。不料祖貽沒有回答，他只覺一陣子泛漾，便哇的一聲嘔吐起來。祖貽這一吐不打緊，把個紅美的魂靈兒嚇去了一大半。你道爲什麼？原來祖貽這一口吐出來的不是吃下去的菜蔬魚肉，却是鮮紅的血水。你想，這豈不是把紅美急得啊呀了一聲喝叫起來了嗎？當時祖貽吐了這一堆血水之後，神智便陷入了昏迷的狀態。紅美忍不住哭起來叫道：

「祖哥！祖哥！你……你……這……這是怎麼啦？」

「紅妹！不對了，快給我請醫生來。」

祖貽雖然是全身無力，滿腹疼痛，但他心頭是十分的清楚，他覺得自己突然的吐血，這到底不是一件兒戲的事情，所以當他倒下牀上去的時候，便向紅美急急的關照。紅美正在心碎腸斷急得六神無主時，被祖貽一語提醒，這才連忙叫僕人去把醫生請了來。經醫生診察之後，說是腹內有毒的緣故。非趕快的車送醫院急救，否則，是恐怕難以活命的了。祖貽一聽這話，心早冷了大半。紅美急得更加雙淚交流，立刻把祖貽抱上了汽車，預備送到醫院去救治，但一路上，祖貽吐血不停，臉白如紙，已經是奄奄一息的光景，祖貽向紅美垂淚說道：

「紅妹！我恐怕是等不及趕到醫院的了，……紅妹！我今天的死，死得太奇怪了，太

不明不白了。難道菜蔬裏面有什麼毒質嗎？不！我想這是決不會的，因為吃的人不是我一個人，你爲什麼沒有中毒呢？顯然，那一定是在酒中有毒了。但是，吃酒的人也不是我單一個呀！在這麼的一想之下，這熊子雲的陰謀和毒計是很顯明了。他要奪我的愛妻，他所以先把我來害死。紅妹！……我悔不聽從你的勸告，以致今日遭到這樣的慘死！唉！我太對不住你了，我……害苦你的終身了。」

「祖哥！你爲什麼還要說這些話呢？我此刻的心全都碎了，我……恨這般狠毒的奴才，竟有這麼的黑良心！他害死了你，等於害死了我，祖哥！我……一定要給你報仇，我……一定要親手殺死這個惡賊！否則，我決不活在這個世界再來做人！」

紅美眼淚像泉水似的湧上來，她咬緊了銀齒，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樣子。祖貽在萬分痛苦之餘，聽了紅美這幾句話，他的臉上展現了一絲慘淡的苦笑。點頭說道：

「紅美！你……能夠給我報仇！我……就是死了，也瞑目的了。」

「貽哥！貽哥！你……到了醫院，也許還有救的。」

「唉！不中用了！呢喃！呢喃！」

「貽哥，你又吐血了！你又吐血了！」

「紅美！紅美！我……完了，我……死了，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仇人熊子雲！

……

祖貽一面吐血，一面眼睛已向上泛了過去。他在悠然消逝之前，終於掙扎着說出了這兩

句話。於是她頹然地倒在紅美的懷抱裏，就永遠地咽氣了。紅美在三小時之前，還和親愛的丈夫好好兒在臥房裏說話。想不到三小時之後，她的丈夫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被人家害死了。她痛心得完全的瘋狂了。這就猛可的把祖貽緊緊地抱住，一面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了。

## 二 似真疑假黑暗滿荆棘

紅美把祖貽緊緊的抱住，忍不住號啕的大哭起來。但她的耳朵旁邊，却有人輕輕的在叫喚道：

「姊姊！姊姊！你醒醒！你醒醒！你夢魘了吧！怎麼把我緊緊地抱住了就大哭起來？我被你吵醒了不算，而且真被你大吃一驚呢！姊姊！你到底夢見了什麼？却要這麼的傷心呢？」

原來紅美因為被綠美提起了姊夫兩個字，她的腦海裏便浮起了過去沉痛的一幕，因此昏昏沉沉的便做起夢來了。她在夢中無非把已往的慘劇重新搬演一下，其實她一把抱住的當然不是祖貽，却把旁邊睡着的綠美抱醒了。綠美揉了揉眼皮，一聽姊姊還仍舊嗚嗚咽咽的哭得傷心，這就推了推她的身子，連聲的叫喊。紅美被綠美雖然是一陣子叫醒了，但是她還不能壓制她內心的悲痛，索性認真地哭泣起來了。綠美連忙又拍着她的腰肢，低低的說道：

「姊姊！你怎麼也鬧起孩子氣來了？難道你把夢境中的事情就當作真的了嗎？到底受了誰的委曲？你竟傷心得這一分樣兒？快告訴給我做妹妹的聽聽吧！」

「妹妹！我夢中見到了你的姊夫，可憐他死得真是悲慘極了。我假使不給他報仇，叫我還有什麼臉兒再做人呢？唉！我真不知前生作了什麼孽？今生才會遭到這麼悲慘的結局。」

紅美方才停止了哭泣，流着眼淚，向她低低的告訴。綠美這才明白姊姊是夢見了姊夫，這當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緣故。也只好安慰她說道：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你徒然的難過悲痛，又有什麼用處呢？姊姊！我也勸你想明白一點兒吧！熊子雲這賊子他算聰敏，做出這種卑劣的行爲來，但是他損人不利己，根本不會給他達到目的。這次要如在上海遇見了他，我們當然是不肯把他放過的。所以古人有句話，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可見你還應該保重有用之身，將來替姊夫報這血海大仇呢！」

「妹妹這話說得有理，我就不再傷心了。」

綠美這一番勸慰，方才把紅美收束了淚痕。姊妹兩人又互相勉勵了幾句，仍舊沉沉地睡着了。等她們第二天醒來，早已日上三竿，原來輪船已平上海的碼頭，所以一陣嘈雜的聲音，不絕於耳。當下姊妹兩人急急披衣起身，茶房端了面水，含笑入內。說道：

「兩位小姐起身了嗎？上海已經到了，快洗臉吃點心吧！」

「阿根！回頭給我們叫一輛汽車，謝謝你。」

「陶小姐！你這麼客氣幹麼？服侍客人，這原是我們分內之事呀！」

阿根一面答應，一面使笑嘻嘻的走出去。這裏姊妹兩人匆匆的漱洗完畢，把兩隻皮箱整理舒齊。不多一回，阿根進來，說汽車已經在碼頭上叫好，行李不知道可整舒齊了沒有？紅美說整理好了，別的也沒有什麼行李，無非兩隻皮箱而已。阿根點點頭兒，遂給她們拿了，三人一同匆匆的出了房艙，由鐵扶梯步行而下，到了碼頭上，見那邊停了一輛出差汽車。阿根上前拉開車廂，給兩人跳上汽車，然後又放好皮箱。紅美在皮包內取出鈔票，給了阿根的賞錢。阿根一面道謝，一面把車門關上了。綠美忽然瞥見那邊也停着一輛自備汽車，有個男子站在車旁，正欲跨步入內。因為這個男子就是昨天在船上和自己搭訕的喬伯樂，於是拉了拉姊姊的衣袖。低低的告訴着道：

「姊姊！你瞧，那輛自備汽車旁的西服男子就是這個喬伯樂呀！」

「喂！兩位小姐！開到什麼地方去？」

紅美回頭去望，見是一個五十左右的男子，只見一個側面的臉兒，他已經跳上車廂去了。就在這時，車夫又問她們到什麼地方？紅美這才胸有成竹的說道：

「開到國際飯店去吧！」

車夫應了一聲，汽車便向南京路上直開了。在路上她們姊妹兩人默默地並不說什麼，在十分鐘之後，汽車便在國際飯店門口停下。紅美付了車資，遂即提了皮箱下車，匆匆步入國際飯店，趁電梯到九樓，由茶役招待，在九百十九號那個大房間裏住了下來。綠美待姊姊付了房金，填寫了姓名之後，見茶役悄悄地退出去了。方才蹙了眉尖兒，秋波脈脈地凝望着紅

美，用了懷疑的神氣。低低的問道：

「姊姊！我真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次我們到上海來，原是爲了謀生路上的出路，並非是來旅行作遊歷的，你……怎麼能這樣的浪費金錢呢？要知道住國際飯店完全是貴族化官僚派，我們恐怕是太不配吧！爲了永久的生活着想，我覺得一切非節省不可。否則，明日流落異鄉，街頭求乞，那是多麼的丟臉！多麼的可恥呢！所以我不能看着姊姊這樣的糊塗下去，雖然我知道姊夫死後，還留了一點遺產給你。但是，你到底也得把你自己的將來作一個打算呀！」

「妹妹！你何必代我這麼的着急呢？其實我比你知道得更多一點。……」

「什麼？比我知道得更多一點？難道住國際飯店，這也是我們應該浪費的嗎？」

綠美聽姊姊這樣說，心中十分的不服氣，遂沉着臉兒，向她很嚴肅的詰問。紅美却微微的一笑，她憑了窗檻，遠望着對面那個圓形的跑馬廳。沉吟着說道：

「妹妹！你不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浪費？你要在上海找出路，非得犧牲一點本錫，那麼才有一種豐富的收穫。所以這是我找出路的一種計劃，你也許不瞭解我個中的情形，所以才會這麼的代我着急呢！哈哈！」

「的確！我倒真的並不瞭解你這是一種什麼計劃？難道住了大旅館，就容易找生意了嗎？倒要請教請教，讓我來洗耳恭聽。」

綠美聽姊姊這樣回答，而且還哈哈地大笑了一陣，這就呆呆地愣住了。用了猜疑的目

光，望着她粉臉兒急急的追問。紅美且不作答，回身走到沙發旁來坐下了。在茶几上取了一支烟捲，劃了火柴，吸了一口烟。很悠閒的樣子說道：

「妹妹！你現在可不用問，等我計劃成功了之後，你自然慢慢的會知道了。」

「我真不知道你在弄點兒什麼鬼把戲？不說就不說，反正你有你的計劃，我有我的計劃，大家分頭的實行計劃吧！」

綠美很納悶的神氣，一面說，一面表示有點兒着惱。但紅美並不理睬她，自管靜悄悄的抽吸烟捲。兩眼望着從小嘴裏噴出來的烟霧，一圓圈一圓圈的向半空裏飛騰上去，呆呆地想了一回子心事。綠美忽然走到門旁去按了一下電鈴，侍者推門入內，問什麼事？綠美說去買張報紙來。侍者答應，便即退下。這裏綠美來回的在室中踱步，從她這不安的態度上看起來，就可見她的內心是亂得那一分兒的程度？不多一回，侍者把報紙拿上，綠美付了錢，接過報紙，坐到沙發上急急的翻閱招考欄內是否有招考適合自己程度的職員？只見有一則招考，遂仔細的唸道：

茲有某大公司擬招請男女會計員數名，及男女推銷員數名。凡年在十八歲以上，品貌端整，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中學畢業，或有同等程度為合格，錄取後，月薪從豐，並供膳宿，願任此項職業者，請開履歷書一紙，半身小照一張，及通信住址，於本月十六日前，投寄本報信箱六七八五四號，合則面談，不合原函奉還。

綠美瞧畢這則招考，不禁暗暗歡喜，便呀了一聲叫起來。紅美在沉思中被她驚覺過原有



的知覺來，遂望了她一眼，低聲兒問道：

「妹妹！你瞧到了什麼？幹嗎這樣大驚小怪的。」

「姊姊！你看這一則招考，不是很合我的程度嗎？」

綠美聽問，遂急忙把報紙拿到紅美的面前，她臉上含了欣喜的微笑，似乎發現了新生的希望。紅美看了一遍之後，點了點頭。說道：

「能供膳宿，這倒很好，妹妹不妨去試試看。倘然能夠成功，那麼將來的生活，自然可以不成什麼問題了。妹妹！事不宜遲，還是趕快的寫信吧！今天十四日了，他不是寫明要在十六日之前嗎？」

綠美聽姊姊這麼催促，遂在皮箱內取了信箋信封，很快的寫了一封履歷書。又在皮箱內找出一張舊時拍的半身小照，放在信封裏，一併寄了出去。匆匆的過了兩天，綠美見並無回信到來，一時真有說不出的焦急，時時刻刻的不安在心，真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幸而在黃昏的時候，侍者送上一封信來。綠美接過一看，見信封上除了自己姓名之外，却寫着名內詳。這就好生奇怪，因為自己在上海根本沒有人知道，那麼除了某大公司寫信給我之外，還有什麼人呢？但這裏所疑惑的，爲什麼用的是個白信封，照理當然是什麼公司的用箋才對。但這些也不必加以研究，第一要緊還是把它急急的拆開來，展開信箋一看，不由喜上眉梢，幾乎快樂得雀躍起來了。紅美在旁邊見她這個神情，遂向她急急的問道：

「妹妹！是不是已經錄取了？」

「不！雖然並沒有寫着已經錄取，但他們約我明天上午十時去面談一切，看起來事情至少已經有了九分把握了。姊姊！我們再也不用愁眉苦臉了。」

綠美把信交給姊姊看閱，她的神情是分外的輕鬆和興奮。好像是撥雲見青天那麼的有希望，她那個酒渦兒是掀得格外的嬌媚了。紅美看接洽地址是景雲大樓四百五十一號，一時有點猜疑的，就是爲什麼並沒有公司的招牌？不過這也不必去管他，反正明天到了那邊，一切詳細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當晚姊妹兩人表示十分歡喜，遂很早的熄燈就寢。第二天十時敲過，綠美梳洗完畢，遂與匆匆的去了。剩下紅美一個人，坐在房中無事，她便略事修飾，預備出外購物，剛到電梯門口，忽見一個身穿西服的男子，年約五十左右慢慢地從西首走來。他的服飾，完全是紳士的氣派，一望而知是個有錢的富翁。他對紅美微微的一笑，好像欲語又止的樣子。紅美被他這麼一來，猛可想到妹妹在碼頭上指給自已看的那個老頭子，莫非他就是喬伯樂嗎？一時暗暗歡喜，遂一撩眼皮，秋波一轉，淺笑含顰的招呼道：

「噢！這位莫非就是喬伯樂先生嗎？」

「啊！不錯，不錯，你這位女士貴姓大名？怎麼却認識我的呀？」

那男子聽紅美向自己這麼招呼，一時感到意外地驚喜，不覺也啊了一聲，一面向她低低的還問姓名，紅美笑了一笑，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說道：

「喬先生！你真是貴人多忘，我們一路從漢口到來，你怎的就忘了？哦！哦！說起來，那也怪不了你的，因爲你和我妹妹談過許多的話，和我原沒有見過面，這也怨

「不得你不認識我了。我告訴你吧！我姓陶，小名紅美，我妹妹叫綠美，喬先生大概終還記得罷！」

「唔！唔！是的，是的，我的記憶力太不好了。陶小姐！你們姊妹兩人住在這裏嗎？」

喬伯樂吱吱唔唔的應了兩聲，他的臉兒便微微的紅了起來，不過他還竭力鎮靜了態度，向她笑嘻嘻的問。紅美以爲他是因怕難爲情所以才臉紅的，這就嫣然的一笑。還俏皮地說道：

「喬先生！還隔不了三五天的事情，你怎麼會忘記？在船上的時候，你不是還跟我妹妹看過相嗎？說我妹妹八字硬，要嫁人非嫁個年紀大的不可。……我這麼提了你兩句，你總該可以想起來了。」

「是……是的……陶小姐！你妹妹也在這裏嗎？」

紅美見他好像有點怕見我妹妹的樣子，這就忍不住又嫣然的笑了，斜乜了他一個媚眼。

說道：

「喬先生！我妹妹出去了，沒有什麼事情，到我房間裏去坐下來談談好嗎？」

「很好！很好！」

喬伯樂連連點頭，跟着紅美走進九百十九號房間，紅美親自給他倒了一盃茶，又給他遞上一支烟捲，還給他劃了火柴。她的俏眼兒是只管注視在他手指上那枚挺大的鑽戒上，覺得他準是妹妹認識的那個喬伯樂了。遂又笑嘻嘻的說道：

「喬先生！我妹妹年紀小，她不懂得什麼的，所以她在過去有什麼言語得罪你的地方，你千萬看在我的面上，就原諒她三分吧！」

「那裏那裏？陶小姐！你也太客氣了，你妹妹天真活潑，十足還帶了孩子的成分，真是叫人感到可愛哩！」

喬伯樂一面在沙發上坐下，一面吸着烟捲。他口裏雖然是這麼的回答，但他的心中似乎還在暗暗地想什麼心事的樣子。紅美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也微微地抽着烟捲。過了一回，遂問道：

「喬先生！你這次從漢口到上海不知有什麼貴幹呀？」

「哦！哦！……我嗎？我是回故鄉去探望我父親去的，因為我父親生了病，家中來了電報，所以我特地趕回去一次。但是在上海的事情又多，我實在不能分身，所以父親病體好了一點以後，我就馬上趕回上海來的。」

喬伯樂在經過一陣子考慮之後，方才向紅美回答了這幾句話。紅美點點頭，但又微蹙了蹙眉，似乎有點奇怪的模樣。低低問道：

「喬先生的福氣真好，這麼大的年紀，還有父親在故鄉呢！恕我冒昧，請問喬先生在上海幹什麼貴業的？」

「哦！我是東華銀行的經理，還有其他做一點小事業，算不得什麼，噯！噯！算不得什麼。」

「那麼喬先生府上都住在漢口嗎？在上海難道只有一個人？」

「唔！我在上海是住在大華公寓裏的，陶小姐這次和你妹妹一同到上海來也有點什麼事情嗎？看你們住在旅館內的情形猜想，可見你們在上海是沒有什麼親戚朋友的了。」

紅美聽他在上海只有一個人，因為一心的只管在實行自己的計劃，所以對於他的情況是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她却不再加以嚴格的考慮，只管在做作自己的表情和態度，她故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表示十分淒悲的樣子。喬伯樂心中有點奇怪，遂溫和地問道：

「陶小姐！我看你好像有什麼隱痛似的，莫非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嗎？能不能說給我聽聽？也許我喬伯樂可以使你有解除苦悶的能力。」

「唉！這事情說起來叫人心痛，我不瞞你說，我原是個有夫之婦，丈夫在漢口是個茶商，雖然不能說在漢口算為第一豪富，但也着實多幾個錢。萬不料我結婚不到兩年，我的丈夫就死了，族中人想謀奪我丈夫的家產，便逼我再嫁。我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所以把丈夫的產業而變換了現鈔，和我親妹妹向上海一走，看他們也奈何我不得呀！不過現在到了上海，人地生疏，假使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那叫我們姊妹兩人也是十分擔心。你看我們到了上海之後，就一直住在旅館內，連房子都沒有去找一座呢！」

紅美那種一本正經的態度和語氣，當然誰都會相信她說的是實在的事。尤其是看了她身

上那樣服飾完全是個貴族太太的神氣，所以使這個喬伯樂格外的相信，他表示十分同情的樣子，也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陶小姐！你這麼輕的年紀就做了未亡人，那的確是太不幸太可憐了。我除了感到同情之外，而且我更替你感到難過。唉！正是艷艷于花，命薄如紙，爲什麼美麗的女子都會這樣命苦呢？老天似乎也太會捉弄人了。」

「喬先生！你不是會看相的嗎？那麼給我看一看，是不是還有好日子過呢？」

紅美聽他替自己難過，遂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又低低的問。在她這時的粉臉上，却又浮現了一絲微微的淺笑。喬伯樂趁勢向她打量了一回，笑道：

「陶小姐！照你這副面相看起來，年輕的時候不大得意，但一到中年，你的運道着實不錯，而且你命中還要嫁一個丈夫，這個丈夫在上海也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你靜靜的等着吧！將來的福氣，你是享不盡的了。」

「喬先生！你這話可真的嗎？」

「那裏有假？我說的句句都真心話。陶小姐！你雖然是個未亡人，但你的年紀還很輕，你的前途還是不可限量呢！」

「不過……像我這樣苦命的人還有誰來要我呢？」

紅美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感嘆地說。喬伯樂感到受寵若驚，他的神魂幾乎有點飄蕩起來，色迷迷地站起身子，走到紅美前面來。低低的說道：

「陶小姐！你何必担這一種心事呢？像你這麼花朵兒似的美人，只怕追求的人太多了，還怕沒有人來娶你嗎？比方拿我來說吧！我在上海就是這麼一個孤零零的人，雖然在漢口家裏還有一個黃臉婆子，不過又笨又蠢，我把她早已當作死了一樣，假使我能有你這麼一個美麗的太太，我真是爬在地上給你當馬騎也甘心情願的呢！」

「你是一個銀行經理，只怕我的身分還不夠吧！」

紅美聽他這樣說，遂紅暈了粉臉兒，浮現了羞澀和喜悅的神色，故意這麼的說了一句。但喬伯樂聽了，却聳了兩聳肩膀，拉開了嘴兒，笑得像尊彌勒佛似的。說道：

「陶小姐！你太客氣了，我覺得你的身分，你的資格，你的容貌，一切的條件，太配做銀行經理的太太了。只要你肯委曲，我馬上可以給你做丈夫，不！不！我說得太不恭敬了，我馬上可以給你做個忠心的隨從，永遠地侍候在你的身邊。陶小姐！不知道你芳心裏覺得歡喜嗎？」

「喬先生！……你說的是真心話？還是和我開玩笑呢？」

紅美忍不住站起身子來，秋波含情脈脈地凝望着他臉兒，嫣然地媚笑。喬伯樂色迷迷的拉過她纖手，溫情地撫摸了一回。笑道：

「陶小姐！我決不和你開玩笑，我完全是真心的愛你，因為你的身世太令人感到同情了，只要你不嫌我老，我到死都愛你的。」

「你老什麼？我覺得你一點兒也不老。再說年紀大一點的人，良心比年輕小伙子好，

不會見花折花，愛了一個就會愛到底的。比不得一般油腔滑調的小白臉，嘴裏說得好，轉身就忘記。所以我今日所以愛你，也是愛你老成忠厚呀！

紅美說到這裏，假着他的身子，還把纖手兒去抬了他一記下巴。喬伯樂怎禁得紅美這種柔媚的手腕來迷戀？所以賊忒嘻嘻的幾乎把身子都酥軟得跌倒地下去了。紅美在他神魂顛倒的時候，遂又低低的問道：

「喬先生！你在大華公寓住了多少大的房子呀？」

「因為我在那邊也暫時居住的，所以並不十分大，只有兩間。我想你我假使結婚之後，那當然得另外找座洋房住住不可。而且還得給你買輛自備汽車，進出的時候可以便利一點，你心中歡喜嗎？」

「噢！你不是本來原有一輛自備汽車嗎？那天我在碼頭上看見你跳進汽車去的。」

「不錯，我管我的，因為我天天要到行裏去辦公，當然不能給你常常的去坐。所以我預備給你買一輛小型的福特汽車，那麼彼此可以不用捨坐了，你說是不是？」

紅美聽他這樣說，芳心裏自然十分的歡喜，便微微的一笑，嬌媚不勝地偎到他的胸懷裏去。低低的說道：

「其實，對於汽車我倒不需要，最要緊的還是解決這房子問題。因為我還有一個妹妹，她是一定要跟在我姊姊的身邊，那你大概也很知道的吧！」

「我當然知道，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小姨，那麼她也就是我的妹妹一樣。好在我要找



的總是花園洋房，不要說你只有一個妹妹，就是有十個妹妹，那也決不至於發生什麼問題的了。」

「很好，你有這種思想，那我心裏就覺得非常的感激你。」

「陶小姐！不！我該叫你一聲太太了。你已經成爲夫婦了，所以請你不必再說什麼感激的話。因爲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彼此根本不必再有什麼分別。你說是不是？」

喬伯樂用了無限誠懇的態度，向紅美認真的說。在他這幾句話中可以體會出他對紅美的愛情，是深刻到那一分兒的程度？紅美拉了他的手，一同到沙發上坐下，把嬌軀倒在他的身上，纖手去撫弄他金鍊子上的鑲墜。撒嬌地說道：

「喬先生！那麼你幾時去找尋花園洋房呢？」

「事情當然說幹就幹，其實我心裏比你還要着急呢！在我最好馬上買好了洋房，那麼我們就可以結婚，到了洞房花燭之夜，嘿！我心裏的歡喜，還有什麼話兒可以形容了嗎？」

「是的，那時候我終叫你樂得拉開嘴兒笑得合不攏來。……」

紅美曠昧的一笑，她說完了這兩句話，羞得別轉身子去，大有嬌媚不勝的意態。伯樂心裏不住地蕩漾，拉了她的纖手，却在鼻子上吻了一下。過了一回，伯樂才站起身子。說道：「時候不早，我該走了。」

「喬先生！你此刻到什麼地方去呢？」

紅美聽他要走了，方才也跟着站起，秋波斜乜了他一眼，顯然有些兒依戀之情。伯樂把她纖手兒握了一陣，微微的笑道：

「我要到行裏辦事去了，下午我叫地產公司裏代爲去找尋花園洋房。一有了頭緒，我就來告訴你。」

「那麼你今天晚上來不來？」

「不一定，今晚不來，明天早晨一定會來看望你。紅美！我們再見！」

喬伯樂一面說，一面低下頭兒去，在她手背上又吻了一下，方才匆匆的走了。紅美待他走後，她輕輕地吐了一口氣，暗想，我的計劃總算是成功了。假使不伴到國際飯店來，這種大富翁那裏會碰得到呢？所以她臉上是浮現了得意的微笑。一看手錶，已經快十二點鐘了。她伏到窗口旁去，向下面馬路上望着出了一回子神。暗自想道，綠美去了快近兩個鐘點了，不知道爲什麼還沒有回來呢？正在想時，忽然肩上一條手懶懶的搭了上來，心中倒是一驚。回頭去望，原來正是綠美回來了。這就笑道：

「妹妹！你什麼時候進房來的？爲什麼不聲不響的？倒把我唬了一跳呢！」

「唉！……」

綠美却並沒有回答什麼，只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她頹然地倒在沙發上去，大有垂頭喪氣的樣子。紅美這才開始有點奇怪起來，遂坐到她的身旁，抱住她的脖子。低低的問道：

「爲什麼一點兒精神都沒有？是不是沒有錄取嗎？」

「唉！這萬惡的社會，這萬惡的上海！果然不出姊姊的所料，我真想不到一個女子的職業，難道除了犧牲色相之外，就再沒有第二條出路了嗎？」

綠美呆呆地木然了一回，方才咬牙切齒，表示十分痛心疾首的樣子，憤憤地說出了這幾句話。但是她一顆處女的芳心，禁不住一重打擊而感到悲傷，她眼角旁已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了。紅美拍拍她的肩胛，伸手抹着她粉頰上的淚水。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不要帶過呀！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情？你快點兒告訴我吧！」

「姊姊！你以爲報上登的某大公司，真的是什麼商號嗎？唉！想不到，想不到，原來他們不是什麼商號公司，却是一個嚮導社裏招考嚮導女子呀！這……種變相賣淫的生活是人過的嗎？唉！上海想不到也沒有女子立足之地，早知道如此，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到上海來呢？」

綠美說完了這些話，她伏在沙發背上真的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了。紅美知道妹妹是感到失望而傷心的，遂給她拭去了淚水。低低的慰勸道：

「妹妹！你不要傷心呀！現在你終可以相信我的話了，女子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實在是太渺小了。不過在這個世界上做人，就是你騙我，我騙你大家欺騙着過生活。你要找真實，除非到另一個世界上去。妹妹！現在你的計劃已經失敗了，但是我的計劃到底成功了。」

「什麼？姊姊！你到底是什麼計劃？你又到底怎麼樣的成功了？我真有些兒不明白，你還是爽爽快快的告訴我吧！」

綠美聽了姊姊的話，她淚眼盈盈地望着紅美的粉臉，十分急促而又十分奇怪的追問。紅美笑了笑，她又安閒地吸了一口烟捲。說道：

「你在船上遇到的那個喬伯樂先生，我在這裏遇見過了，這也正是個巧事，我們彼此談了許多的話，妹妹！你從此不用再找尋什麼職業了，因為憑我這一點點努力，以後的生活，我們是不必再担什麼心事的了。」

「姊姊！你別說夢話吧！這個老頭子你真的碰見過了嗎？那麼他知道你就是我的姊姊嗎？」

綠美似乎有點將信將疑的樣子，微蹙了眉尖兒，向她急急的問。紅美站起身子來，在室內踱了一圈，一面吸烟，一面望了她一眼。笑道：

「我一點也不說夢話，他是東華銀行的經理，他而且很有娶我做太太的意思。」  
「哼！太太？別說得那麼的好聽吧！也許他是娶你做姨太太。姊姊！並非我做妹妹的來教訓你，你應該尊重我們女人家的人格，要如給人家做玩物而享受福氣，那我們情願活活的餓死！」

紅美說的話聽到綠美的耳朵裏，不由起了大大的反感。她猛可的站起身子來，綑住了粉臉兒，表示無限着惱的意思。紅美見妹妹這種憤激的意態，她倒反而忍不住笑起來了。淡淡

的說道：

「妹妹！你把人生不要看得那麼太認真吧！我姊姊比不上你，你是一個小姑娘，你當然還有一種希望。但像我姊姊這麼的苦命人，還希望些兒什麼呢？」

「你沒有希望了？你就應該把你身子糟蹋在一個老頭子的手裏嗎？姊姊！你要是真的這麼做，那麼我覺得你也對不住已死的姊夫呀！」

綠美聽姊姊的話聲雖然已經包含了一點淒涼的成分，但是她還並不肯放鬆的一再向她責備。紅美的眼淚終究忍不住的滾了下來，她的臉上還含了一絲苦笑，然而這苦笑是包含了多少慘痛的意味。綠美見了一時又不忍心起來，遂撲到姊姊的懷裏去。低低的說道：

「姊姊！你不要傷心，你想想妹妹的話說得太過分了。其實妹妹是爲你的終身而感到可惜。因爲姊姊的年紀很輕，而且容貌不壞，爲什麼不找個好點對象？却喜歡嫁給老頭子做姨太太，那不是太不值得了嗎？」

「妹妹！我並沒有怨恨你，你這些話是對的。但是你並不知道我心中的痛苦，而且你更不瞭解我深刻的計劃。」

紅美覺得妹妹是愛護自己的，她是一個思想純正，理智堅強的好姑娘。所以抱住了她的身子，一面回答，一面默默的親熱，綠美用了驚奇的目光，凝視着她。急急的問道：

「姊姊！你有什麼深刻的計劃呢？你能不能告訴給我聽聽嗎？」

「妹妹！你以爲我真的情願嫁給喬伯樂嗎？這是你把姊姊的人格認識得太不清楚了。」

我告訴你，我要利用他來安定我們的生活，因為他是一個銀行界的人，他一定知道有熊子雲這個人，那麼我們可以慢慢的接近起來，等到機會成熟，哼！我老實的對你說，我的目的是在給我的祖貽報仇！」

綠美見姊姊說到這裏，兩頰已變成了鐵青的顏色，明眸裏發出了綠綠的光芒，她眉宇之間是浮現了駭人的殺氣。一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姊姊是別有懷抱，我倒小覷她了。遂點了點頭，不過又擔了些憂愁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姊姊！你的存心雖然不錯，但是你既然答應嫁給喬伯樂了，他若不佔了你的身子，他怎麼肯出力來幫助你呢？」

「傻孩子！事情當然是沒有那麼的容易，不過隨機應變，憑我這一點點智慧，也許還能夠把一個色迷迷的老頭子玩諸於手掌之上吧！」

紅美撫着綠美的頭髮，低低的回答，表示她自有手段來使伯樂對自己服貼的意思。綠美微微的一笑，知道姊姊決不是一個含糊的人，於是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下午三點鐘的光景，紅美綠美坐在房中的沙發上，大家正在閒談喬伯樂的身世，覺得有些兒可疑的地方。一個銀行的經理，為什麼家眷遠在漢口，並不帶在上海，這不是有點奇怪，正在各自猜疑，忽見侍者推門入內，手裏還拿了一張名片。綠美接過一看，見是喬曉保三字，心中不由暗想，奇怪，他竟等不到明天就來望我了。

### 三 各獻聖手以假易假鬧趣劇

紅美見妹妹拿了這張名片，竟然呆呆地愣住了。一時心中好生奇怪，遂挨近她的身旁，斜眼望了過去，見上面寫的是喬曉保三字，因為自己也並不認識。所以連忙問道：

「妹妹！這喬曉保是誰？你認識他嗎？」

「是我剛才投考回來在馬路上碰見的。……」

「馬路上碰見的？這就奇了，馬路上來來去去的人可多着哪！你們無緣無故的難道一碰就認識了？我想其中多少有點緣故吧！」

「你別忙呀！我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完啦！因為在電車裏，他摸皮匣買票子，忽然落下一張支票。其實我也並不知道是一張支票，所以拾起來交還給他。他展開一看，是一張支票，而且數目相當大。所以對我表示感激，連連道謝之外，還向我請教姓名，並問我住在那裏，說明天奉訪重謝。我見他非常誠意，所以只好告訴了他。因為支票上填寫着喬曉保三個字，我心中猜想，這一定就是他的名字了，誰知道他等不及明天，今天下午就到這裏來望我了，真是有趣得很。」

綠美絮絮地告訴到這裏，回頭又向侍者吩咐一聲請他進來吧！侍者點頭退出，不多一回，就見一個年輕的西服男子推門進來。他手裏拿了許多衣料化粧品等東西，先向綠美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然後把送來的東西，放在桌子上，微微的笑道：

「陶小姐！您沒有出去嗎？我總算沒有白走一趟。這一點點算不來是禮物，還請陶小姐不要嫌少，敬希晒納，無任感激。」

「那裏那裏！喬先生！你何必這麼客氣，一定還要買東西來謝我，其實路不拾遺，這是一個人應該如此的呀！」

綠美聽他說到後面，還迂腐騰騰的咬文嚼字起來，一時十分好笑，遂連忙客氣着回答，喬曉保見室內還有一個年輕的女子，和綠美的容貌有點彷彿。遂忙又請教道：

「陶小姐！請介紹，這位是……」

「哦！這是我的姊姊陶紅美，姊姊！這位就是我路上碰見的喬曉保先生了。」

綠美被他一提，方才理會過來的給他們介紹着說，喬曉保聽了，又向紅美深深的一鞠躬。叫了一聲大小姐！鄙人來得孟浪，望勿見責是幸。紅美見他年紀在二十左右，生得一副白淨的臉蛋兒，英氣勃勃之中還帶了一點婀娜柔弱的姿態，真是一個美少年，單見了他這張俊美的臉兒，已經使人感到歡喜。此刻又見他這麼彬彬有禮，溫文的態度，更加令人感到可愛，一時也不免笑容滿面的說道：

「喬先生！你不要客氣，快請坐吧！抽支烟。」

「喔！謝謝你，我不會抽烟。」

「唔！真是一個現代青年，令人可敬得很！」

紅美一面點着自己捲烟上的火，一面不勝欽敬的樣子回答。綠美親自給他倒了一盃茶，



喬曉保欠了身子，連說不敢不敢，綠美秋波斜瞟了他一眼，笑道：

「站起來幹嗎？你坐着罷！」

隨了綠美這一句話，三個人在房中坐了一個三角形。喬曉保捧了茶盃，因為見紅美那種灑脫的態度，知道她是個會交際的女子，因此使自己反而感到侷促起來。呆呆地坐着，竟然是一句話都說不出。紅美見他一面孔的老實相，心中愈加愛憐，遂先替妹妹代為搭訕問道：

「喬先生還在求學？還是在社會上經商了？」

「唔！我還在聖喬司大學讀書。」

「那是一個教會學校，裏面注重的英文一科，我想喬先生對於英文一定是很有研究的了，是不？」

「說不上研究，青年人讀書，就像還債一樣，不去過分的荒唐，已經是很好的了，假使再去用功，那在上海學生裏就很難找的了。」

紅美聽他這樣說，可見他是因為有感而發的。那麼在他本身至少是個很守本分的青年，不過轉念一想到他身邊藏着支票，一個學校讀書的人，那裏來這麼許多的錢呢？因了好奇心，紅美在一個老成的年青小伙子面前就毫不顧慮的開口問道：

「喬先生！恕我冒昧，你既然是個學生子，袋裏藏了支票幹什麼？再說你……又不做生意，這許多錢又從那裏來的呢？並非我要多管閒事，因為我見你是個很樸實的青年，然而在事實上又覺得不相符，所以忍不住問一聲，還得請你不要動氣才好。」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因為我舊時做的西裝都不好穿了，所以定製了兩套西服，這支票是爸爸給我的，預備去付給西服店裏的，要不是陶二小姐拾還給我，那可糟了，西服拿不成，而且還得讓爸爸誤會我把錢化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二小姐這麼的一幫助我，真叫我感激得無可形容的了。」

喬曉保聽她問到不與她相干的事情上去，一時倒忍不住暗暗好笑，但她既然事先聲明，遂也只好老實的向她告訴出來回答，綠美聽到這裏，便轉了轉烏圓眸珠。低低的插嘴說道：「喬先生！你這支票既然是付西服錢去的，那麼你爲什麼還要買這些東西來送我呢？我勸你還是拿回去吧！害你把整數的錢打散了，那麼西服不是又拿不成了嗎？叫我接受了你這些禮物，我的心中也覺得不安呀！」

「噯！噯！我已經送了來，怎麼好意思再拿回去？二小姐倘若不肯接受，那你就是看不起我了。況且這些禮物的錢，並非是從支票裏提出來的，這是我平日的零用錢省下來的。二小姐！這是所謂物微情重，你應該委曲的收下才是。」

喬曉保聽她不肯收受禮物，他心中一急，不由什麼話兒全都說了出來，但仔細一想，覺得在一個很陌生的女友面前，說出省下零用錢等的話，那到底坦白得太不好意思一點了。因此他的兩頰，也會像女孩兒家一般的紅暈起來，綠美聽了，倒忍不住抿嘴嫣然笑了。說道：「喬先生！你把零用錢省下來買這些東西給我，那叫我更不好意思接受了。那麼你要買糖吃的錢，不是沒有了嗎？」

「唔！二小姐：你怎麼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了呢？難道我的零用就是爲了買點糖吃嗎？比方說，我本來可以坐車子，現在就按步當車。比方說，我每星期要看一次電影，現在我就不看了，其實放過了這一個月，第二個月就不成問題了。」

綠美聽他這麼說，一時更覺有趣了，遂啊了一聲，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包含了俏皮的口吻，低聲兒笑起來。說道：

「要是這樣子，我的陰險可傷得更大了。」

「二小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可聽不懂了。」

喬曉保的兩頰是熱辣辣的，他在羞愧之中又滲和了一點猜疑的成分，忍不住急急的問，綠美微微的一笑，她有點啞啞的神氣。但到底又說出來道：

「要如你每星期和女朋友看電影一次，現在爲了送我的禮物，使你們連這一點寶貴的享受都損失了，這還不能算是我的罪孽嗎？」

「妹妹！你這話倒也說得不錯，哈哈！哈哈！」

紅美聽到這裏，也在旁邊插嘴開玩笑，而且還大笑起來。這一笑把喬曉保的臉兒更紅暈起來，也只好附和着笑了。笑過了一回之後，他才一本正經的態度。辯白道：

「想不到二小姐倒是慣會開玩笑的，其實我們求學時代，根本沒有什麼女朋友。」

「求學時代，女朋友最多，你還騙誰呢？」

綠美撇了撇小嘴兒，低低的說，表示並不相信的意思，喬曉保待要聲明，但紅美却又想

到了什麼似的。低低問道：

「喬先生！我們是說着玩玩的，你別生氣，不知府上還有些什麼人？」

「有爸媽和哥哥三個人，此外就沒有什麼人了。」

「你還沒有娶太太嗎？」

「大小姐！你又跟我開玩笑了，我才不過二十歲的年紀，那裏就娶女人了。」

喬曉保搖了搖頭，急急的辯白，綠美聽了，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她的芳心裏會感到一陣甜蜜蜜的得意，粉頰上浮現了欣慰的微笑。遂又問道：

「喬先生！你哥哥叫什麼名字？他在讀書還在做事情了？」

「我哥哥叫大保，他也在學喬司讀書，比我高一班。」

「你們兄弟兩個寶貝，怎麼取這樣俗的名字呢？」

綠美情不自禁的說出這兩句話，她忍不住抿嘴笑了。喬曉保聽了，不免有點兒難爲情，遂咳嗽了一聲，還竭力鎮靜了態度。解釋道：

「我們的保不是寶貝的寶，是保護的保，其實名字原是一個人的記號，叫什麼就什麼，我倒並不注意這些的。」

「喬先生！我妹妹原是說着笑話，你聽了不要生氣。那麼你爸爸叫什麼名字？他老人家在什麼地方辦事情的呢？」

「我爸爸叫喬伯樂，他是東華銀行的經理。」

「啊！喬伯樂就是你的爸爸嗎？」

紅美綠美聽他這麼回答，一時便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叫起來。喬曉保見她們都顯出驚奇的神氣，這也就感到奇怪起來。連忙向她們反問道：

「爲什麼？難道我爸爸你們認識的嗎？」

「唔！唔！……真想不到你爸爸人老心不老，比你年輕漂亮的兒子要風流得多哪！」紅美姊妹兩人面面相覷，呆住了一回，大家忍不住都笑了起來，綠美立刻又唔了兩聲，表示有些兒生氣的樣子回答，喬曉保的心頭是跳躍得厲害，他覺得綠美這兩句話中顯然是大有道理，難道爸爸對她們有野心的企圖嗎？但是奇怪得很，他們又怎麼會認識的呢？於是又急急的問道：

「二小姐！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我爸爸？……請你們詳細的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我先問你，你爸爸是不是從漢口剛回來嗎？」

綠美且不回答什麼，先向他低低的問了一句，喬曉保點了點頭，微皺了眉毛，大有猜疑的樣子。說道：

「不錯，因爲東華銀行在漢口原有分行開設，這次是爲了行裏事務到漢口去的。怎麼啦？你們又如何會知道得這麼詳細呢？」

「姊姊！你聽，那就大不相同，原來他是一片巧言花語的欺騙我們呢！」

「二小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把我悶得急壞了，請你們詳細說給我聽聽好不好？」

喬曉保聽她們話中，好像爸爸對她們有勾引的意思，他急得什麼似的追問，紅美方才把這次從漢口到上海的船內遇見了喬伯樂，他向妹妹看相調戲的話，並今天上午自己在這兒遇見他要娶自己為妻的話，全都詳細的對他告訴了一遍。一面又說道：

「你爸爸還說他的家裏都在漢口，在上海只有他一個人，這次回漢口，原是探望他父親的病，現在遇到了喬先生，才知道他是個老滑頭呢！」

「啊！想不到真有這麼的一回事嗎？那就太豈有此理了。爸爸在我們兒子的面前老是顯出一面孔道學先生的樣子，誰知他在外面竟色迷迷到這個地步？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今天回家，我非去諷刺他幾句不可了。」

喬曉保聽紅美告訴的，都很合乎事實，這才相信父親在外面確實是很荒唐的。所以顯出很不自然的態度，憤憤的說，紅美笑道：

「你做兒子的去諷刺爸爸，那到底不大妥當，我看還是把這話偷偷地告訴了你的母親，你母親在平日厲害不厲害？假使很有點權威的話，叫你母親跟你爸爸吵一場，那不是更好嗎？」

「大小姐！你這話對極了，我母親是個很精明能幹的人，爸爸見了她有些害怕的。我還是告訴母親，叫母親給爸爸一點厲害看看。」

「哈哈！你爸爸原來還是一個怕老婆。喬先生！那麼你將來說不定也會有遺傳性的

嗎？」

「二小姐！你又跟我開玩笑了，那麼你們二位到上海來預備做什麼呢？我見你們住在旅館內，大概在上海是沒有什麼親戚朋友的了。」

喬曉保見綠美還是那麼的愛說笑話，遂微紅了臉兒，一面回答，一面又顯出很關懷的口吻，向她們低低的探問。紅美在曉保面前，似乎不需要有什麼虛偽的掩飾，這就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老實地告訴說道：

「喬先生！不瞞你說，我們到上海原是找出路來的，因為我們的父母是沒有了，只剩了姊妹兩個人，在故鄉坐吃山空，那也不是一個道理，所以很想做一點事情。」

「既然是到上海來找事情做的，那麼找不到，一時裏當然還是一個問題，並非我心直口快，我以為住在這裏的開銷到底太大一點，萬一耽擱的日子倒很久長，那麼這些日子中的化費似乎也應該有一個打算才對呀！」

紅美聽他很誠懇的代自己着想，一時倒弄得啞口無言，向妹妹望了一眼，不料綠美却正在望着自己微微的笑，好像有神秘的作用似的，這就楞住了一回，說道：

「我們原以為到了上海便有事情可做，所以便在這裏住着比較舒服一點。誰知道在上海找事情，也相當的困難，早晨妹妹去投考，不料招考的却是嚮導女子。我妹妹心中一氣，便跑回來了。」

「啊！上海本來到處都是騙局，所以你們千萬不要上當才好。請問二位不知是什麼程

度？或許我可以給你們介紹介紹職業的。」

喬曉保聽了，似乎代她們十分的着急。爲了恐怕她們也會步入了墮落的途徑，所以他是願意給她助一臂之力。紅美被他一種誠實所感動了，想起了自己預定的計劃，她內心感到無限的慚愧，不禁紅暈了粉臉，低低的道說：

「我妹妹是高中畢業的，她或許有辦事的能力，喬先生儘肯介紹的話，那當然是很使我感激不盡的了。」

「那麼大小姐呢？大概也是高中畢業的吧！」

「不！我只有初中畢業，說起來很是慚愧，對於辦事的希望，在我恐怕是已經很少的了。唉！」

紅美說到末了，芳心有點感觸，她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喬曉保知道她的學問是已經荒廢了的意思，所以她在感到前途的暗澹，因此而引起她心頭的悲哀。於是安慰她說道：「大小姐！你不要難過，只要你妹妹找到了職業，那麼你的生活當然也是不成問題的了。天下沒有餓死人，那你只管放心好了。」

「我倒並不是爲了憂愁餓死而感到難過，我覺得人生真是太空虛了。……」

綠美知道姊姊是傷心人別有所思的意思，她怕姊姊把過去的身世向喬曉保吐露出來，所以向紅美丟了一個眼色，故意打岔說道：

「姊姊！你何必太抱悲觀呢？喬先生這話不錯，只要我有了職業，那你的生活難道還



怕發生什麼問題嗎？喬先生！那麼你應該言而有信，我的職業可以拜託你啦！」

「當然，當然，我說給你介紹，那我一定會忘記的。」

「你在幾天之內給我成功呢？因為我這人的脾氣就是愈快愈好的。」

綠美似乎還信不過他的樣子，向他敲釘鑽腳的追問。喬曉保揉了揉手兒，微微的一笑。

說道：

「那倒難說，總而言之，我在竭盡心力之下，給你設法介紹。當然囉！早一日給你介紹成功，我自自然也有面子，你說對不對？」

「你這話雖然對，但是沒有一個肯定的日子，我覺得你這張支票是很不容易兌現的。」

「二小姐！你這是那兒話？好！我在三天之內，保險給你介紹成功好不好？」

喬曉保被她這麼一激，他終於拍了拍胸部，在三天之內應承下來，綠美心中好生歡喜，滿堆了笑臉，還向他鞠了一個躬，就在這個時候，侍者又推門入內，報告說有個喬伯樂先生來拜望小姐，三人聽了這個報告，因為已經知道他們是父子關係，所以心中不免別別的一跳。紅美忙說道：

「唔！叫他在外面等一回兒，我在房裏揪了電鈴，你叫他入內好了。」

「是！」

侍者點頭，答應出去。這裏喬曉保站起身子，漲紅了臉兒，好像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在室中團團打轉。綠美見了，不禁取笑他說道：

「喬先生！你不是還要向你爸爸諷刺幾句嗎？幹麼急得這個樣子呢？」

「好二小姐！你不要鬧玩笑了，在這個地方和爸爸遇見了，說起來總是我兒子不好。

所以我非躲一躲不可，你們也給我想一個法子呀！」

「別急，別急，你瞧，那邊不是垂着帷幔嗎？妹妹和你一塊兒躲進去吧！讓我一個人來對付他好了。」

紅美連忙把靠窗旁的帷幔掀起，讓兩人躲進裏面去藏了身子。然後她去撥了電鈴，一面坐到沙發上，拿了一支烟捲吸着，不一回兒，房門慢慢推開，只見喬伯樂悄悄地走進房來，紅美起身相迎，含笑招呼道：

「喬先生！我想不到你此刻會到來，剛才你不是說明天早晨來望我嗎？」

「唔！因為我那座花園洋房已經找到了，所以我等不及的先來告訴你一聲。明天早晨，我陪你一同去看看，不知合你的意思嗎？哦！有客來過了嗎？」

喬伯樂滿面春風的樣子，笑嘻嘻的告訴。他的視線接觸到桌子上許多的東西和兩盃茶，遂又低低的問，紅美因為有點心虛的緣故，她的臉兒忍不住微微的一紅，但立刻又鎮靜了態度，微笑着說道：

「是我剛才到外面去買一點兒東西，喬先生！你請坐，不知道那座花園洋房的地段落  
在什麼路上？」

「哦！哦！在靜安寺路海格路口，地段是很清靜，完全是住宅區，我剛才跟地產公司

裏的人已經一同去看過，房子真不錯，價銀也不貴，只有五十六萬，大概五十萬元是可以成交的，聽說要買這座洋房的人不少，所以我怕被別人捷足先得，故而特地付了五萬元定洋，但我還不知道你心中歡喜不歡喜？還得要你去作個主意才好。」

喬伯樂手裏原拿了一支雪茄煙，說完了話之後，又吸了兩口，表示對紅美是寵愛到一百二十分的樣子。紅美聽了，芳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途笑盈盈的說道：

「其實你看過說好，大概就不會壞到什麼地方去，喬先生！你爲了我，化費這麼許多的代價，不怕你家裏的太太知道了生氣嗎？」

「我這個黃臉婆反正又不在上海，她那裏會知道呢？所以你根本不必爲我憂慮到這一層。紅美！你的妹妹呢？」

喬伯樂說到後面，又向她隨便的問。紅美見他眼望着窗旁的帷幔上呆呆的出神，一時還以爲他已經有點發覺到了，一顆芳心忐忑的不免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勉強笑嘻嘻的說道：

「我妹妹出去還沒有回來呢！喬先生！我見你好像有什麼心事的樣子，難道你又肉痛着這一筆買洋房的錢了嗎？」

「不！不！我那裏是爲了這個緣故呢？」

「那麼你是爲了什麼緣故呢？我覺得你那種不安的神情上看起來，至少還有一點什麼心事吧！」

紅美聽他這樣說，遂又故作關懷的神氣，向他低低的追問，喬伯樂微微的蹙了眉尖兒，

似乎有些兒吱吱唔唔的樣子。過了一回，才微笑着說道：

「紅美！說起來事情很不巧，因為這幾天銀根很緊，存戶都來提取存款，而銀行放給人家的款子却還沒有到期，因此我東調西拉，總算是渡過了這個難關。不過對於這座洋房的款子，却還少二十萬元，雖然我到外面再去調動二十萬也不算難事。但我一算拆息，似乎不大上算。所以我的意思，你身邊假使有現成的話，能不能借給我先付一付？好在沒有幾天，等銀根鬆動的時候，我可以照數歸還。就是你要利息的話，我也可以照數算給你，因為這樣子利權可以不致外溢。但是我的心中是這麼的想，還不知道你心中是否相信我呢？」

紅美做夢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一番話來，一時弄得面紅耳赤，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瞧在喬伯樂的眼睛裏，一顆心兒也不免暗暗的焦急，不過他還淡淡的一笑，站起身子來，在室中踱了一個圈子。望了紅美一眼，很俏皮的說道：

「怎麼啦？唔！我知道了，你信不過我不是？」

「不！你倒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信不過你。」

紅美搖了搖頭，先這麼的辯白了兩句，她靈敏的腦海裏，還在尋思着什麼言語來對付他算爲最妥當。但喬伯樂却不待她再往下說，又接着笑道：

「既然你信任我的，那事情就好辦了，不過我還可以拿東西給你做抵押，其實這座洋房我可以過在你的戶名下，我想你也不會受虧到什麼地方去是不是？」

「喬先生！你怎麼說出這些話來？你給我買了洋房，就是我拿出一半的錢來，那也是應該的事情；所以抵押兩字更談不到。況且我們成了夫婦，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何必還分什麼彼此呢？不過……」

紅美聽他這樣的說，於是也顯出洒脱的態度，她的話兒也說得很坦白，喬伯樂方才又含了笑容，不住地點頭。但是聽到她不過的時候，立刻把臉色又轉變了一點點急急的下去道：

「不過什麼？紅美！我這樣的愛你，你難道竟把我當作外人看待嗎？」

「喬先生！請你不要生氣，因為我身邊也沒有這麼許多的現鈔呀！」

喬伯樂見她通紅了粉臉，好像很不好意思的說出了這兩句話，一時他皺了眉毛兒，表示有點失望的樣子，咳了一聲，奇怪地問道：

「你不是說你的丈夫生前是一個茶商嗎？而且你不是又說你把所有家產都變換了現鈔嗎？我想你也不必瞞騙我了，難道連二十萬的現鈔都沒有帶在身邊嗎？想不到我一個銀行經理的身分，連二十萬元的信用都沒有。唉！」

「喬先生！你何必要這麼的說呢？假使你真心愛我的話，你又何必要借用我的錢呢？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女人家，所有的無非是一點死銅鈔，並非是不信任你的意思，實在我有點兒放心不下。」

紅美見他說完了這些話，却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從他臉部的表情看起來，顯然是有些兒不喜悅的樣子，這也就沈着臉色，坐到沙發上去，表示女人家有一種固有的胆小底意

思，喬伯樂聽她這麼回答，可見她並非沒有鈔票，總而言之，還是爲了捨不得拿出來的緣故，一時立刻又堆下了笑容，喜孜孜的走到沙發旁去坐下，拍了拍紅美的肩胛，正欲有所表示的時候，忽然聽得有人一陣冷笑，紅美和喬伯樂回頭去望，只見窗旁已出現了一男一女，原來綠美和喬曉保已從帷幔內鑽出來了。喬伯樂和紅美都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的站起身子來。綠美秋波斜睨了他一眼，問題：

「這位就是喬伯樂先生嗎？」

「不敢，不敢，這位是……」

「她是我的妹妹……」

紅美在心急慌忙之下，向他這樣的介紹着，喬伯樂倒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立刻浮現了一絲笑容，哦哦地響了兩聲。說道：

「是的，是的，二小姐！你難道忘記了？我在船上還給你看過相呢！」

「唔！我聽姊姊說，你是東華銀行經理對不對？」

「是啊！原來你們姊妹兩人已經談過話了，紅美還說你到外面去了沒有回來，誰知却躲在房裏哪！哈哈！你們真會跟我開玩笑的。」

喬伯樂竭力掩飾着他臉部上慌張的表情，而且還故意哈哈地大笑了一陣。這時紅美站在旁邊，忽然想到他們父子兩人見面却一點兒都不認識，因此心頭也開始疑惑起來了。但是她並不開口說話，覺得妹妹和喬曉保突然的走出來，顯然是下面大有文章，這就靜靜的看着戲

文的展開，綠美見他那副老奸巨滑的樣子，遂細作了粉臉。又冷冷的問他說道：

「喬先生！我要請教你，在上海有幾個東華銀行？」

「二小姐！那你又不是和我開玩笑嗎？當然只有一個東華銀行囉！」

喬伯樂口裏雖然是這麼的回答，但心中的跳躍也是分外的快速起來，綠美點了點頭，伸手把喬曉保拉了過來。含了俏皮的笑容，問道：

「喬先生！這位是什麼人？你認識他嗎？」

「這位……當然是二小姐的朋友囉！你不給我介紹，那叫我怎麼認識呢？」

「哼！他媽的！我打你這個老不要臉！」

喬曉保不等他說完，就撩起手兒來，一面罵，一面拍的一記，就重重地量了他一下耳刮子，打得這個喬伯樂按住了面孔，怔怔地愣住了，但是他還回過身子去，對紅美說道：

「紅美！這……小子是什麼人！他……胆敢在這裏如此的放肆嗎？」

「是什麼人？哈哈！哈哈！他是你的兒子呀！難道你做爸爸的連自己兒子都不認識嗎？這可不是天大的笑話？哼！你這無恥的老奴才！胆敢頂了人家的名兒來欺騙我

們嗎？今日撞在真正喬伯樂的兒子手裏，我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紅美到底是個絕頂聰敏的女子，她見喬曉保突然用這種手段對付喬伯樂，這就早已明白那個老頭子決不是真正的喬伯樂了。於是猛可的從沙發上跳起來，向他戟指怒罵着。喬伯樂在聽到了紅美這些話兒之後，心中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臉兒頓時變成了灰白的顏色，覺

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也不再說什麼話，掉轉身子，便即奪門而逃，但喬曉保倒又不肯把他放鬆了，搶步上前，一把將他抓了回來，狠命向後一拉，那西貝喬伯樂站腳不住，身子便仰天跌倒，喬曉保把他一腳踏住，怒氣沖沖的罵道：

「你這個該死的東西！胆敢冒了我爸爸的姓名，在外面欺騙人家良家婦女嗎？你到底姓什麼？叫什麼？騙過人家幾次了？快快從實的說來。否則，哼！我就送你到警察局裏去嚐嚐鐵窗的風味哩！」

「不！不！你……你……們不能行兇毆打好人！難道你們就不怕犯法嗎？」

這個西貝喬伯樂還一口的否認着，表示和他們評理的意思，喬曉保恨得什麼似的，把脚在他身上狠命的踢了兩脚。痛得他大喊起來，連說你們打人你們打人！紅美在旁邊說道：

「還是把警察去叫來，給他帶到局子裏去吧！看他那時候還一味的再裝大富翁？」

「這老狗真是太欺人了，冒充我的爸爸，他不是明明的借刀殺人，毀壞我爸爸的名譽嗎？我非把他帶到警察局裏，好好兒重辦不可。」

喬曉保一把又抓起了他，惡狠狠的拖着他又向外面走了，但這回子他却賴着不肯走，完全把強硬的態度軟化下來。哭喪着臉兒，含了哀求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喬少爺！你饒饒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他媽的！你這老王八蛋！看你穿得很體面，倒像個銀行的經理，原來你完全是一個騙局……什麼？……你手裏戴的不是金銅鑽，是水鑽？這錶鍊也不是金的，原來是



人造金的東西！好！好！你這老狗，現在還不是顯原形了嗎？他媽的！我打了你，你敢把我怎麼樣？」

喬曉保完全暴露他的祕密，心中憤怒得什麼似的，說到後面，伸手在他頰上又是拍拍兩記，打得他臉上熱辣辣的，好像吃了兩片生薑。真是哭也哭不出，說也說不出，他像泥塑木雕似的呆住了，紅美也氣得柳眉倒豎的，冷笑道：

「你真是一個大騙子，花言巧語，我若把二十萬元的錢交給了你，那我不是大上你當了嗎？喬先生！不過你得問明他到底是什麼人？因為他知道你爸爸在東華銀行做經理，可見他對你爸爸很熟悉呀！」

「不錯！你姓什麼叫什麼？你快老實的說呀！你不說，我又要打了！」

喬曉保手兒一揚，作個又要打下去的樣子，急得那老頭子滿額是汗，連連求饒，一面口吃了語氣，低低的說道：

「我姓馬，名叫曉初，原是東華銀行做老司務的，因為那天爲了做錯一點小事情，被上面開除了。人家都說我像經理喬伯樂，所以我爲了生活，只好喬裝改扮的在外面騙人錢財。但是我還有第一次，人家還沒有上過我的當，這些都是實話，請你們饒了我，不要把我抓到警察局裏去，那真叫我感恩不盡了。」

「好像伙！你真的還只有第一次嗎？」

衆人聽了，這才明白了，喬曉保又好氣又好笑的伸手又打了他一記耳光，聲色俱厲的逼

問，馬曉初連說真的，一面已是跪了下去。紅美說道：

「我看這種事情對你爸爸的名譽也有關係，所以能夠不擴大，還是不要鬧開來的好。喬先生！我看還是放他去吧！」

「他媽的！我問你，你下次還敢玩這一套鬼把戲嗎？」

喬曉保聽紅美這樣說，也覺得很有道理，遂故意又這麼的向他喝問，馬曉初連連搖頭，顯出那副哭笑不得的臉兒。說道：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其實都是她自己來承認我的，我幾時要冒充過喬伯樂呢？唉！這真是算我倒霉！」

「什麼？你還敢這麼說嗎？人家就是認錯了，你難道不能否認嗎？誰叫你將錯就錯的竟騙起人家的錢財來？你還要這麼的說，我可老實的對你不客氣了。」

「是，是，是！我說錯了，我在放屁！我在放屁！你就饒了我這個苦老頭子吧！」

「他媽的！你把金鋼鑽金鍊子全都卸下來。」

馬曉初在這個時候，那裏還有半點兒反抗的勇氣？遂把假鑽戒假鍊子全都拿下。喬曉保伸手接過，就向九層樓的窗口外飛擲了出去。恨恨的罵道：

「你這該死的狗奴才！快給我滾出去吧！」

「喔唷！」

喬曉保一面罵，一面在他屁股上就是狠命的一腳。馬曉初叫聲喔唷，一骨絡翻身滾了出

去。立刻又摸着屁股，一溜烟似的逃出去了。大家見了這一幕情景，倒忍不住都笑起來了。喬曉保嘆息着道：

「上海這萬惡之地，異想天開，各種的騙局，真是層出不窮，今天要不是我在這裏，大姐姐這二十萬元的錢被他騙了去，明天恐怕還要問我爸爸去算賬呢！」

「可不是？但事情真也太巧了。因為在碼頭上的時候，妹妹指點給我看，我只見了你爸爸一個側面，所以我就糊裏糊塗的把他也認做你爸爸了。」

紅美聽他這麼說，一時想起自己本來的存心，真覺得有些兒羞慚，遂紅了臉兒，只好勉強的回答，但這時候喬曉保忽然想到了剛才他們的談話，覺得紅美至少也有點欺騙的行爲，這就向她微微的一笑，用了俏皮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大姐姐！你怎麼爲了他是個行長就答應嫁給他了呢？假使他真的是我爸爸的話，那麼你難道也甘心情願做我爸爸的小老婆了嗎？」

「不！喬先生！這個請你不要誤會，我姊姊決不是這麼一個貪愛虛榮的女子，姊姊最早的對我說過了，她完全是和他開個玩笑而已。」

綠美見姊姊被他問得面紅耳赤，却是啞口無言，看她意態，好像羞得無地自容的樣子。雖然自己的心中也有點怨恨姊姊，不該實行那種空虛的計劃。但是她表面上終不能讓姊姊大失了面子，所以用了嚴肅的態度，代爲姊姊竭力的辯白，同時她又接下去說道：

「不過在船上給我看相的那位朋友，再不會有誰冒認你爸爸的吧！」

「是的，我爸爸實在也是個老糊塗，大小姐！我剛才說的得罪了你，還得請你不要生氣才好。現在時候不早了，我此刻該回去了，二小姐！你的事情，三天之內，保在我的身上，再見！再見！」

喬曉保一面向紅美賠錯，一面又向綠美低低的安慰，他向姊妹兩人鞠了一個四十五度的躬，便匆匆地向房門外走了，這裏姊妹兩人相互地望了一眼，大家垂下了頭兒，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黃昏已降臨了宇宙，臥房裏也已籠上了一層輕羅那麼的薄暮了。

#### 四 爲卿奔走意真情真演把戲

夜色是籠罩了整個的大地，室內已亮了電燈的光芒了。紅美坐在沙發上，口裏吸着煙捲，兩眼有點呆滯的樣子；望着燈泡下在盤繞的煙圈子，似乎十分懊傷的態度，木然地出神。綠美伏在窗檻上，却在瞰望着馬路上來回不停的車馬。因爲是在九層樓的緣故，所以那些車馬就彷彿是耗子般的在爬行一樣。至於那些行人，是更細小得像螞蟻了。雖然是在黑暗的夜裏，但在上海的夜都市，霓虹燈的照耀，無線電的播送，比白天裏是更顯熱鬧得多，但綠美此刻的心中却有無限的感觸，覺得都會裏外表的繁華，是更襯托出內部的空虛和腐化，這和一個投機商一樣，外表衣冠楚楚，完全是個高等體面的紳士。可是誰知道他們內心的卑鄙，和思想的醜陋；真會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呢！綠美想到這裏，由不得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誰料紅美在室內也在長嘆了一聲，綠美靈敏的感覺也已經聽到了，這就回身過來，望了

她一眼，用了俏皮的口吻微笑道：

「姊姊！你剛才說我的計劃失敗了；但現在相反地，是你的計劃失敗了！」

「我的計劃，並不能說是完全失敗。而你的計劃，也未必是完全的成功。」

紅美見妹妹那種態度，多少包含了一點諷刺的成分，遂淡淡的一笑，她有她一種見解的  
回答，綠美眨了眨眼皮，奇怪的樣子。問道：

「你這話是怎麼樣說的？難道你險些兒上了人家的當還不能算是失敗嗎？」

「我以為這是我的一種嘗試，不管他也是一個騙子，但一個有錢人的富翁，他的心理到底被我完全的測出出來了。社會上的事情，機會是不會完的；這一次失敗，給我多得到一個教訓。而且我可以說，失敗便是成功之母，比方說你，喬先生雖然答應在三天之內給你找到職業，不過無論什麼事情，在還未成現實之前，那就根本還是一個問題，不要說是只答應了你，就是給你介紹成功了之後，那以後的變化還是捉摸不定呢！」

綠美覺得姊姊說的未免近乎強詞奪理，但也許她是因為天性好勝的緣故；所以對他微微的一笑，却不再去搶白她了，忽然她又想到了什麼似的。說道：

「姊姊！照你的意思，難道還沒有心死再要去試試你這個計劃嗎？我勸你省省吧！一個人終要向正大光明的路上走，千萬不要存着這種歪曲的思想。因為上海本是一個萬惡之地，你要知道到處都滿佈着荊棘，說不定第二次又上了人家的當，弄得聲敗

名裂，那時候就追悔莫及了。」

「哼！你說這些話，簡直是太侮辱我了。」

紅美並不同情她的勸告，冷笑了一聲，便很恨的站起身子。忽然披上了大衣，拿了皮包，預備匆匆出房去了，這一來倒把綠美急了起來，連忙追上去一把拉住了她。問道：

「姊姊！你預備走到那兒去？」

「隨便到什麼地方去，我不用你管！」

「姊姊！你爲什麼把妹妹一番好意當作惡意猜呢？就說我妹妹得罪了你，你也得看在姊妹的情分上，就原諒我這一遭吧！」

綠美見姊姊這樣憤激的態度，她心中表示十分的難過，話聲是包含了一點淒涼的成分。紅美這時的心裏是完全受了一種刺激而有點失了常，遂掙脫了綠美的手，她只覺得胸口是悶得像鎮壓着一塊大石般地透不過氣來。於是不再說什麼的，就瘋狂地奔出房外去了，綠美拉她不住，她想不到姊姊會變成了這樣的脾氣，心中一陣悲酸，第覺人海茫茫，知音何覓？因此倒在沙發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

綠美正在暗暗啜泣的時候，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忽然門外輕輕地推進一個西裝少年來，他似乎也感到意外奇怪地呆住了，咳嗽了一聲。低低的喚道：

「陶二小姐！你……你……怎麼啦？」

「哦！原來是喬先生！你……你此刻怎麼又會到這兒來呀？」

綠美一聽有人叫喚自己，遂慌忙收束了淚痕，坐整了身子，回頭去望。一見是喬曉保，芳心倒是別別的一跳，忍不住漲紅了臉兒，向他吱吱唔唔的問答，喬曉保這時且不回答她，只用了一種猜疑的目光，在她淚眼盈盈的粉臉兒上逗了那麼一瞥。低聲兒又問道：

「陶二小姐！幹嗎一個人在房中哭泣？」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喬先生！你請坐吧！」

綠美竭力掩飾着悲哀的態度，一面拭乾了眼淚，一面倒了一杯茶，親自交到他的手裏。那神情顯得分外的溫文，而且還令人感到一種楚楚可憐的樣子。喬曉保道了一聲謝，退到沙發旁坐下，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又問道：

「陶二小姐！你的姊姊呢？她不在房裏嗎？」

「唔！她剛出去不多一回兒。」

綠美也在對面那張沙發上坐下了，她覺得有點赧赧然的意思。喬曉保沈吟了一回，他搓了搓手，表示很誠懇的樣子。說道：

「陶二小姐！你既然沒有什麼事情？那你幹嗎要哭得這樣傷心呢？我覺得你多少終有一點不如意的事吧！假使你認爲我夠得上和你交朋友的話，那你似乎應該很坦白的告訴我。」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呀！我在這環境之下，那可說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對人言無二三。你想，那還叫我對你說些兒什麼好呢？」

綠美被他緊緊地逼問着，一時又不好意思把和姊姊吵鬧的事情向他告訴。所以她用一種俏皮的方式，低低的還嘴了一口气。喬曉保點點頭兒，心中不免暗想，在她這兩句話中已經很顯明地在表示爲了自感身世淒涼而所以哭泣的，那麼種種情形看起來，她們決不是個有錢的小姐，但剛才聽那個假伯樂對她姊姊說的話，顯然她姊姊已經是個有過丈夫的女子了。而且還是一個茶商，難道她們本來是人家的棄婦嗎？曉保在這樣思忖之下，他心頭開始起了懷疑。恐怕這對姊妹也是個不正常的女子，我好心去幫助她們，不要她們反而來給我上當嗎？覺得今夜在她一個人的面前，我非詳詳細細打聽一個明白不可。於是又說道：

「陶二小姐！我這人很直爽，說話不怪你們見氣，我覺得你們姊妹兩人至少叫人感到有點神祕。這麼孤單單的兩個人，住在上海最貴族化的旅館裏，你們以後的生活究竟作如何的打算呢？好像你姊姊已經是嫁過人了是不是？」

「確實，我對你說的話，和我們的現實，真有些兒不符合，這也怨不得你對我們起了一種懷疑。但是，你不要奇怪，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訴你。我姊姊真的是嫁過丈夫的，丈夫不幸死了，剩下她孤零零一個弱女子，身世是多麼的可憐。偏偏遇到我這個妹妹，父母雙亡，除了姊姊之外，根本就沒有一個親骨肉。所以我們在商量之下，就決心到上海來找出路，常言道，一母生九子，連娘十條心，那麼我和姊姊因思想的不同，又因環境的各別，所以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和計劃，住在這個貴族化的大飯店裏來，這也是姊姊的一種計劃。至於如何計劃，你也不必去研究，反正我的



心裏就不贊成。不過姊姊的內心也許還有一點苦衷，那是以後在事情發展之後才可以明白的，喬先生！你現在終可以明白一點了吧！」

綠美絮絮地向他告訴了這一大篇的話，但說到後面，還是隱隱約約的令人感到有些煞費苦心的猜疑着，喬曉保是個聰敏的少年，他知道一個已嫁過丈夫的婦人和一個姑娘的思想完全是不同的。他知道紅美所以住到這樣貴族化的大飯店裏來，是便利勾搭一般豪富的闊少爺和大富翁，那麼在她的存心，也是有了一點騙的意思，想不到這個假伯樂，也是一個騙子，天下的事情，無獨有偶，想起來也真令人感到好笑，不過綠美到底是否是個姑娘？這也還是一個問題，說不定是人家的姨太太，冒充小姑娘，那不是叫我白費心血嗎？想到這裏，他終於又大着胆子，低低的問道：

「陶二小姐！恕我冒昧，你姊姊嫁過人了，那麼你……不知道也會嫁過人嗎？」

「喬先生！我覺得你一定要這麼的問，那未免是多餘的事。我嫁過人了，你便怎麼樣？我沒有嫁過人，你又怎麼樣呢？我以為一個真正仗義的人，他的幫助人，是出於人類的一片同情心，決不是另外有一種企圖的，喬先生！我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女孩子，說話不知輕重，千萬請你別生氣，假使你認為不值得給我介紹職業的話，那我也不敢過分的勉強你。因為將來也許使你要得不到酬報的時候，我看你一定會感到失望的懊惱吧！」

綠美不是一個呆笨的人，對於喬曉保這樣的問自己，她當然是猜透他心中所存的作用，

因爲一個女孩兒多少總有一點自尊心，所以綠美的心頭不免感到生氣。她用了一種譏諷的口吻，對他很嚴肅的回答；在喬曉保聽到這兩句話兒之後，他的心中是羞慚極了。他並不因綠美的諷刺使他感到憤怒，而且他還敬佩綠美有思想有志氣，所以紅了臉兒，連連的點頭，表示認錯的意思。說道：

「陶二小姐這些話是說得對極了，我覺得十分的羞愧。不過請你不要誤會，我倒並不是希望你有所報答的意思。況且我之所以幫助你介紹職業，也正是因爲你良心好把支票拾還給我的一點小小酬謝。再說交朋友完全是性情相投，意氣相合。那麼兩性的相愛，當然是更要注重這一點，決不是在乎處女不處女問題上的……」

「哈哈！喬先生！我覺得你後面這兩句話似乎更牛頭不對馬嘴了，我和你還只有僅僅相識了這麼一天的日子，根本還是一個極普通的朋友，那裏就談得到兩性的相愛問題上去呢？這可是太笑話的了。」

素來志高氣傲的綠美，她終覺得曉保的話未免有些不中聽。所以她冷笑了一陣，還是顯出那種強硬的態度，憤憤地搶白他回答，喬曉保雖然很感到難堪，但是他却並不表示惱怒，默然不答，垂下了頭兒，呆住了一回。綠美自己的心中確實是感到了一陣痛快，但是她也想到人家的心中也許是感到這一分兒的難受；所以立刻又放低了語氣，溫和的笑道：

「喬先生！怎麼啦？你生氣嗎？」

「不！我沒有生氣，我覺得太不應該了，因爲我不該跟你說這些冒昧而荒謬的話，

唉！這也許正是我的一種癡念吧！」

喬曉保方才又抬起頭來，低低地回答，語氣是那樣的悽惋，而且還輕輕的嘆了一聲。從這癡念兩個字裏，綠美可以知道他確實對自己已有一片愛憐之心，要不然，今夜也不會又匆匆的到來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是每個男子所心愛的，反轉來說，一個漂亮的男子，當然每個姑娘也會動心的。那麼綠美對曉保，到此也不免軟化起來了。秋波脈脈含情的斜乜了他一眼，嫵媚地笑道：

「喬先生！你不要生氣，我原和你說着玩玩的。老實的告訴你吧！我今年才二十歲不到的小姑娘，怎麼會已經嫁過人了呢？那你不是多問的嗎？」

「陶二小姐！這是我的錯，請你千萬的原諒我吧！」

喬曉保一見她又變換了這麼溫情可愛的態度，知道她對自己的一片癡心，一定也不能不無動於衷，心頭方才又歡喜十分，猛可的站起身子來，走到綠美的面前，彎了彎腰肢，表示陪罪的意思，綠美忍不住嫣然的一笑，揮了揮手。說道：

「算了，算了，這倒又不必要你這麼多賠小心了。喬先生！那麼我得問你，你此刻在夜裏又作什麼來呢？難道我的職業你已經替我介紹成功了嗎？我想你無端端的是不會到來的吧！」

「陶二小姐！你真聰敏，被你一猜就猜到了。可不是？假使職業沒有給你介紹成功，那我怎麼好意思有臉皮兒來見你呢？」

喬晚保聽她這樣說，顯然她就是表明她不再生氣的意思。所以心中一快樂，便聳了聳肩膀，笑嘻嘻的回答，綠美聽到了這個消息，當然也是喜歡得了不得，忍不住撇着酒渦兒笑起來，急急問道：

「喬先生！你這話可是真的？那有這麼的快？剛才你離開這兒不是已經四點多了嗎？各寫字間恐怕都已下辦公時間了，你又到什麼地方去拜託人家呢？哦！哦！莫非你在懇求你爸爸嗎？」

「不！我如何肯把你去介紹給我爸爸？爸爸這老色迷過去不是已經向你調戲過嗎？我真不願意你在爸爸的行裏去做事情。」

綠美聽他恨恨的說，一時真有些難爲情，紅暈了兩頰。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低低的笑道：「那麼你把我介紹到什麼地方去做事情呢？」

「你不要性急，我告訴你呀！當我離開你這裏之後，我心中也在暗暗的轉念頭，雖然這是這麼的答應了你，但一時叫我去託誰好呢？後來給我想出一個人來了，你道是那一位？」

「問我我那兒知道？」

「是我的舅父高瘦鷗，他老人家開辦了一家保險公司，聽說近來營業很發達；說不定要添用幾個女職員。所以我一輛車子坐到舅父家裏，說我有個女同學，才學很好，能不能給她想想辦法插一個位置？舅父說事情很巧，他保險公司裏正預備添用職

員，女的也不要緊，不過最好要懂得幾句英語，而且還要會得打字。我想你英語也許可以來幾句，不過打字不知你學過沒有？」

喬曉保方才向她老實地告訴出來，一面又低低的問，綠美揚了眉毛兒，很得意點了點頭。微笑着道：

「你所考慮的却齊巧相反，打字我倒學過的，那不用擔心，但叫我說英語，這有點難了，我可沒有這樣深的程度呀！」

「只要你會打字，那就不成問題。至於會英語，那倒還在其次，最多你不跟洋人開口。不過憑你這麼聰敏的姑娘，和洋人混久了，說幾句普通英語，那也是容易的事。況且你空下來的時候，不是可以補習補習嗎？」

喬曉保聽她打字不成問題，遂很歡喜的回答，因為保險公司裏做事注重的就是打字，所以勸慰她別胆子小，綠美烏圓眸珠一轉，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說道：

「哦！對了，你是一個聖喬司的大學生，對於補習英文的教授，那我倒可以不用擔心去找尋的了。」

「只怕教授我還沒有這個資格。」

「唔！你這話是不是不願意有我這麼一個學生子？」

綠美怔怔了一下腰肢兒，表示撒嬌的樣子。喬曉保有點情不自禁的，把她纖手兒握了握，笑起來道：

「承蒙你看得起，我怎麼還會不願意？只不過我才疎學淺，似乎當之有愧罷了。」  
「呢喃！何必這麼客氣呢？不是你沒有資格做我的教授，也許是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學生吧？」

「那裏！那裏！我有你這麼一個聰敏美麗的好學生，只怕我前世敲碎了木魚才修來的呢！」

「豈敢！豈敢！我看你這麼一個學貫中西的好教師，那才是我的好福分呢！」

兩人互相地謙虛着說，大家都忍不住笑起來了，綠美因為他兀是握緊了自己的手兒，好像有點愛不忍釋的樣子。心中有些難爲情，遂羞澀地逗給他一個媚眼，掙脫了他的手，身子躲避到窗口旁去，但喬曉保却跟了上去，又笑嘻嘻的說道：

「陶二小姐！你既然承認我是你的老師了，那麼你該對我行個師生之禮才對呀？」

「看你這人就來不及做老師了，還沒有到開學上課的時候哩！」

「這話也不錯，那麼你預備幾時上課呢？」

「幾時上課？這話倒難說，我以為爲第一步解決的是先能夠在保險公司裏任職了；那麼才能夠談得到第二步開學上課，你說是不是？」

綠美一本正經的態度，趁此機會是催促他事情要進行得快速的意思。喬曉保點了點頭，

說道：

「你以爲事情還沒有可靠嗎？其實我和舅父就這麼的決定了。明天上午十時，我來陪

你一同到寫字間和舅父碰碰面，你把打字機給他試驗一遍，你就可以開始在那邊辦事情了。」

「明天上午十時？你不是要上學校裏去唸書嗎？怎麼抽得出空來呢？」

「不要緊，我就缺課一小時吧！」

「爲了我，累你荒廢學業，那叫我真不好意思。」

綠美聽他這樣說，芳心裏有點感動，含情脈脈地瞟了他一眼，表示有種過意不起的樣子。喬曉保笑了一笑，俏皮地說道：

「你不要認爲我是一個專門荒廢學業的人，其實我完全是爲了你。」

「我知道，你不聽見我已說過嗎？」

「你知道就好，我覺得爲你犧牲這一個鐘點的課，那是算不得什麼的。假使犧牲了我的性命吧！只要是爲了你，我也覺得並不可惜！」

「嗯！喬先生！你幹麼要這樣的說？要如真的這樣，我當然不願獨生，會追隨你從死於地下。」

喬曉保聽她到這裏，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一時覺得她和剛才對付我那種態度，完全判若兩人。可見她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姑娘，她剛才所以對我冷譏熱嘲，當然因爲我對她少不得有點侮辱的意思。說起來還是自己的不好，怨不得她要諷刺我了，一面想，一面覺得無限的安慰。又把她手兒握住了，笑嘻嘻說道：

「陶二小姐！有你這兩句話，我心裏實在是太安慰太高興了，現在我們不要再說這些無聊的話了，我覺得還是來解決這住的問題吧！你們假使不另外找尋房屋居住的話，不管你姊姊有多少積蓄？這樣無謂的浪費，到底是太莫明其妙的了。我說的完全是一片正經話，不知道你也聽得入耳去嗎？」

「不但聽得入耳，而且還十二分的感激。因為你對我們太關心了，完全是一片真心真意，所以我認為非常不錯，不過我們初來上海，人地生疏，找尋房子，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你此刻有沒有空？最好陪我一同去找尋找尋，不知道在晚上看房子人家肯不肯接談？」

綠美覺得曉保說的都是實事求是，決沒有一點吃豆腐的意思，所以頻頻的點頭，向他低低的央求。曉保想了一回，說道：

「夜裏去尋房子，別的沒有什麼問題。就是在黑暗裏找不到召租貼在什麼地方？那似乎太不方便了一點。哦！有了，你若真的要我此刻陪你去找房子，那只有先翻閱新聞報，看報上有沒有登着房屋分租的廣告？」

「報紙我每天買一份看的。」

綠美聽他這樣說，遂在沙發上擦過幾張報紙，展放在桌子上，喬曉保走過去，和綠美一同細細的翻閱。只見青島路斯文里十八號內有客堂樓一間分租，曉保看了，回頭向綠美望了一眼。說這：



「這一間客堂樓給你姊妹倆人居住倒很不錯，要不要我們就去看這屋子的大小嗎？假使房租還不貴的話，我們就可租定下來。你不知道這個年頭兒，上海的房子最難租。原因是各地的人紛紛到上海來找出路，以爲上海是遍地黃金之處，因此弄得大有人滿爲患的情景了。這就給予一般黑心的二房東一個敲詐的好機會，小小一間亭子樓，還要挖費，還要保證金，簡直比養了一個兒子還會賺錢哪！」

「既然上海的房子這樣不容易租到，那當然是愈快愈好的，那麼我們馬上去找吧！不知道這兒離開青島路遠不遠？」

「也遠不了什麼，反正我們坐車子去吧！」

喬曉保說着，遂和綠美匆匆的走出了國際飯店的大門，坐了人力車，拉到青島路，付去車資，一同步進斯文里，找到十八號門牌，曉保伸手在銅環上敲了兩下，却不聽有人答應。於是接連的敲了數下，過了好一回兒，方才聽得有個尖銳的女子聲音在裏面問道：

「敲門是誰呀？」

「是我，對不起！裏面可不是有客堂樓分租嗎？我們是來看房子的。——什麼？看房子怎麼晚來嗎？夜裏不看房子，明天早晨來看好了。」

喬曉保聽裏面說話的語氣，好像還包含了一點調斥的成分，一時好生着惱。不由暗暗罵聲他媽的，看房子不是上寫字間，難道還有規定的時間嗎？這真是可惡極了。正欲發作的時候，忽見有一個少婦模樣的人，打扮得十分妖豔，走到十八號門口停下。她向曉保綠美兩人

斜瞟了一眼，伸手也就敲了兩記門環，只聽見裏面這回子的喉嚨更響了，簡直有點惱怒的樣子，喝叱道：

「關照你們夜裏不看房子，你們還敲什麼門呀？難道你們不吃飯的？連這兩句中國話都聽不懂了嗎？」

「阿姨！你在說誰呀？是我在敲門哪！難道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嗎？」

「啊！原來是熊少奶奶嗎？該死！該死！真對不起你……」

那個熊少奶一面吃吃的笑，一面向她高聲地叫。裏面這個阿姨似乎聽出了聲音，她也啊了一聲叫起來。隨了這兩句話，大門便開了，喬曉保這人也有點橫對脾氣，所以一見大門開了，便偏偏拉了綠美的手兒，跟着熊少奶奶一同走進天井裏去，阿姨生得一面孔橫肉，兩隻三角眼，見熊少奶奶後面還有一男一女跟着。遂問道：

「熊少奶奶！這兩位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我也不認識他們的。」

「對不起！我們很遠的來看房子，反正我們不是什麼歹人，就給我們看看吧！」

綠美見二房東聽了這個熊少奶的話，瞪着那雙三角眼，好像對我們又要發脾氣的樣子。這就不等她開口，先舍了笑容，忍氣吞聲的央求着說，二房東阿姨見綠美曉保穿得很體面，

一時倒發作不出來。但是她還咕嚕着說道：

「倒不是爲了怕什麼歹人的緣故，因爲這裏的規矩，夜裏就不看房子的。一

「什麼規矩不規矩？他媽的！我吃這一頓公事飯的人，倒不知道什麼叫做規矩？你不是二房東？你不給我看房子，我就到這兒調查調查，你們這幢房子裏住了多少人哪！」

喬曉保倒還有這一手曠項，立刻把臉兒一沈，操了一口北方話，兩手插在西褲袋內，顯出十分兇惡的樣子，熊少奶聽了他這兩句話，那是很明顯的了，他是一定在捕房裏辦事的了。就憑他西褲袋內豎起着兩隻手，還猜想着很可能是帶了手槍。回頭見阿媽的三角眼，此刻已少了一只角，額角上的汗水像珍珠一般大的冒上來，幾乎嚇得有點魂飛魄散的樣子，熊少奶到底是個很機警的女人，當時便從中立刻打圓場笑盈盈的說道：

「你這位先生請不要先火，我們這位阿媽實在因為胆子小的緣故，所以在夜裏不敢給人家看房子。現在你先生要看，那麼就請到樓上去看看好了，先生！您貴姓呀？」

「唔！我姓王。」

「哦！王先生！請走好。」

熊少奶見喬曉保還是鐵青了臉兒，很嚴正的回答，這就向阿媽丟了一個眼色，一面領導曉保走到樓上去了。綠美見了這一幕情景，覺得上海人都有點蠟燭脾氣，一時忍不住暗暗好笑。大家到了客堂樓上，見裏面四壁還算清潔，地方也很寬大，綠美瞧着頗為合意，這時阿媽還端上兩杯茶來，而且又給曉保遞過一支煙捲，曉保雖然不會吸煙，但這時候也裝做會吸煙的神氣，把頭一點，接了捲煙。阿媽還沒有去拿自來火，旁邊的熊少奶先獻殷勤的摸出火

柴來給他燃烟，曉保在燈光之下，見熊少奶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年紀，倒也生得一副媚人的臉兒，眉目之間透露着風流之狀態，從可知她是個人家姨太太的身分，總而言之，並不是個溫重端莊的女子，她給曉保點着了捲煙之後，還飛給他一個媚眼兒，嫣然的一笑，曉保的心頭倒是別別的一跳，但他還竭力鎮靜着態度，向阿姨一本正經的問道：

「你是二房東嗎？這間屋子要借多少錢一個月？」

阿姨被他這樣一問，真不知叫她怎樣的回答才好？原來她要想說却又說不出，不說吧！又覺得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心裏只管焦急，兩頰是漲成了猪肝的顏色，額角上急得汗冒如露，大有啼笑不得之概。曉保見她這個樣子，心中雖然知道一點，但自己到底不是真正吃這碗公事飯的朋友，所以也不願過分的倚勢欺人，遂又說道：

「幹什麼呀？一句話兒都不回答我？沒有關係，你要租多少錢一個月，你只管說出來。咱們吃公事飯的人頂講道理，你要良心放得平一點，沒有第二句話，我馬上給你定下了。」

「王先生！二房東阿姨是個頂頂老實的人，他一見了陌生人，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聽阿姨說過，因為有一個朋友已經問她要這一間房子，情願出一千元挖費，五十元一月租金，我想王先生既然看得起來做這兒鄰居，那好極了。……」

熊少奶終算很會說幾句話，把阿姨不敢說的話全都說了出來。曉保聽了，暗想，這回子又得放一點手段出來不可了。遂把眼睛一瞪，沈着臉色。說道：

「什麼叫做挖費呀？這挖費兩個字怎麼解釋的？還有這兒兩樓兩底的大房錢每月多少錢？一間客堂樓要五十元一月租金，這是誰定的規矩呀？唔！你們這裏一共住多少分人家？」

「不多，一共八家，大房錢要一百多元，還得加房租自來水電燈費，起碼近兩百元，所以客堂樓租五十元錢一月實在並不多。」

「並不多？你們做二房東是不是斷子絕孫專門靠房子來賺錢過生活嗎？這真是豈有此理！我老實跟你說，你這麼的賺錢就好像是敲詐槓，難道你不曉得犯法嗎？唔！我明天馬上做報告書上去，叫你到行裏去吃官司，以後才知道把良心放平一點兒呢！」

喬曉保一面憤憤的說，一面向綠美丟了一個眼色，便預備要走的神氣。這一下子，真把阿姨急得幾乎要哭出來，遂上前一把去拉住了他的身子，在害怕而又慌張的成分中，還勉強地賠着笑臉。說道：

「王先生！你何必動氣呢？有話大家好商量的。那麼照你的意思，你預備出幾個錢一月房租鈔呀？」

「王先生！我們年輕人做事情就要爽氣，只要王先生說一句話，我們就沒有不接受的。譬如我們多交接一個朋友，假使以後有什麼為難的事情，還得請您多多的幫忙呢！」

熊少奶也走了上去，含了滿面嫵媚的笑容，也向曉保代為說情，曉保回過身子來，冷笑

了一聲。說道：

「我的意思，房租三十元，什麼挖費不挖費？咱們不大懂的。你要挖費，那就是敲詐槓。敲詐槓是流氓的行爲，在咱們吃公事飯的人兒最最犯忌的，你們知道了沒有？」

「王先生！這挖費其實就是房間內的裝修費，比方說，四壁粉刷油漆，電燈裝置，不是都得化許多錢嗎？王先生！你也是明亮人，一定知道二房東的苦楚。阿姨的身世很可憐，丈夫是早已死去了，又沒一男半女，全靠這兩幢房子過生活的。所以我說句公正話，不論多少，王先生終要給阿姨一點裝修費，貼補貼補她，在你們譬如做做好事，王先生！不知道你肯給我買一點兒面子嗎？」

喬曉保聽熊少奶這樣的代爲講交情。一時也樂得順水退舟的放一點交情給她了，便點了點頭，表示答應的意思。說道：

「既然這位大嫂說得那麼的可憐，我就貼補她一百元錢吧！」

「一百元？那可不行吧！」

「什麼？不行？是你說的不行嗎？你想明白一點兒，我給你一百元錢，這完全還是那位大嫂的面子，你要這麼的說，那很好，我就不要這房子了。」

喬曉保聽阿姨說不行，他的面孔又顯得很不好看了。遂冷笑了一聲，推了推綠美，表示寧可不租房子，回頭給她顏色看的意思，熊少奶到此又不得不拉住曉保，做好做歹的說情，綠美因爲曉保這一記噱頭已經做足了，萬一二房東硬一硬，那麼外面再去租房子恐怕還是要

挖費的，這叫做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一樣也要咬人的。所以遂插嘴說道：

「難爲這位大嫂一再的討面子，我也很爽快的，就加一百元，算二百元吧！」

「阿姨！我看就這樣子吧！王先生和王師母都是很漂亮的人，你要再不肯的話，那個顯得太不寫意了。好在我們大家交一個朋友，以後日子長，彼此幫忙的時候正多着呢！」

熊少奶聽了，遂向阿姨霎霎眼睛勸告她。阿姨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雖然並不說話，但似乎也只好委委曲曲的答應下來。這時綠美聽熊少奶誤會自己和曉保是兩夫妻，芳心裏真是好生羞澀，秋波向他斜乜了一眼，不料曉保望着自己，亦在微微的憨笑。在這笑的神態上看來，至少是包含了一點得意的成分。因此紅了臉兒，也益發難爲情起來，熊少奶和阿姨竊地私議了一回後，方才對曉保說道：

「王先生！阿姨答應了，那麼就準定這樣吧！」

「很好，很好！我把第一個月的房租先付給你，還有那裝修費二百元錢明天搬進來的時候，照數付清是了。」

喬曉保一面回答，一面在皮匣內取出三十元錢來，交給了阿姨，阿姨恐怕他明天搬進之後，兩百元的錢要賴掉，所以這三十元錢真有點不敢接受，熊少奶也許懂得阿姨的意思，遂從中出個主意，說收了房租，應該寫一張收據，憑憑信用，她在收據內註明裝修費二百元還未付清的字樣，說進屋後須數付清，曉保看了收據，覺得這個女人不但識幾個字，而且也很

有點心計，因為自己已經佔了便宜貨，明天兩百元當然不會少她，遂把收據藏在身邊了，臨走的時候，阿姨又低低問道：

「明天搬進來除了王先生兩夫妻之外，還有什麼人嗎？」

「不！我們還沒有結過婚，這裏暫時由我去婚妻她們姊妹兩人居住的。」

曉保和綠美被她問得啞口無言，一時真不知回答什麼才好？幸虧曉保在一急之下，終算急出一點主意來回答。阿姨哦了一聲，心中雖然怨恨，但也放心了不少，你道爲什麼？原來阿姨在樓上後廂房還偷開一家燕子窩，這個熊少奶是她的老主顧，每天晚上來吸鴉片煙的，她不但供給人抽大烟，而且還專門給人拉皮條，所以進進出出的都是些風流姨太太和一般色情的浪蕩子，不過這是私人開設的，所以非常秘密。就是來抽煙的人，也很高尚，都是很有錢的，阿姨一聽王先生不住這房子，那麼自己的秘密，當然他也不太注意了，對於這一點，她總算還覺得一點兒安慰，遂和熊少奶把他們送出了大門，在關上大門之後，越想越氣，由不得殺千刀爛浮屍的大罵了一場；倒引得熊少奶吃吃地好笑起來了。阿姨恨恨的道：

「熊少奶！你太會幸災樂禍了，我今天觸了這麼一個大霉頭，損失了八百元錢，多麼的肉痛，比挖去了我一顆心還難過呢！誰知道你還高興呢！」

「我笑你剛才嚇得這個樣兒，此刻又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罵起來，這不是有趣嗎？」

「你不知道，我別的倒不怕，只怕他假癡假呆調查起來，發現了我這個後廂房的秘密，那不是要我這條命了嗎？說起來千不該！萬不該！是登報的不應該。否則，怎



麼會碰着這種赤老！那不是引鬼上門吧！

「好了，好了，也算你晦氣，我看你這個月月月底多化一點長錠吧！喔唷！我的呵欠又打起來了，快陪我到樓上抽煙去吧！」

熊少奶一面伸手按在小嘴兒上打呵欠，一面已向樓上走，這裏阿嫂滿嘴裏噙哩咕嚕的罵着山門，也就匆匆地跟着熊少奶到樓上去了。

喬曉保和綠美在走出弄堂口的時候，方才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綠美逗給他一個嬌嗔，一面笑，一面說道：

「喬先生！你剛才感嘆着上海社會的黑暗，到處都是騙局。但是你自己，怎麼此刻也來這一套呢？」

「你不知道，在這種黑心二房東的面前，擺點噱頭，估點便宜，這是一點也不罪過的，其實我們並沒有便宜什麼，無緣無故付她二百元錢挖費，說起來還不是我們吃虧嗎？照他們這樣的猖獗起來，一般窮人永遠沒有住房子的資格，大家是只好睡在露天裏了。唉！說起來還不叫人可恨嗎？」

喬曉保表示無限痛憤的樣子，滔滔不絕的說，無非聲明自己是以毒制毒的意思，決不是存了不良之心去欺壓人的，綠美聽了，也覺得上海地方都是欺善怕惡，假使不來這一套把戲的話，不要說房子租不成，連今夜看都不能看到呢！一時真有說不出的感慨，點點頭兒。說道：

「你這話真說得是，現在這個時代，強權是公理，要如老實忠厚的話，恐怕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社會的不良，是需要人們去改造。人心的險惡，也應該用一種教育去感化。假使這樣的欺騙下去，這究竟不是一種根本解決的辦法；我真擔憂着中國的社會將弄到不堪設想的地步！唉！」

「那你未免在效杞人之憂了，這問題太大了，我們還是少談。要人心忠厚，除非把世界上的人全都剖開肚子，取出心肝心肺來洗滌一下，那麼才會良善而忠厚呢！否則，世界永遠是無理的，社會永遠是黑暗的。」

綠美聽他這樣說，兩人又連連的感嘆了一回，這時曉保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情般的，望了綠美一眼，微微的一笑。綠美覺得他這一笑，多少包含了一點神祕的作用。猛可也想到了剛才這一回事，她的頰兒上會浮現了一朵一朵玫瑰花瓣起來，曉保低低的說道：

「陶二小姐！剛才我對二房東說的末了這兩句話，倒並不是存心佔你的便宜，這是一種急中生智，無可奈何的應付辦法，所以我現在應該向你道歉，一方面還得請你加以原諒！」

「……」

「爲什麼？不回答我？陶二小姐！你難道心中生我的氣嗎？」

「不……我以爲過去的事，還談它作什麼？」

綠美這回子才抬起粉頰來，含了三分羞澀三分喜悅而帶着四分嬌嗔的秋波，斜瞟了他一

眼，低低的回答。曉保知道這是她怕難爲情的意思，想不到這麼的一來，在無形之中倒促成了我們友誼上的增進，也許可以達到了情人的階段，他的心裏是不住地蕩漾，像春風吹動水波一樣，溫情中帶着甜蜜，他忍不住也得意地笑起來了，過了一回，綠美忽然記得了，在她皮包內取出三十元錢來，交還給曉保。曉保却搖頭說道：

「陶二小姐！你何必再還給我呢？我的意思，你們還得買一點傢具，所以錢是越多越好的。我此刻和你再到北京路去買好幾樣實用的傢具，明天叫他們車到新屋裏去，那不是省却許多麻煩嗎？」

「也好，那麼暫時算我問你借用的，等我明天有的時候歸還你吧！」

「何必算得那麼清楚？那倒顯得太生疎一點了。」

「不是這麼的說，俗語說得好，親兄弟，明算賬，你說是不？」

綠美向他盈盈一笑，曉保這就不說什麼了，兩人坐車到北京路，在一家木器店裏配一張床，一張梳妝檯，一張桌子，四只椅子以及便桶等實用之物，先付了三成定洋，叫他們明天中午十二時車到青島路斯文里十八號，一切舒齊之後，曉保要送她回國際飯店。綠美說時候不早，不必送了。曉保說道：

「那麼明天上午十時，我來陪你到保險公司去。」

「好的，一切有勞你費神，叫我真是感激，我們再見了。」

兩人握了握手，方才匆匆分別。綠美坐車回到國際飯店，誰知姊姊倒在床上爛醉如泥，

一時心中有些兒難過，倒忍不住怔怔地愣住了。

## 五 燈紅酒綠萍水相逢成知己

紅美當時急匆匆的走出了國際飯店，因為她胸口感到十分的悶沉，所以很需要找一些刺激，來麻醉她痛苦的心境。當下跳上車子，叫車夫拉到好萊塢舞廳門口停下。付了車資，遂急急的人內。侍者招待坐下，泡了一盃香茗。這時舞池裏的熱鬧，使每個人的心靈都會忘記了憂愁和痛苦。爵士樂聲的興奮，伴舞姑娘的甜蜜；大家彷彿身入仙境，都不免笑意生春，大有飄飄然的樣子。紅美被了一種濃烈的感情所衝動，使她終於大胆地走到舞池裏去，就在座位上那個舞孃面前站住，表示求舞的意思。那個舞孃遂即站起來，和紅美一同去跳舞了。那舞女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舞團之中，對於這些花信年華的舞女，實在是不大吃響了。但是她們自己也很明白將要人老色衰不值錢了，所以她們不得不用另一種工夫來勾引舞客。這工夫就是迷湯，十個男子，倒有十一個是接受迷湯的。所以越是年齡較大的舞女，迷湯工夫也越好，爲了生活的鞭策，在她們也可說是個不得已的辦法。當時那舞女見紅美也是一個女子，遂望了她一眼，一面跳舞，一面和她含笑搭訕着問道：

「你這位小姐貴姓？你的舞步跳得很好。」

「我姓陶，馬馬虎虎跳着玩玩，說不上什麼好的。你這位小姐貴姓？」

「我姓林，名叫愛仙，陶小姐在什麼地方辦事？」

「在一家銀行裏做事情，林小姐！你做舞女有多少日子了？」

紅美不好意思說空閒着沒有事情，遂低低的圓了一個謊。一面又向她隨口的探問，在她心中是也想在這一條路上找一口飯吃。林愛仙似乎很羨慕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道：

「不瞞陶小姐說，我在舞海裏浮沉是已經有九個年頭了。爲了沒有高深的學問，因此只好像玩具似的供人樓抱玩弄，爲了一口吃不飽的三餐淡飯。比不了陶小姐，在銀行裏做職員，那是多麼的高尚呢！」

「哦！有這麼許多的日子了？那麼爲什麼不早點兒嫁個丈夫呢？難道這幾年來，連一個好點客人都碰不到嗎？」

紅美聽愛仙這麼的說，一時心頭有些兒隱隱的作痛。暗想，你那兒知道我也是吃虧在沒有高深學問的痛苦呢？因爲自己也想步她的後塵，萬不料她先對自己訴起苦來，那未免給予自己兜頭一盆冷水。因此皺了眉尖兒，又懷疑地追問。愛仙搖了搖頭，表示一言難盡的意思。就在這時，音樂停止，紅美便只好回座。第二次音樂又起，紅美因爲還要繼續和她談話，所以便又去和她跳舞。愛仙站起身子的時候，却向對面點點頭兒，微微的一笑。紅美連忙也回頭去望，見一個西服少年快快的走開了。知道那少年也是來跳愛仙的，大概被我捷足先得了，所以打了他一個回票。這就對愛仙低低的說道：

「對不起！打了你客人一個回票。」

「沒有關係，你不也是我的客人嗎？」

愛仙倒很和氣，並不介意的樣子回答。紅美笑了一笑，望着她又繼續問道：

「林小姐！我剛才問你的，你還沒有回答我呀！是不是你的眼界很高，所以這幾年來的舞客之中，就一個人都沒有被你看上眼嗎？」

「倒並不是爲了這個緣故，唉！陶小姐！你該知道我們做舞女的人，被人家是當作玩具而已，這好像是公園裏的花一樣，遊人在遊園的時候，也無非欣賞着玩玩罷了。即使被人折了一枝，但也決不會永遠帶在身邊的。有的未出公園，便把花枝丟了。有的出了公園門口，也要把花枝丟了，就是有人把花枝帶回家中去吧！放在花瓶裏供養着，愛護着。但不到幾天，也終是免不了被人要拋棄到垃圾桶裏去的。陶小姐！拿公園裏的花枝，來比方我們做舞女的人，那是再切貼也沒有的了。想你也是一個聰敏人，你聽了我以上這些話，你大概也可以知道我們苦命的女子，從頭至尾，恐怕一生一世就是苦命而已。」

愛仙說完了這一大篇的話，她心中有點悲感的思緒，大有淒然淚下的樣子。紅美聽了，覺得她比方的正是再好也沒有了。一個舞女在舞客的眼睛裏看起來，就像公園裏的花朵一樣。誰肯跟舞女來談真正的愛情呢？也不是玩過丟了，那算得了什麼希奇呢？想到這裏，心中真有無限的同情，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遂又低低問道：

「林小姐！那麼你們每月的進益大概有多少呢？不知道還能維持個人的開銷嗎？」  
「我們的進益是每月不同的，運道好，客人多，那麼進益也很可觀。假使運道不好，

客人少，每夜吃湯糰不算，還要貼車鈞，脂粉費。有時候落了一場大雨，那就更糟了，晚上回家，叫車子，車夫大談詐積。不坐車子，混身像個落湯鷄。那時候的痛苦，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的呢！

紅美聽她說到這裏，好似真的要盈盈落下淚來。一時十分難過，待要安慰她幾句的時候，音樂又停止了，於是只好各自回座，愛仙剛回到座位上，音樂之聲又悠揚而起了，這是一節華爾滋的樂曲，愛仙抬頭，見面前已站立了一個西服少年了。於是強顏含笑的站起身子，一而和他撲着到舞池中心去；一而溫柔地叫道：

「喬先生！對不起！剛才打了你一個回票。你多早晚來的？這兒快半個月沒有來玩了。我知道你們有了新愛，就把舊人拋置於腦後了是不是？」

「不！不！你不要冤枉我，我實在因為學校裏功課太忙的緣故。」

這個姓喬的少年是誰？原來就是曉保的哥哥大保。大保比弟弟浮滑一點，所以時常出入於歌榭舞台。他和林愛仙的認識還在半年之前，因為愛仙的迷湯工夫甚好，而且同時也真的愛上了大保的小白臉，因此兩人也曾經發生過肉體關係。但每一個人都是喜新嫌舊的，日子久了，大保對於愛仙自然也慢慢的淡然了。這就是愛仙比方她們像公園裏的花枝一樣，她在短短的幾個月日子中，也好像是遊人走出公園門口就把花枝丟棄了。

當時喬大保聽她哀怨十分的說着，而且頰兒上真的沾了一點淚痕，於是便急急的向她否認着回答。愛仙聽了，把小嘴兒一撇，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

「哼！我真不會來冤枉你，你也不必花言巧語的來騙我，前兩天我在大光明影戲院門口，看見你帶一個女子挽手入內的，那你還不是有了新歡嗎？」

「那麼你既然看見了我，爲什麼不來招呼我呢？」

「我爲什麼要來撞破你的祕密？而使你心中把我感到討厭，那我就覺得太不犯着。因爲我想得很明白，我到底不是你的妻子，何必要嚴緊的管束你？」

「憑你這兩句話，我心中就知道你當初看見我的時候，你的身旁一定也是挽了一個新歡，你老實的說，我可猜得對嗎？」

喬大保是個很聰敏的人，他想愛仙要如一個人看見我的話，她一定要來招呼我，因爲十個女子倒有九個是好妬的，她豈有這麼的好人？會不來撞破我的祕密。於是望着她粉臉兒，笑嘻嘻的說。愛仙想不到被他猜到心眼兒裏去，一時倒愣住了。但她又顯出傷心的神氣，嘆了一聲。說道：

「我以爲我跟客人在外面一同走，那是爲了生活，而沒有辦法只好去敷衍人家的。所以這就是我們身爲舞女的一種痛苦，假使你是明亮的話，那你一定會原諒我，倘然你把我討了回去，我的生活有了着落，我當然天天可以陪伴在你的身邊，怎麼還會跟別人去遊玩呢？」

「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我是個求學時代的青年，第一，經濟不能獨立，第二，家庭還有父母，我若不經過父母的答應，我如何有能力來討你回去呢？所以在這樣情形之



下，我們的關係，可說是以此爲至，那實在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呀！」

「我以爲你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話，當然，我們做舞女的，始終不過是一個舞女罷了。那裏有福氣做人家正式的太太呢？這是我們生成的苦命，我所以倒也並不怨恨你的。因爲我們和舞客之間的關係，說得明白一點，無非是色相和金錢的一種交易罷了。」

喬大保聽她這樣坦白的說，一時心裏有點難過。不過事實上，我假使要討一個舞女做妻子。不論是家庭裏，是我本身的地位上，恐怕都有點不相配，因此呆呆地望着她粉臉兒，內心不免有點歎灰。愛仙此刻却又洒脫地笑道：

「爲什麼呆呆地望着我出神？你難道以爲我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嗎？」

「並不是說不對，我覺得你說得很對。嚶！愛仙！剛才和你跳舞的那個女子是什麼人？是不是也做舞女的？」

喬大保一面回答，一面忽然想起了這一個美麗的女子，一種好奇心使他又向她低低的問。愛仙披了披嘴，冷笑了一聲。說道：

「我瞧你這人又在轉好念頭了，管她是誰？要你問她做什麼呢？」

「我不過隨便的問一聲，不料你又多心了。」

「我真不會多心你，但是我倒要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你不要把我們女子太看輕了。以爲在舞廳裏的女子個個都是做舞女的嗎？哼！人家是個銀行裏的女職員呢！我勸你

快死了這條心吧！」

「哦！原來還是銀行裏辦事情的！」

兩人說着話，音樂又停止了。喬大保回到座桌旁，心裏不由暗暗的思忖，像銀行裏辦事的那個女子，假使和我配成一對的話，那方才相稱呢！不料正在這時，只見愛仙匆匆的走過來。向大保低低的說道：

「喬先生！很對不起你，一個客人買票帶我到外面去遊玩，我不好意思拒絕人家，所以只好答應了。今天不能奉陪你，你心裏生氣嗎？」

「我生什麼氣？這是你們爲了生活問題，我既不能討你做妻子，我當然不能束縛你的自由，你只管去吧！」

喬大保裝出毫不介意的樣子，向她微笑着回答。在愛仙的心中，還認爲大保說這幾句話，至少是包含了一點酸素的作用。這就顯出嬌媚的意態，秋波斜乜了他一眼。柔情蜜意的說道：

「喬先生！那麼你明天夜裏到這兒來遊玩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明天一定也帶你出去遊玩。」

「閒話一句，你不要做黃牛，那麼我們明天晚上見。」

愛仙似乎十分歡喜的神氣，把他手兒緊緊地握了一陣，便自管匆匆的走了。這裏喬大保向對面望了過去，只見和愛仙跳舞的那個女子，呆呆地還坐在那裏。而且手托香腮，好像還

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一時心中暗想，我用什麼方法去和她搭訕呢？因為她的座桌旁只有一個人，那不是一個絕好的去和她認識的機會嗎？一面想，一面便情不自禁的把身子向她桌子旁走了過去，剛走近她桌子面前，忽然見她取出烟捲來點火吸烟。大保觸動靈機，立刻也摸出烟盒子來，取了烟捲，向她彎了彎腰。說道：

「對不起！讓我討一個火。」

紅美剛把自己的烟捲點着，就聽有人這麼的說，於是抬頭望了他一眼。一見是個很俊美的少年，芳心中倒是砰然一動，因為手裏拿的火柴梗子還沒有熄滅，所以把手兒提高了一點，還親自的給他燃火。大保吸着了烟捲，心中真有些兒受寵若驚，便含了滿面的笑容。低低的說道：

「謝謝你，謝謝你！你這位小姐，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了？哦！是了，你好像在

一家銀行裏辦事對不對？請教貴姓？」

「唔！是的，我也好像有點面熟，敝姓陶，您貴姓？」

紅美聽他這樣說，又向他仔細的一望，這才認出他就是剛才和愛仙跳舞打回票的少年，猛可想到自己曾經對愛仙告訴在銀行裏辦事的話，這就覺得他來討火的舉動，無非藉此可以和自己搭訕的意思。不過自己到舞廳來的目的，一方面是找點刺激，一方面也想好好壞壞的結交幾個朋友。因為在這舉目無親的上海，倘若一個朋友都沒有，萬一有什麼急難的話，不是喊爹不應，呼娘不理了嗎？紅美在這樣盤算之下，便將錯就錯的答應一聲是的。同時也故

作面熟的神氣，低低的問他姓名。大保見她對自己並無憎嫌的表示，這就樂得什麼似的，便大着胆子在她沙發旁坐了下來。笑着說道：

「原來陶小姐也有一點認識我，這就對了，有時候我到銀行去取款的日子，也許我們是已經見過面了。敝姓喬，是喬國老的喬。」

「哦！喬先生！你的大號是……」

紅美聽他這樣胡扯的回答，一時真覺得他有些兒好笑。不過聽他說是姓喬，心中倒又暗暗的表示奇怪。爲什麼我們遇見的人都是姓喬？難道這個少年就是曉保的哥哥嗎？於是又急急的問他名字。大保連忙告訴道：

「小名很粗俗，叫做大保。」

「大保？大小大，保護保，對不對？」

這是出乎紅美意料之外的，想不到這位喬先生真的是曉保的哥哥。她有些驚喜的樣子，望着他低低的問。大保似乎也有點奇怪，點點頭兒。笑道：

「陶小姐！你怎麼知道得這樣仔細呀？」

「這算不得仔細，而且我還知道你在聖喬司大學裏讀書是不是？」

「啊呀！這可奇怪了！你難道真認識我？哦！哦！我明白了，是林愛仙告訴你的對不？」

大保啊呀了一聲，在滿腹尋思之下，他猛可的想過來了。因爲陶小姐也是愛仙的舞客，

說不定兩人在無意中談起我的。大保以為自己這猜測有點不錯，遂又連連的哦了兩聲回答。但紅美却搖了搖頭，笑道：

「不是的，我和林愛曲無緣無故怎麼會談起你的事情來呢？」

「既然不是愛曲告訴你的，你又怎麼的會知道我在聖喬司大學讀書呢？那不是叫人太奇怪了嗎？」

「其實這算不得奇怪，更奇怪的事情還有呢！我知道你家裏一共只有四個人，爸爸，媽媽，你和弟弟兩人。你爸爸叫喬伯樂，他是東華銀行的經理。你弟弟叫喬曉保，也是聖喬司大學讀書的，比你低一班，我會看相，從你這臉部上看起來，我就什麼都全知道了。你不要奇怪呀！我說的可曾錯了沒有？」

紅美絮絮地說到這裏，因為大保的神情由驚奇而轉變成本然地呆住了。她忍不住感到有趣，這就吃吃地笑起來了。大保在楞住了一回之後，忽然他又想到了似的，笑嘻嘻的說道：

「陶小姐！任你怎麼的會看相？也沒有看得這樣準確的，其實你這些技巧，我全都明白，你也瞞不了我呀！」

「你明白什麼呢？」

「我明白你並非真的會看相，無非是你在我爸爸的行裏做女職員罷了。所以我家的情形，你會知道得這麼詳細，我猜測的可是嗎？」

紅美聽他這樣說，覺得大保倒也是個聰敏的人，他居然也會想到這一層關係上去，那也

虧他的了。不過他雖然會猜，那裏猜得到其中這些曲折奧妙呢？於是搖了搖頭，秋波斜也了他一眼，嫵媚地笑了起來。說道：

「你猜錯了，我根本不是東華銀行裏做職員的。」

「我不相信，你一定騙我，那麼你如何會知道我家的情形？難道你真會看相不成？」大保聽她否認在東華銀行裏做職員，一時奇怪得更有點糊塗起來了。紅美却並不回答什麼，只管望着他嗤嗤的媚笑，大保蹙了眉尖兒，忽然又說道：

「哦！我猜到了，你和我弟弟是朋友，對不對？」

「不對，我有一個朋友，和你弟弟是同學，是他告訴我的。」

紅美聽他慢慢地猜得接近起來了，因為不願意他們兄弟兩人去接頭，所以她不得不又圓了一個謊。她怕曉保把實情告訴了他，那麼自己在銀行裏辦事的謊話，豈不是又要拆穿了嗎？爲了這樣，在她當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大保聽了，也不必再去加以研究。遂點頭問道：

「陶小姐！那麼我也得請教你大名叫什麼？府上住那裏？老太爺老太太都健在嗎？」

「我的賤名叫秀琴，舍間有爸爸和媽，還有哥哥嫂嫂，弟弟妹妹，一共有十多個人。」

「那麼是一個大家庭呀！比我家要熱鬧得多了。陶小姐！你府上住那兒還沒有告訴我呀！」

「對不起！恕我不能告訴你。」

「那爲什麼？是不是我還夠不上資格和你交一個朋友？」

「不！這是你太客氣，因爲我心中自有我的苦衷，請喬先生應該原諒！」

「你有什麼苦衷呢？能否告訴給我聽聽？」

「因爲我家庭是很舊式的，而且嫂嫂和我感情又不大好，對於我在外面銀行裏辦事，她已經說我名義上在辦事，實際上是交男朋友的醜話，假使給她真的知道了有你這麼一個男朋友，那麼她的閒話一定是更多了。」

紅美在種種困難的情形之下，她不得不全部的構成了一個謊話。不過她內心是感到一種羞慚，使她粉臉兒會漲得喝過了酒一般的通紅。而且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她的臉部又竭力顯出鬱鬱不歡的表情，大有淒涼的樣子。大保當然信以爲真，一時十二分的同情，顯出代爲憤憤不平的神氣。說道：

「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時代裏，一個女子在社會上辦事，那是最正大光明的，就說有幾個男朋友，那也算不得什麼希奇呀！我想你這位嫂嫂一定是個沒有知識的女子，所以才這麼的妬忌呢！」

「可不是！所以我爲了怕被她多嘴起見，對於外面的朋友之間，暫時把舍間的地址保守祕密，這是我的苦衷，喬先生一定會原諒我。」

「那麼陶小姐到底在什麼銀行裏辦事呢？那終該可以告訴我呀！」

「這個……請喬先生最好也不必問起，……」

紅美已經挨過了一個難關，想不到又會來一個難關，一時她真覺得回答不出什麼話來才好？紅了臉兒，大有吱吱唔唔的神氣。大保對於她這一點也不肯實說，心中似乎開始有了一點懷疑，遂皺了眉毛兒，低低的問道：

「這又是爲了什麼緣故呢？那叫我倒有點奇怪起來了。」

「哼！這又有什麼奇怪？我以爲喬先生太愛多事，我和你不過萍水相逢，要問得這麼清楚，那還不到這個時候呢！」

紅美在烏圓眸珠一轉之下，她到底有了一個主意。遂冷冷的一笑，大有生氣她表示，大保聽了，方才知道她是因爲我們還只萍水之交，所以不肯和我傾心相吐的意思。換句話說，自己還不夠資格去和她交朋友，一時頗爲悶悶不樂，遂呆呆地坐了一回，並不作聲。紅美當然看出他很不快樂的神情，遂微微的一笑。又搭訕着問道：

「喬先生！今夜你是一個人來遊玩嗎？」

「唔！是的，陶小姐！我們去舞一次好不好？」

大保聽她又笑盈盈的向自己說話，這就覺得一個女子對一個男子的若即若離，這也許正是她們故意假惺惺作態的一種手段。常言道：只要工夫深，鐵條磨成針。那麼我又何必在此刻急急的要向她詳細追問呢？一面想，一面使用另一種方式，站起來向她求舞；這當然也是一種增進友誼的辦法，紅美聽了，並不拒絕，遂笑盈盈的點點頭，和他攜手一同到舞池裏去了。在舞池裏，大保跳舞的姿勢，是顯得分外的溫文大方，紅美的芳心裏似乎也感到特別的



興奮和歡喜，所以大保的態度越大方，她却假着大保的懷裏，越加顯出親熱的樣子。大保見她粉臉兒幾乎要假貼到自己的頰旁來，一陣陣的細香，只管在鼻子管裏盤旋，他真有些神魂顛倒的。覺得今夜的艷遇，可說是生命史上最快樂的一頁了。

兩人舞罷歸座，大保望着她粉臉，得意地笑了一笑。說道：

「陶小姐！你的舞步跳得好極了！」

「不見得，也許是你故意的捧我，我覺得你的舞也跳得不壞，從這一點子猜想，你跑舞場的歷史也相當悠久了吧！」

「唔！已經有三年多了，不過也並不常常跳，無非逢場作戲罷了。」

「逢場作戲？你騙誰？我覺得你把跳舞也許是作爲夜裏的功課吧！」

紅美披了披嘴，俏皮地回答，大保的臉兒，有些紅暈起來，至少是包含了一點羞愧的成分，憨笑着不答。過了一回，才低低的說道：

「一個青年在到了相當的年齡，似乎很需要有個異性的慰藉，所以我跑舞廳，完全是我內心的一種苦悶。然而和舞女談愛情，是越談越痛苦的。假使我有了一個像陶小姐那麼的女朋友，那我敢割誓，可以絕跡舞場，不再作燈紅酒綠之沉迷。」

「我覺得你這話未免近乎迷湯，可惜我不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否則，我一定可以相信你對我有這一分的誠懇。」

大保被她冷譏熱嘲這麼的一諷刺，他額角上的汗點都會冒了上來，遂急得指天點地的說

道：

「陶小姐！我對你說的完全是真心真意的話，假使我對你有半句花言巧語的作用，那我一定不得好死的！」

「啊呀！你這又何苦來呢？偏要這麼的說死說活，那可不是笑話？其實像你這麼一個大學生，玩弄幾個舞女，那也算不得什麼希奇的事，對不對？」

大保聽她這樣說，好像已經知道了自己和愛仙發生關係似的，所以他那顆心兒，是別別的亂跳着。呆呆地除了傻笑之外，却再也回答不出什麼話來了。過了一回，才說道：

「陶小姐！在過去，我是在歧途上徘徊，所以昏昏沉沉的好像在沙漠之中迷了路。但是現在我遇見了陶小姐，我好像在迷途中遇到了一盞明燈。只要明燈肯永遠的照着我，我一定會走入光明的大道。但我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福氣？可以永遠地得到明燈的照耀呢？」

「喬先生！只怕你失了眼吧！你認為這是一盞明燈，然而等你到了理想與事實相反的時候，也許你會感到失望的痛苦。」

「不！不！絕對不會，我自信我的眼力還不會錯。陶小姐！我坦白的跟你說吧！我見到了你之後，我的心中已對你有了愛素的成分。假使承蒙你不棄的話，我一定把我全部的生命都交到你的手裏。」

紅美想不到他竟對自己用求愛的方式，而說出了這幾句話。一時感到大保的癡心，真不

亞於他的弟弟，兩人可說是難兄難弟，一時倒忍不住暗暗的好笑。不過在交際場中的男子，他對我會一見傾心，那麼對別人自然也會一見鍾情。所以在沒有經過相當的時間，我自然也不能輕易的信任他，這是所謂熱情愈燃熾得快，明天也會愈熄滅得快的。紅美在這樣考慮之下，她便淡淡的一笑。又說道：

「喬先生！我覺得你對我這一番熱情未免是近乎盲目吧！因為我和你到底還只有今天第一次見面，彼此的性情脾氣都還不大明瞭，你怎麼就能肯定我是你的一盞明燈呢？我覺得你實在太會多情了，這叫我有點不敢接受，假使你認為我這女子還算不錯的，那麼我們也只有初步的先結交一個朋友，看將來彼此有沒有誠意？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我不希望我們兩人的感情突然地會增加到沸點之上；因為這種情形不是正常的現象。一件無論什麼事情，假使到了不正常的時候，那麼結局終是糟得一蹋糊塗的。喬先生！你是一個聰敏的人，聽了我這些話，大概一定也不會以為不然吧！」

「陶小姐！聽了你這幾句話，使我頓開茅塞。不錯，結交朋友，不管是同性是異性，都應該從久長的日子中看出好壞來。所以我對你求愛的舉動，確實是太幼稚得可憐了。不過從這一點看，也可見我對你癡心是到這一分的程度。陶小姐！現在既然承蒙你答應我和你交一個朋友，我的心中已經是夠滿足了。不過彼此既成了朋友，那似乎應該有個通信的地址。否則，今夜分手之後，我又到什麼地方來找你好呢？」

喬大保細細地體念她這一篇話，覺得她說的實在非常有見識，因此內心更加敬佩得五體投地。一面連連的點頭，一面却又皺了眉毛兒，表示他內心這一分憂愁的樣子。紅美聽他這樣說，倒忍不住抿嘴笑了。想了一回，方才說道：

「我倒有一個好主意了，喬先生可以留給我一個通信的地址。那麼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我不是可以來約會你嗎？」

「唔！這倒也是一個辦法，那麼我就寫一個地址給你吧！」

喬大保點點頭兒，遂在袋內摸出日記簿來，撕下一頁，拿自來水筆寫了幾行字兒，交到她的手裏，紅美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呂班路三百六十五號舍間地址，電話二〇七八九。遂把它藏入皮包內，微微的笑道：

「很好，你家裏有着電話，那就更便當了。他他要約你的話，可以打電話給你的。」

「你打電話給我的時間，最好在早晨九點之前。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上學校裏去，大概終可以接得到，否則，你就打到學校裏來，電話號碼是一九九二，這是有要緊的事情，不然，那還是留着在早晨打到我家家裏。因為我學校裏這個教務主任很兇惡，不許我們學生在外面交女朋友的。」

紅美聽他後面又這麼的補充了兩句，表示很怨恨的樣子。這就忍不住笑起來了，點了點頭，很俏皮地說道：

「你學校裏這位教務主任很有意思，我倒表示非常的贊成。不過所可惜的，任他管束

得這麼的嚴緊，可是一般學生們在外面照舊的逛舞廳，交女朋友，假使被他這位老師知道了，豈不是要大爲痛心了嗎？」

「不過我們到底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學生，只要學業不荒廢，對於外面的交女朋友，這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荒唐。比方說，我今夜認識了你這麼一個女朋友，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最感興奮的一回事情，難道能說我的不好嗎？」

「你這話就說得不錯，一個大學生只要不荒廢學業，交女朋友也不能算是一件罪惡的事。不過事實是這樣的，你一有了女朋友，就會分開了你求學的心思。所以真不知有多少的大學生，因沉醉在酒色之中而消沉了志氣，墮落了前途的。這我覺得非常的可惜，所以你要和我交朋友，非得約法三章不可。」

喬大保聽紅美說出了這幾句話，那是幾年來在女人的口裏所從沒有聽到過的，一時覺得她真不愧是個時代的女性，不免肅然起敬。遑急急的問道：

「你要約法三章，那我是無不遵命。你說吧！那三章呢？」

「第一，你以後不許再跑舞場。」

「這我依得到，沒有問題。」

「第二，我們每星期日見面一次，平日不要多見。」

「這也辦得到，其實每天見面反而覺得無話可說，所以你這意思我也表示贊成。」

「第三，你要用功讀書，每學期考試，至少要在三名以前，那麼我做了你的女朋友，

也不會被人家說你是因了有女朋友而荒廢了學業了。這三件事情你倘然辦得到，那麼我們就不妨交一個朋友。否則，我決不願担当女人是禍水的罪名。」

「好的，好的，你這三個條件，我統統都可以做得到。啊！我的天哪！這一盞明燈果然是漸漸地顯露光明了。假使你不是一盞明燈的話，那你怎麼會對我說出這幾句話來呢？我今天真的太高興了！陶小姐！從今以後，我是可以得到新生的氣息了。」

喬大保也許是樂而忘形的緣故，他猛可的握住了紅美的手兒，忍不住緊緊地搖撼了一陣，紅美被他這麼的頌贊着，一顆芳心，自然也得意萬分。拉開了小嘴兒，笑得合不攏來了。過了一回，大保忽然又低低的聲明道：

「不過我有一句話，需要說明的，就是我每星期和你見面的時候，少不得要到舞場裏去坐一回，這應該是例外的，你說對不？」

「那是所謂逢場作戲，我並不表示反對，但你一個人終不能踏進舞廳的大門，假使被我知道了的話，那我馬上得和你絕交。」

「一定，一定！陶小姐！我們此刻到外面去吃點點心好嗎？其實我對於跳舞，根本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紅美見他十分的誠意，一時不忍推却，遂點頭答應。大保早已叫侍者過來，付了茶賬。並說對面十四號檯子上的茶賬，也一同付去了。紅美要買舞票，大保問道：

「你買舞票給誰？」

「我給你相好林愛仙呀！」

「別取笑我，愛仙已跟客人出去了，你舞票可以不用買了。」

喬大保紅了臉兒，向她低低的回答。紅美於是披上大衣，跟着大保一同走出舞廳去。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截路，彎進了杏花邨的小吃部，兩人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侍者泡上了茶，拿上點心單子。大保向紅美望了一眼，微微的笑道：

「我們點兩隻菜，吃一點兒酒好不好？點心你愛吃麵？還是春捲？」

「隨便吃點兒什麼，你點什麼就什麼好了。」

紅美很溫情的回答，大保遂點了一盆白鷄，一盆搶蝦，一斤花彫，兩碗蝦仁肉絲麵。侍者答應下去，這裏大保摸出烟盒子來，遞過一支烟捲給紅美。紅美一面給他劃火柴，一面暗暗的細想。因為剛才在舞廳裏，燈光十分的暗淡，所以也沒有仔細的看他。現在在日光燈明亮照映之下，覺得大保的臉兒，以及一切的舉動，真是太像自己的祖貽了。因此一顆芳心，在無限感觸之餘，把他也起了一點真心的愛意。大保見她兩道秋波，脈脈含情的呆望自己出神，這就忍不住微微的笑道：

「陶小姐！爲什麼呆呆的望着我？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

「我在想人生何處不相逢？今夜偶然的玩一次舞廳，想不到就和你認識了朋友；而且是很不平常的朋友，那不是奇怪嗎？」

「可不是？這叫做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大概我和陶小姐三生石上有

緣，故而談得情投意合，我覺得我此後的生命中是不能再缺少陶小姐的了，假使沒有了陶小姐，那就好比缺少我一魄魂靈了。」

紅美聽他這樣說，覺得其癡可知，想起了祖貽，倒反而感傷了一回子。這時酒菜端上，紅美因爲心中感觸，不免酒落愁腸愁加愁。所以不多一回，兩頰緋紅，大有醉意，大保不敢多勸她喝酒，遂叫侍者拿上麵來，兩人就匆匆的吃麵。紅美只吃了半碗麵就不吃了。大保見她好像要盈盈淚下的樣子，恐怕她酒後想起了家庭的不如意，所以傷心。便一面勸慰她幾句。一面付了賬單，說送她回家。紅美在走出杏花邨小吃部的時候，被一陣夜風的吹送，腦子似乎清醒了一點；遂和他握手道別。跳上人力車，匆匆的走了。大保在人力車拉遠的時候，才想到了忘記問她什麼日子再相會？一時懊悔不及，也只好快快的回去。紅美回到國際飯店，經過車子上一陣顛簸，此刻更加頭暈眼花。她脫了大衣，丟了皮包，也不管妹妹到那裏去了？便倒向床上。嗚嗚咽咽的哭泣了一回，便昏昏迷迷的睡去了。

## 六 月白風清飄零身世感時淚

綠美回到國際飯店，只見姊姊躺在牀上，衣服也沒脫去，連鞋子還在腳上，就這樣的睡熟着。遂伸手向她推了一推，俯身去低喚她的時候，有股子濃烈的酒味冲上了鼻子管來。顯然，姊姊因爲心中煩悶，所以在外面喝醉了酒，此刻單憑綠美低喚了幾聲，紅美當然是不會醒轉的。所以綠美只好把她皮鞋脫了，又把她旗袍脫了，然後把她身子扔進被窩裏去。經過



這一陣子忙碌，在綠美已經是化費了很大的氣力，所以坐在沙發上休息了一回。想着姊姊這樣的糟蹋自己的身子，雖然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這也是免不得有這一種找尋刺激的舉動。不過仔細想來，那當然是不應該的事情，因為環境愈惡劣，是需要抱着奮鬥的精神去應付的，終要把惡劣的環境屈服在我們的努力之下，使它感到失却了一種威脅的壓力。那麼我們的前途，當然很有希望的日子了，照姊姊的行爲，那是給惡劣環境得到一種勝利。要如我們愈消極。這給予環境也更加施虐來壓迫我們了。綠美呆呆地想到這裏，覺得非把姊姊好好兒的勸慰一番不可。否則，姊姊的前途那是太危險的了。想了一回，一看手錶時已十一點三刻，這就站起身子，伸手打了一個呵欠，方才脫衣安寢了。

第二天醒來，時已九點相近，綠美發覺姊姊在一陣陣的咳嗽，知道姊姊也已醒了。她使從牀上靠起身子，披了衣服，望着腳後一頭的姊姊，低低的問道：

「姊姊！你昨天晚上又在那兒喝醉了酒呀？我回來見你衣服也不脫，就這樣的躺在床上。要如受了涼，那就得不舒服了。」

「我心裏煩悶得很，所以我要把酒來麻醉自己的知覺；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的痛苦！唉！可是酒的力量到底是有限制的，它只能麻醉我一時之間；假使昨夜能夠使我醉得永遠不醒回來的話，這是多麼的好呢！」

紅美因爲昨晚醉了酒，使她今天反而感覺得有些兒頭痛。所以蹙了眉尖兒，很消極的回答，忍不住又深長的嘆了一口氣。綠美覺得這該是自己開口勸告的時候了，於是搖了搖頭，

表示大不以爲然的樣子。一本正經的說道：

「姊姊！我以爲你這幾句話完全錯了，假使你要這樣的抱消極，不圖掙扎，不求生存，那麼你這次到上海來可說是一無目的。你應該要弄清楚我們爲什麼要離開故鄉而到上海來？當然，我們到上海是來找一條出路，預備求生存在世界上做一個有意義的人。那麼四周環境雖惡，我們的壯志不可衰，我們的勇氣不可餒。假使你要糊裏糊塗毀滅自己的身體，那又何必老遠的從故鄉經過千山萬水而到上海來丟臉來自毀呢？姊姊！我是一片金玉之言，你千萬不要以爲我做妹妹的老氣橫秋，你應該深深地加以考慮才好。」

「妹妹！你這話雖然說得不錯，但是，上海又何嘗是我們理想中那麼美滿的好地方呢？他外表的繁華，終究掩不住他內部的空虛。只要看到一面是高樓大廈，一面是滿街小乞。那就可知上海並非完全是天堂，在天堂的旁邊還有不少的地獄。唉！滿地的除了荊棘，陷阱，使人墮落，使人沉迷之外，那一條是光明的道路呢？我覺得與其是到處碰壁，受挫折，受痛苦，受壓迫的慢性而死，那還是痛痛快快的早點死了來得乾淨嗎？」

紅美被妹妹這一番勸告，雖然也覺得自己太自暴自棄了。不過她想到流浪在這舉目無親的上海，找尋職業是那樣的困難。就是犧牲色相去做舞女吧！然而聽了林愛仙的話，也可見她們外表的歡樂，是更襯她們內心的悲酸和痛苦。在左思右想之下，她的思緒還是趨向於消

極，忍不住淒然掉下淚來。綠美聽了，也覺十分難過，但她還是很認真的勸告道：

「姊姊！你以為在上海這個都會裏，是只有罪惡之門，而沒有光明之路；其實這也是你眼光淺近的緣故。要知道罪惡之門和光明之路在都市裏同樣的等着我們去走；只不過光明之路是躲藏在角落裏，假使不用一點氣力和精神去找尋的話，那當然是很難發現的。至於罪惡之門呢？他是各處都佈滿着，而且在門上還張滿了橙紅酒綠，五光十色，令人感到暫時歡樂的興奮。所以這不但是使人們易於找尋，而且是還樂於接近。那麼總而言之，還是要看各人的意志和理智是否能克服環境的力量了？姊姊！人生本來是苦味的。但從苦味之中能夠找到甜蜜，這和從甜蜜裏而得到痛苦是一樣的道理。姊姊！妹妹已經和你說得這樣明白了，你大概終可以理會過來一點了吧！」

「是的，你的話說得太透澈了，我怎麼還會不知道呢？然而姊姊可比不了你啊！你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呀！學問又這麼的好，眼前縱然是吃苦，但憑你奮鬥的精神將來終可以達上光明之路。回視你苦命的姊姊吧！縱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也找不到這一條光明的道路了。」

紅美不是一個呆笨的女子，她對於妹妹這些話又何嘗不明白呢？但自己是個死了丈夫的女子，這和妹妹還是一個小姑娘的心理，所抱的思想，所懷的希望，當然是大不相同的了。所以她用了淒惋的口吻，低低地說完了這兩句話，眼淚便又撲簌簌的直滾下來了。綠美被姊

姊一哭，眼皮兒也有點紅潤。遂哽咽着說道：

「姊姊！你何必還說這些話呢？我和你姊妹兩人，患難與共，難道還分什麼你我嗎？我有光明之路，也就是姊姊有光明之路。我有幸福的一日，也就是姊姊有幸福的一日。你難道還怕我有了好日子就把相依爲命的姊姊拋棄於腦後嗎？要如這樣的話，那我還能算是一個人了嗎？姊姊！我勸你千萬不要再作無謂的考慮吧！你應該保重你的身子要緊。」

綠美說完了這兩句話，她一顆善感的芳心裏是被手足之情感衝動得太過分了。因此一陣悲酸，淚水也奪眶而出，不過她到底還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姑娘，一骨絡爬了過來，鑽進姊姊那一頭的被窩裏，抱着姊姊的身子，表示親熱不願分離的樣子。紅美見妹妹這個模樣，一時在空虛的心靈裏多少也得到了一點暖意的安穩。吻着她的粉臉，也由不得破涕笑起來了。過了一回，方才低低的又問道：

「妹妹！昨晚你到那裏去的？我回來的時候，你也沒有在房中呀！」

「姊姊！我還沒有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呢！我的職業已經成功了，而且連我們永久住的房子也都找到了。從此以後，我們雖然是寄居在歇浦，但我們也有一株之棲了，大概不至於再會受到飄零之苦了吧！」

綠美被姊姊這麼一提，方才含了笑容，絮絮地告訴她這些進行順利的事情。紅美聽了，心裏也很歡喜，遂急問她詳細的經過。綠美於是又把喬曉保到來找自己、報告介紹成功，並

一同出外找尋房子的話，向她仔仔細細的訴說了一遍。紅美聽了，這才明白了，遂推了推她的身子，笑道：

「啊呀！喬先生既然十點鐘要來陪你到保險公司裏去，那你爲什麼還賴在牀上不想起來呢？你瞧瞧錶吧！不是已經九點多了嗎？」

「我本來就早起來了，還不是爲了你嗎？」

姊妹兩人一面笑着說話，一面遂匆匆的起身。大家梳洗完畢，叫侍者進來，去賬房間裏結清了賬單，付清了房飯金。又匆匆的整理了皮箱，就在這時候，喬曉保便到來了，一見她們都已預備舒齊，遂笑着說道：

「你們都整理舒齊了嗎？此刻九點半，時候還早，我們再商量商量，因爲北京路買好的傢具要在中午十二點纔可以送到，大姊此刻太早到斯文里也沒有什麼事情。我的意思，大姊等在這兒，等我陪了二小姐到保險公司去接洽回來，大家一同再到新屋裏去。大姊！你看好不好？」

「你這意思很好，那麼我就在這裏等着你們吧！不過你們在十一點左右應該要回來了，因爲我們把房金的賬目都已結清了呢！」

紅美聽他改叫自己爲大姊了，又這樣熱心的代我們出力做事，當然知道他無非是爲了愛上我妹妹的意思，所以十分歡喜。便點了點頭，含笑回答。曉保連說一定一定，當時便和綠美匆匆的坐車到他舅父國華保險公司裏去了。

在途中，曉保望着綠美的粉臉，微微的笑着。綠美覺得他這笑的神情至少包含了一點神祕的作用，這就嬌羞地逗了他一瞥媚眼。低低的問道：

「喬先生！你爲什麼這樣好笑？」

「我笑你們真睡得香甜，九點鐘快敲了，還不醒來。」

「啊！你……難道……早已到來過了嗎？」

「唔！我想到你那裏來吃早點心，誰知道你們姊妹兩人睡得甜甜蜜蜜的，所以我只好到外面去吃了點心再來的，這回子你們要如再不起身的話，我可不管什麼把你們的被兒弄揭開了吵醒你們不可了。」

喬曉保說到這裏，忍不住頑皮地笑起來。綠美紅了臉兒，在逗了他一個嬌嗔之後，立刻又顯出很抱歉的態度。低低的說道：

「這樣說來，那我們真不好意思了。其實你已經叫侍者開了門進來，那你不是可以把我們叫醒嗎？那你也未免太老實一點了。」

「哦！我說要吵醒你，你剛才給我白眼，怎麼此刻又叫我叫醒你呢？」

「我只叫你把我喊醒，可是並沒有叫你把我被兒揭開呀！你這人賊禿嘻嘻的，真不是個好東西！」

綠美聽他這麼說，遂又白了他一眼，但嘴角旁終掩不住露出一絲笑容來。曉保嗤的一聲，也得意地笑了。過了一回，綠美想到了什麼似的，瞟了他一眼。又低低的問道：

「喬先生！你今天叫我姊姊爲大姊了，但是叫我却二小姐，我問你這是一筆什麼賬呀？」

「我想叫大姊比較親熱一點，怎麼啦？難道不可以叫嗎？」

「那麼你是不是愛上我姊姊了？」

「哈哈！你這話……我明白了，一定你心中吃醋了是不是？」

曉保忍不住笑了一聲哈哈，他不肯錯過這個機會的向她取笑着說。綠美聽了，紅了粉頰，真有些兒難爲情，遂呖了他一口。恨恨的說道：

「瞧你這人越說越不對了，你再胡說自道，我可惱了。」

「誰叫你來取笑我的呢？你說我愛上你的姊姊，那叫我聽了，難道我就不要惱嗎？」

「你說比較親熱一點，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吧！」

「我說比較親熱一點，原是拍拍她馬屁的意思。」

綠美聽他這樣說，一時倒有些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遂凝眸含顰的瞅住了他臉兒，蹙了眉。低低的問道：

「我不懂，你爲什麼又要拍我姊姊的馬屁呢？難道你有什么事情要求靠我姊姊幫助你嗎？」

「這還用說嗎？你上無父母，又無叔伯，姊姊就好像是你的長輩一樣。假使我要想和你結成一對，不是第一要拍你姊姊的馬屁嗎？那麼你姊姊一定也會贊成你和我結爲

伴侶了，你說是不是？」

曉保這才厚着臉皮兒，向她笑嘻嘻地說出了這幾句話。綠美聽了，真是又喜又羞，噤了一聲，表示撒嬌不依的樣子，白了他一眼之後，却又赧赧然地垂下頭兒來了。曉保却顯出無限得意的樣子，又低低的說道：

「二小姐！爲什麼不回答我？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你叫我姊姊爲大姊，那麼你也應該叫我二姊呀！」

「你想做二姊，那恐怕沒有資格，要做也只好做我的二妹。」

「不要！」

「那麼我叫你一聲名字吧！叫名字最普通，朋友知己的大家叫名字，同學之間也叫名字，夫婦之間叫名字的也很多。……」

「喏！喏！看你這人說到末了還是轉不出好的念頭來。」

綠美嫵媚地白了他一眼，兩人都忍不住笑起來了。電車到北京路外灘停下，曉保和綠美遂匆匆的跳下車站。轉入二馬路，見一個大樓，門口有商號的名牌，國華保險公司當然也列入在裏面。曉保遂帶了綠美，趁電梯到四樓，找到四百十六號門口，推門入內。見裏面共有三間，一間的玻璃門上寫了經理室三字。茶房見了曉保，上前問他們找誰？曉保說明了，茶房便入內通報。不多一回，便來請他們進去。曉保和綠美遂走進經理室，只見舅父高瘦鷗坐在寫字檯旁吸雪茄。於是遂上前叫了一聲，一面給他們介紹了。綠美見他穿了灰色華達呢的



長袍，戴了一副金絲邊的眼鏡，人中上還留了一小撮的鬚鬚，一望而知是個很嚴肅的長者。這就恭而敬之的向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叫聲高老伯。瘦鷗早已站起身子，因為見她十分有禮貌，所以非常歡喜，便擺了擺手，請他們先在沙發上坐下。這裏茶房倒上兩盃茶，瘦鷗便向她約略地問了幾句，然後叫她坐到打字機旁，試一試樣子。瘦鷗見她手法甚熟，而且格式也一點不錯，心中頗為滿意。遂又低低的說道：

「陶小姐！你既然是曉保的要好同學，那麼我當然也十分的信任你。保單也不用了，今天隨便明天，你就在這裏開始辦公吧！至於薪水方面，暫定一百廿元，看以後辦事成績，並生活程度的漲落，隨時增加。公司方面，只供一頓午飯，夜飯要你們自己回家去吃的。不知陶小姐對於這一種微薄的待遇，還感到滿意嗎？」

「高老伯！你太客氣了，承蒙您錄取收用，我心中已經是感激不盡了，那裏還計較待遇兩個字嗎？」

「如此很好，還有英語方面，陶小姐普通的也會幾句嗎？」

「這個要讓我慢慢的練習練習，也許可以說幾句。高老伯！今天舍間搬場，所以能不能明天早晨前來開始辦公呢？」

綠美一面紅了臉兒回答，一面又低低的要求。瘦鷗聽了，連說可以，可以。綠美和曉保遂告別出來，依舊坐車回到國際飯店裏去。綠美望了他一眼，笑道：

「你舅父要我說普通的英語，我口裏雖然這麼的答應了他，但是心中却很有點擔心。」

不過我是要你給我負責任的，因為我已拜認你做老師的了。」

「你放心，憑你這麼聰敏的姑娘，我每晚來教你兩個鐘點會話，保險兩個月之後，你就會說幾句英語了。因為你不是一二年級程度，到底原底子有很好的根基呀！」

「這也未必，我就怕自己太笨一點。……噯！你現在不是要上學校裏去了嗎？因為昨天說好，你是只荒廢一個鐘點課的。」

綠美說到後面，忽然想起了他讀書問題，遂對他低低的說。曉保搖了搖頭，伸手一看錶上已經快十一點鐘了。遂說道：

「此刻趕到校裏去，恐怕也趕不上課了，還是下午去吧！再說這個可惡的二房東，若不是我一同去的話，也許他會欺侮你們呢！」

「可是累你荒廢學業，叫我心中真過意不起！」

「你還說這些客氣話作什麼？你姊姊等在旅館內一定心焦哩！」

兩人說着，電車已跑到馬廳停下。遂匆匆下車，回到國際飯店。把到保險公司裏的情形，對紅美告訴了一遍。於是三個人提了皮箱，坐車到斯文里十八號的新屋裏去。說來事有湊巧，他們到了斯文里後三分鐘，北京路木器店內的傢具也都送到了。於是設法吊到樓上，店員把發票交給紅美，紅美見尚有餘款未付，遂照數付清。這時二房東阿姨也走上樓來，和曉保含笑招呼。曉保又把紅美介紹，一面在袋裏取出二百元錢來交給阿姨，阿姨伸手接過，還特別客氣的連連道謝；並討還那張收據，說以清手續。曉保遂在皮匣內取出，交還給她。

一面要她另外寫一張照數收到裝修費的收條，阿姨也只好叫人寫給了他。這裏姊妹兩人把房間陳設舒齊，收拾清潔，時已十二點多了，大家肚子也有點餓了。曉保說道：

「我們還是吃飯去吧！尚有鍋子爐子碗筷等日用東西，你們在下午再細細的去買齊了吧！」

「被你一說，我的肚子真是像響雷似的怪叫起來了。」

「妹妹！你早晨原還沒有東西下肚過呢！那麼我們快點先到外吃飯去吧！」

紅美聽妹妹說肚子怪叫，遂笑嘻嘻的說。於是三人關上司必令鎖，大家出了斯文里。附近有家廣東飯館子，遂入內坐定，叫了三客蝦仁蛋炒飯。紅美說道：

「這兩百元錢是喬先生代付出的，我們應該歸還才是。」

「姊姊！還有三十元房錢，也是他付出的，那麼一起還給他吧！」

「大姊！這些錢我代付着就算了，你們不要還給我了。」

「這是那裏話？你爲我們盡了這麼多的精神和氣力，我們心中已經感恩不盡了。如何還能化費你的金錢？那叫我們太不好意思了。」

「大姊！你要這麼的說，就是看不起我了。」

「不是那麼的說，你還在求學時代，上次買了禮物來送給我妹妹，還是你把零用錢省下來的。這回子那筆數目太大了，你又到那兒去節省呢？」

紅美聽他這樣說，遂忍不住抿了嘴兒，笑盈盈的回答。綠美聽姊姊提起節省零用錢的

話，這也就笑了。喬曉保被她們姊妹兩人笑得有點難爲情，不禁紅了兩頰，但是還顯出很認真的神氣。說道：

「這兩百元錢是我問媽拿來的，不用節省什麼錢的。因爲你們在上海重新組織一個家庭，一切日用東西都要配買起來。錢當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你們留着只管用好了；我放在身邊也是毫無用處的。大姊！你假使把我當作自己人看待，那麼就不要跟我再鬧客氣。否則，你就只管還給我好了。」

「姊姊！他既然這麼的說，就不還給他罷！」

「就是你不好，什麼三十元房錢也要你無事端端的提了起來！」

曉保聽綠美此刻又這麼的說，遂故意恨恨的白了她一眼埋怨她，綠美和紅美忍不住感到有趣，這就抿嘴又好笑起來了。這時蛋炒飯端上來，三人遂匆匆地吃飯了。因爲大家肚子很餓，所以吃得津津有味。這一餐飯，是讓紅美搶着付去的。曉保也不客氣，就讓她去付了。大家出了飯館子，曉保遂作別到學校裏去，綠美還依戀地問他晚上來不來！曉保點點頭兒，他好像是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的樣子，全身似乎感到輕鬆了許多，便跳上人力車匆匆的走了。

這裏姊妹兩人回到家裏，先休息了一回。紅美吸着烟捲，似乎有所深思的樣子。忽然回頭望了綠美一眼，微微的一笑。說道：

「妹妹！我看喬先生對我們這麼的慷慨仗義，在他當然是爲了愛你的緣故，我覺得他

的用情倒是很癡，假使妹妹真的能夠和他結成一對的話，那倒未始不是妹妹的好福氣。妹妹！不知道他對你也有過什麼明顯的表示嗎？一

「……………」

「噢！妹妹！你說呀！在姊姊的面前，你怕什麼難爲情呢？」

紅美見妹妹垂了緋紅的粉頰兒，却羞答答的並不作聲。這就嘆了一聲，向她很正經的追問。綠美想起了一件事，這還不會向姊姊告訴過，假使大家不接頭的話，那麼惟恐將來就要露馬脚了。爲了這個緣故，她不得不厚了面皮，向紅美低低的說道：

「姊姊！我們到這兒來租房子的時候，還鬧了一個很大的笑話。」

「唔！是個什麼笑話呢？」

「因爲二房東太黑心，本來她獅子大開口的要討一千元挖費，五十元一月房租。後來喬先生冒充了公務人員，說她敲詐，不該這樣勒索巨價。否則，報告行裏，要請她吃官司，二房東心中一急，才害怕起來，苦苦哀求，終算出了二百元錢的裝修費。當初她以爲我們是兩夫妻，所以問我們除了兩口子外還有誰一同居住？喬先生被她問得急了，只好回答我們是未婚夫妻，暫時這房子由我們姊妹居住。二房東才沒有話說呢！所以明兒要如二房東阿姨和姊姊談起我們這些家庭中的事情，那你千萬可不要露馬脚呢！」

紅美聽妹妹這樣叮囑自己，可見他們將錯就錯的已經承認一對未婚夫妻了。當然，像曉

保這麼多情而又俊美的少年，那一個女子見了不動心呢？妹妹自然也愛上他了。他們既然心心相印了，我做姊姊的豈有不玉成之理？所以趁此也向她取笑了兩句，姊妹兩人扭股糖兒似的親熱了一回，方才一同到外面去購買日用的物品了。

等她們把日用品買齊了回來，時候已經黃昏了。姊妹兩人表示第一日進屋的意思，還點了一對大紅蠟燭。然後忙着淘米燒飯，對於小菜是外面買一點鷄鴨蛋肉現成燒好的東西。在她們姊妹兩人吃晚飯的時候，忽見曉保匆匆的到來了。他見房中點了融融的燭火，襯着通明的電燈，更有一種新生的氣象。遂笑着說道：

「好！好！你們吃飯，也不等我一等，哦！這樣好小菜哩！」

「你說晚上來，我以為你晚飯總在家裏吃的了。別急，別急，小菜還沒有吃完哩！」

綠美一見曉保到來，不知怎麼的？一顆芳心裏便有點甜蜜蜜的滋味。遂連忙放下碗筷，笑盈盈的站起身子來，親自給他盛了一碗飯，拿了一雙筷子，放在桌子上。回頭見他手裏還拿了一個紙包，遂猜疑地問道：

「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東西？」

「是一本英語會話和文法，我特地到福州路去給你買來的。」

曉保一面交給她一面坐下來吃飯了。綠美接過來連忙打開紙包，想着曉保對自己那種真心的愛護，歡喜得心花兒也朵朵地樂開了。遂翻了翻會話本子看，見裏面有大半都認識的。不過她表面上還故作爲難的樣子，皺了眉尖兒。低低笑道：

「啊呀！你把會話本買得這樣深，我可不夠資格呢！」

「你急什麼？我不是慢慢兒會教你的嗎？」

曉保一面握了筷子連連划飯吃，一面微笑着說。紅美見他們兩小無猜柔情綿綿的樣子，真叫人看了有些兒羨慕。遂也說道：

「妹妹！你有這麼一個老師在身邊，那你還怕什麼呢？飯涼了，快先吃完了飯，你們可以上課讀書了。」

「喬先生！你今夜就開始教我了嗎？」

「今夜大家都很辛苦，應該好好兒休息一天，從明夜起，我們開始上課吧！」

綠美聽了，也覺不錯，遂含笑說好。這裏三人吃飯，紅美把雞肉挾到曉保的碗內去。曉保又連連的道謝，倒引得姊妹兩人都好笑起來了。晚飯畢，大家閒談了一回。曉保便起身告別，綠美却欲送他一陣。紅美見他們儂影雙雙的走了出去，一時不免想起了大保。覺得大保雖然和曉保是一樣的多情，但他到底是常常涉足於歌榭舞台的人，恐怕用情沒有像曉保那麼的專一。況且自己和妹妹也不能同日而語，妹妹是個純潔的小姑娘，自己是個嫁過丈夫的未亡人，假使以後讓大保知道了我是一個婦人，他的心中不是立刻會變心嗎？紅美想到這裏，心中十分悲酸，紅了眼皮兒，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一顆晶瑩瑩的眼淚，也就奪眶流了下來。一回又想，妹妹雖然有了職業，但據她告訴，每月也只不過一百廿元的薪水。維持個人的生活固然可以不成問題，但要添置什麼東西和添製幾件衣服及鞋襪的話，那就覺得有些

兒困難了。何況還有我也要跟着她一同生活呢！妹妹雖然不會討厭我，但我終不好意思叫妹妹一個人來担負這一個家庭的開銷，那麼在我當然也得非生產不可呀！不過我既沒有辦事的能力，叫我拿什麼去賺錢好呢？除了犧牲色相之外，還有什麼第二條出路？紅美暗自嘆息，獨個兒傷心了一回。一面把被兒摺開，遂脫衣先睡到床上去。約摸一個鐘點之後，綠美方才匆匆的回來。她拿了一袋橘子，一進房就笑盈盈的叫道：

「姊姊！你怎麼啦？已經睡了嗎？喬先生在外面又買了橘子，叫我帶回來給你吃的。咳！姊姊！你好好兒又幹麼傷心起來呢？」

「不！我爲什麼又要傷心呢？你別胡說白道吧！」

綠美在挨近床邊的時候，似乎發現了姊姊的頰上有絲絲的淚痕。所以忍不住皺了眉尖兒，又難過地問。紅美慌忙把手兒揉擦了眼皮，竭力掩飾着她臉部上的表情，還裝了一絲微笑的回答。綠美知道姊姊是因爲見了我們儂影雙雙，所以回想到她自己的身世而感到傷心。雖然很想竭力的安慰她，但一時却叫自己無從說起。因此只好顯出孩子的神情，把橘子親自剝了皮抽了筋，塞到姊姊的嘴裏，還把自己的粉臉兒偎到姊姊的頰上去，笑嘻嘻的說：好姊姊！親姊姊！你不要難過，你不要傷心，妹妹剝橘子給你吃，你吃了橘子，一定會甜甜蜜蜜哩！紅美被她這麼天真的說着，一時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一面吃了橘子，一面忽然又十分感觸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同樣的是隻橘子，吃在妹妹的嘴裏，是感到甜蜜蜜的。但是吃到我的嘴裏，却會覺



得有點兒辛酸。這和天上的月亮一樣，在妹妹的眼睛裏看起來，當然是富有詩情畫意，令人感到無限溫情幽美。然而在我的眼睛裏看起來，却會覺得無限慘白，令人悲哀而淒涼哩！」

「姊姊！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早晨不是已經向你勸過了許多的話嗎？爲什麼你偏偏要抱這種消極的觀念呢？」

「並非是我抱着消極的觀念，實在因爲我的身世太可憐太淒涼，我的前途太黯澹了，我只有希望妹妹，和喬先生能夠步入幸福的樂園！」

紅美說完了這兩句話，她的眼淚終於忍不住的又滾落下來。綠美還勸什麼好呢？她沒有辦法的，陪了姊姊也撲簌簌的流眼淚。倒是紅美心中過意不起，拉了她的手兒。破涕笑道：

「傻孩子！你哭些什麼呢？好了，好了，快點兒睡吧！明天早晨還得往保險公司辦事情去哩！」

「我不哭，那麼你也不要哭！好姊姊！我今夜和你一頭睡。」

綠美聽了，才把手背擦了擦眼皮。一面脫了衣服，一面鑽身睡進紅美一頭的被窩裏去。她和姊姊身子碰在一起的時候，似乎感到有些兒肉癢，因此掛着眼淚却嗤嗤地笑起來了。紅美見她一回兒陪着自己哭，一回兒却又笑起來。可見妹妹完全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小姑娘，真是令人感到可愛。抱着她身子，姊妹兩人方才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紅美爲了妹妹要出外去辦公。所以她偷偷地起得特別的早，把爐子點旺，燒開了水，煮好了粥。等綠美起身，洗臉水也舒齊了，早粥也備好了。給妹妹洗臉吃粥，到保險公司裏去辦事。綠美覺得姊姊真像慈母一般的愛護自己，一時心中的感動，也就難以形容的了。

紅美等綠美走後，她便到菜市裏去買菜，回家又料理着家務。下午吃過飯，她獨個兒想了一回心事。便披上大衣，匆匆地到外面去了。直到黃昏的時候，綠美下寫字間回家，却還不見紅美回來。幸虧司必令鎖大家都有鑰匙，所以綠美自己開房入內。因爲不見姊姊在家，心中頗爲納悶，也不知她在什麼時候出去的？更不知她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這屋子裏的鄰居都很陌生，根本沒有向什麼人可以去探問。就是問了人家，恐怕別人也未必會知道，看看鍋子裏的飯，都燒好了，菜也有三四碗。於是把菜碗拿出，放在桌子上，又把冷飯用開水泡了，放在電爐上滾熟了。就在這個時候，紅美方才匆匆的回來。她手裏拿了一包燒肉，神態似乎十分喜悅。綠美因問姊姊到什麼地方去的？紅美含笑回答，說剛到外面去買了一包燒肉，不料你就回來了。一面又問她公司裏忙不忙？事情辦得慣嗎？綠美很高興的說，也沒有什麼忙，無非打字，寫幾封信。這位高老先生見我一筆字，却連連贊美我，說我學的是王字，不但清秀，而且嫵媚，紅美聽了，也代爲歡喜。姊妹兩人一面談話，一面吃飯。不料就在這時候，却見喬曉保又匆匆的走進房中來了。紅美笑道：

「喬先生！你大概還沒有吃過飯，快坐下來吃飯吧！」

「大姊！以後請你直呼我名字好不好？因為你叫我先生，我實在有點當不住。」  
「那麼我也叫你名字吧！」

綠美一面給他盛飯，一面也微笑着說。曉保搖了搖頭，却一本正經的樣子。笑道：

「你這人門檻最精，專門想佔便宜，你是我的學生子，叫我一聲先生也不算罪過呀！大姊！你說句公道話，學生子叫先生呼名字，可有這個理由嗎？」

「我說句公道話，你叫我大姊，那你就叫她二妹，我妹妹叫你一聲保哥哥！這不是很好嗎？」

紅美這兩句話，說得兩人紅了臉兒，都忍不住笑起來了。三人吃畢飯，匆匆的收拾了碗筷。紅美又披上大衣，向兩人微笑着：

「學生先生可以讀書教書了，我到外面出去一回兒，就回來的。」

「姊姊！你到那兒去呢？」

「我去買點兒東西！」

綠美覺得姊姊從外面回來，此刻又匆匆的到外面去。這樣的忙碌，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呢？所以追上一步去，又急急的問。但紅美連頭也不回過來，一面回答，一面已奔到樓下去了。綠美愣住了一回，才懶懶地回過身子來，神情頗爲淒涼，曉保却笑道：

「二妹！我知道大姊的意思，她是成全我們兩人在房中可以親熱親熱，所以她故意避到外面去了。」

「呸！你這人狗嘴裏終是長不出象牙來，人家心中難過，你偏又來胡說白道的尋開心！」

綠美向他啐了一口，秋波逗給他一個白眼，大有噴恨的意思。曉保似乎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怔住了一回。方才奇怪地問道：

「二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心中要難過呢？莫非你們姊妹兩人吵過嘴了嗎？」

「不！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姊姊的身世，你也該知道一點，她是一個淒涼的人，所以她到了上海，覺得種種的不如意，使她思想會趨於到極度消極的地步。我見她老是鬱鬱寡歡的神態，我的心裏總會覺得十分的難過。」

曉保聽了，這才明白過來。遂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表示非常同情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女子再醮，不能算爲是件可恥的事。只要正大光明，不偷偷摸摸，那也不能算是不合法。況且你姊姊的年紀正輕，又沒有一男半女，以後這麼的悠久歲月，怎樣的過下去？所以我的意思，她儘管可以找一個對象呀！」

「話雖這麼的說，但是……唉！天下的事情當然也有許多爲難的地方。」

綠美欲語還停的樣子，顯然是意有未盡，她忍不住也輕輕的嘆了一聲。曉保似乎並不注意到這些，遂把英文會話放在桌子上。綠美知道他是預備開始教授了，這就坐在桌子旁去，兩人便認真地教書讀書了。

教完了第一課，時候已近九點。綠美見他咳嗽了兩聲，遂連忙倒一盃茶給他喝。正在這

時，房門外有人張望了一下。綠美回眸去望，見是前天打圓場的熊少奶，因為大家是認識的，遂含笑點點頭。熊少奶却厚了臉皮，自說自話的步進房中來。笑嘻嘻道：

「你們已經搬進來了，這兒房子還算清潔，王先生！你這位未婚妻貴姓呀？」

「我姓陶，你貴姓？請坐一坐。」

「我姓熊，也住在這兒弄內的，我家在八號，和這裏阿姨有點親戚，所以我常到這兒來遊玩的。」

綠美因為人家到自己屋子裏來，當然得盡點主人的義務。所以一面含笑回答，一面還給她倒了一盃茶。熊少奶道了謝，却作個自我介紹。曉保聽了，覺得這個女人真有點十三點作風，遂望了她。不料她把俏眼兒，也不住地斜乜了過來，大有一種勾引的樣子。接着瞥見到桌子上的書本，便又笑嘻嘻的說道：

「你們兩口子真是恩愛，大家還在互相研究學問嗎？好極了，你們真是一對新時代的新青年，別人家到外面去跳舞瞧電影還來不及呢！」

「熊少奶！外面跳舞瞧電影得化費鈔票呀！」

綠美和曉保見她只管說着未婚妻呀！兩口子呀！一時真覺得又甜蜜又羞澀，紅暈了臉兒，只好謙虛着回答。熊少奶聽了，却啊呀了一聲。笑道：

「陶小姐！你也太客氣了，想王先生這麼體面的人，化些鈔票算得了什麼希奇呢？」  
「這個年頭兒鈔票不容易賺，怎麼說不算希奇呢？你又不肯借一點來用用。」

曉保見熊少奶那種風騷的樣子，遂也笑嘻嘻的吃她豆腐。不料熊少奶聽了，却顯出十分慷慨的神氣。說道：

「閒話一句，王先生！你要借多少用用？」

「你倒相信我？」

「當然相信，你們吃公事飯的人頂講道理，還怕你賴掉不成？」

熊少奶含了勾人魂靈那麼的媚眼，又向曉保含情脈脈的瞟，而且還微微的笑。曉保的心裏，倒是別別的一跳。但回頭見綠美的神情，好像有點酸溜溜的表示。這就不敢再和她多搭訕，站起身子。說道：

「二妹！我走了。」

「唔！是該早點兒回去了，明天晚飯來吃嗎？」

「說不定，但是你們不必等候我，反正我來吃終在六點之前趕到的。」

曉保一面回答，一面又向熊少奶點點頭，他便自管匆匆的走了。熊少奶待曉保走後，便望了綠美一眼。笑嘻嘻說道：

「陶小姐！你把王先生管得很緊吧！」

「其實要人家管得緊，那是沒有用的，一個人總要自己學好，否則，他要如喜歡荒唐的話，就是天天釘在他後面，也沒有什麼效力的了。」

綠美在這個情形之下，似乎不得不厚了面皮，來說這幾句話，表示正適合一對未婚夫妻

的身分。熊少奶點點頭兒，笑道：

「你這話說得真不錯，比方像我那日子，我也算得管牢了；但是有什麼用呢？他還是天天在外面荒唐，真叫人沒有法子。」

「我想像你這樣的妻子，一個丈夫應該是不用到外面去荒唐了。」

綠美說這兩句話，完全是包含了一點諷刺的成分。可惜這種俏皮的作用，熊少奶一時聽不出意思來。還怔怔的問道：

「陶小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有些兒聽不懂了。」

「哧！那有什麼不懂的？像你這麼的美麗，這麼會說笑話的脾氣。難道對待丈夫還有什麼不週到？還有什麼不溫柔體貼的地方嗎？」

「唉！陶小姐！這個你不知道，就叫做家花那有野花香？常言道，癩痢頭兒子自己的好，妻子却是別人家好了。」

熊少奶方才明白過來的回答，她還說了一個比方，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綠美聽了，覺得喜新嫌舊，人之常情，何獨男子對女人如此，世界上多少東西？那一樣不喜愛新的呢？所以也有些兒感觸。但熊少奶這時却又笑道：

「男女之間最甜蜜的時候，就是你此刻和王先生的這一個階段。王先生每天在你那兒吃一餐夜飯，雖然是鹹菜淡飯的話，恐怕在他感覺上也會比海參魚翅美味得多。這是所謂：花是將開的紅，人是未婚的好，那兩句話了。其實像你們這樣的滋味，

「從前我也享受過。不過現在，那境况就完全不同了。」

綠美聽她這樣說，覺得這女人真會說話，一時倒也非常的同情她。兩人又談笑了一回，熊少奶方才告別回去。綠美待她走後，想起熊少奶的遭遇，這叫自己不免也有些担着憂愁。明天曉保和我結了婚之後，不知是否也會拋掉我嗎？但仔細一想，這種憂愁未免太無聊了，假使要想得那麼的不放心，除非不嫁丈夫，獨身到老。其實一個人能不能嫁一個好丈夫？這也是命中早已註定的了。綠美胡思亂想的忖了一回，時候快近十一點了。猛可想到姊姊出去了這許多時候，還沒有回家來，一時又暗暗的焦急。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柔腸百轉，也是想不出來，等人性急，所以索性把曉保教自己的英語會話讀了幾遍。研究了一回，這樣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子夜十二點了，綠美揉了揉眼皮，疲倦得快要入睡了。她在室內踱着圈子，表示心中的不安和着急，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就在這個當兒，方聽一陣步履的聲，姊姊已從房外走了進來。綠美這就急急問道：

「姊姊！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怎麼直到這時候才回來呀？人家等得急都急死了！」

「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難道還怕被人家拐賣了不成？你急什麼呢？妹妹！曉保回去了嗎？」

紅美微微一笑，她把身子在床邊坐了下來。放下了皮包，那種情態是顯得非常吃力的樣子。綠美心裏似乎有點兒疑惑起來，因為姊姊的行動，至少是包含了一點神祕的成分。這就又急急的追問說道：



「姊姊！你不是說去買點兒東西嗎？但是此刻却又空手回來了。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好歹也說給妹妹知道呀！難道你把妹妹當作了外人看待了嗎？」

「妹妹！你別鬧孩子氣了，反正我又不在做賊做强盜，你爲什麼要問得這樣的緊呢？」紅美一面說，一面脫了皮料，把兩腳擱到床沿邊去，還是顯出很安閒的態度。綠美也在床邊坐下來，她的眼眶子裏好像已經急得要淌下淚來。說道：

「並非我要追問你這樣的緊，我以爲我們姊妹兩人相依爲命，所幹的事情，誰也不能瞞騙誰呀！但是，姊姊現在把我當作外人看待，我覺得你的行動，真令人感到有些兒可疑。」

「有什麼可疑呢？我老實的告訴你，因爲我心裏煩悶，所以我在外面瞧一場電影。」

「瞧電影？那你爲什麼老早的不說？我覺得你這話不大可靠。」

「奇怪！你難道這樣不信任你的姊姊嗎？」

紅美秋波斜乜了她一眼，按着她的肩胛，始終是含了微微的笑容。綠美這就覺得無話可說了，瞧着姊姊的臉龐兒，雖然是含了笑容，但這笑裏面多少包含了一點痛苦的成分。她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又一本正經的問道：

「你在什麼影戲院裏瞧電影？說明書有沒有？」

「啊呀！瞧你這小妮子！竟把我當作犯人一樣的密問了。說明書沒有買，戲票根還藏在皮包裏呢？」

紅美啊呀了一聲，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為被她逼問得急了，所以情不自禁就這麼的圓了一個謊，在她當初是沒有料到綠美還會來翻閱自己的皮包，直待綠美伸手來搶皮包的時候方才記得了；連忙上前去奪還，但已來不及，早被綠美把皮包拿了去。她身子還逃到桌子旁，把皮包打開，檢視了一回。誰知票根沒有尋到，却找出一疊新光舞廳的舞票來。綠美這才恍然大悟了，她愣住了，一回，奔到姊姊的懷裏，却是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 七 藥石無效一紙香箋療相思

紅美被妹妹這麼的一哭，一時也忍不住眼圈兒一紅，幾乎盈盈淚下。但她到底竭力忍熬住了悲哀的發展，還是含了一絲痛苦的微笑；拍了拍綠美在抽噎的肩胛。低低的說道：

「妹妹！你別那麼的傻呀！好好兒的，你哭些什麼呢？」

「姊姊！你太不應該了，你瞞着我，爲什麼要去做這一種被人視作玩物的事情呢？難道你怕我妹妹就這樣的沒有良心，時會把姊姊的生活置之不管嗎？況且我常對你說過，我們姊妹相依爲命，生生死死也得在一起。你現在去幹這種事情，叫我心中還能不感到悲痛嗎？」

綠美抬起滿沾着淚水的粉臉兒，哀怨十分地望着姊姊。帶哭帶說，眼淚像斷線珍珠般地撲簌簌的滾落下來。紅美勉強地笑着，心裏雖然是感激着妹妹對自己確實有這一分兒愛護之情。不過她始終堅強着理智，來給她低低的解釋道：

「妹妹！你是個時代的新女性，所以你不應該有這一種迂腐的見識，舞女雖然是供人作擁抱而去賺錢的一種職業，但只要不去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我覺得做舞女並不算是一件丟臉可恥的事情。這和一般社會上囤積居奇，投機操縱的體面商人底行為，相較起來，似乎更要比他們高尚一點。因為他們賺的錢，能使百物飛漲，民不聊生。多少百姓，因不能維持生計的，強者挺而走險，弱者自殺滅亡。造成社會的罪惡，種種慘劇的發生，這都是他們一般大富翁的兇犯。所以我今日去下海伴舞，這也是謀我在社會上能夠自立的一條出路。妹妹！你不要為我痛惜，你也不要為我流淚。那一個人是應該享福做貴族小姐？那一個人是應該吃苦做舞女僕役等事情的？吃苦是算不得什麼希奇的，妹妹！你對待我姊姊的好處，我都明白。只不過，我並不希望在社會上做一個安安閒閒享樂的人，我要在荊棘遍地萬種艱難的環境裏去找人生的真意。何況你也明白姊姊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未了的大事情。我想在這一個實際場中，也許能夠有狹路相逢的機遇吧！」

「姊姊！你這一篇話是對的，你真不愧是個偉大的女性！但是我所擔憂的是道高一丈，魔高十丈。在這個萬惡的社會中，到處都佈滿了陷阱，尤其是我們可憐的女孩子，一不小心，恐怕有失足的可能。假使你不嫌在家裏過着那些清苦的生活，我做妹妹的是還不希望你到這種燈紅酒綠的場所中去浮沉。姊姊！不知你也能夠聽從妹妹的勸告嗎？」

綠美雖然覺得姊姊說的也有她的道理，但是她還堅持着她自己的成見，向她再三的勸阻。紅美苦笑了一笑，她搖搖頭兒。又說道：

「妹妹！你對我這樣的說，那你還沒有明白我的苦衷！我今日去做舞女，難道是爲了貪圖我的富貴和享樂嗎？唉！……」

「姊姊！你不要生氣，這是我錯了。……」

紅美這回子方才悲酸地流下眼淚來，似乎感到無限痛心的樣子。綠美覺得自己的話，好像對姊姊有了一種輕蔑的成分。她感到不安，所以假在姊姊的懷裏，只好又低低的賠錯。紅美沒有回答什麼，姊妹兩人默默地流了一回說不出所以然的眼淚；談判是並沒有一個終局，就這樣糊裏糊塗的脫衣安寢了。

從此以後，她們姊妹兩人的工作，在時間上，齊巧是相反的。一個很早的上寫字間去，但一個還疲倦地睡熟在床上。等黃昏的時候，一個下寫字間回家來了，但一個却要預備上舞場裏去了。綠美每次在獨坐臥房的時候，淒涼寂寂，她終有無限的惆悵。這天綠美從公司回家，見姊姊正在對鏡梳洗。遂嘆息道：

「姊姊！昨晚你回來的時候，我却一點兒也沒有覺得。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你又睡得那麼的香甜。此刻我回家了，你又得出去了。我覺得這樣子下去，我們姊妹兩人就永遠沒有好好兒再有談話的機會了。」

「其實要如天天相見在一處的話，也未見得有什麼話兒可以談的。妹妹！曉保昨天晚

「可曾來吃飯嗎？我做了茶舞的時間之後，和他也有三四天不見面了。」

紅美見妹妹的神情，至少有些兒哀怨的樣子，遂含了笑容，竭力拿話去和她搭訕。綠美在椅子上坐下了，倒了一盃茶，喝了一口。說道：

「昨天吃過晚飯才來的，他說因為他哥哥生了病，他在請醫生，所以忙得沒有空了。」

「什麼？他哥哥生了病？」

這消息突然聽到了紅美的耳朵裏，使她那顆芳心頓時別別的亂跳起來了。情不自禁啊呀了一聲，向她急急的追問。綠美見姊姊的神色好像有點慘然的樣子，一時十分奇怪。遂皺了眉尖兒，問道：

「怎麼啦？姊姊！你幹麼急得這個樣子？難道你和他哥哥相識的嗎？」

「那裏？那裏？妹妹！你又說呆話了，我怎麼會認識他呢？」

紅美被妹妹一句話說到心眼兒裏去，粉臉兒由灰白立刻又漲得紅暈起來。不過她還竭力鎮靜了態度，微笑着否認。雖然她想問一問生的什麼病？但是爲了避一點嫌疑的緣故，她就再也沒有勇氣問出來了。但綠美却並不注意這些的，又自管地告訴道：

「曉保告訴我，說他哥哥的病生得有點兒古怪。醫生診視之後，覺得並沒有什麼熱度，但是他的神智有點昏迷，飯也不想吃，茶也不想喝，好像另有什麼痛苦的樣子。照迷信說，中了邪氣，說是生了邪病。但按諸實際而言，我想也許是心病。」

「心病？他生什麼心病呢？」

紅美聽妹妹這樣的研究着，遂故意隨口的問了一句。其實她心中却有刀割的一般痛苦，想不到大保對自己真的這樣癡心。他和我分別之後，到今天足足有六天了，一個電話也沒有給他，在他心中想起來，這好像是石沉大海，也無怪他要悶悶不樂地生起病來了。綠美聽姊姊這麼問，遂嘆的笑道：

「那還用說嗎？當然他是在想人家一個姑娘。」

「想那一個姑娘？他們家裏不知道也有一點頭緒嗎？」

「這倒沒有問曉保，大概沒有知道，假使知道的話，還不設法去請她到來嗎？」

「唔！這倒不錯，我想你要如和曉保不見面的話，說不定曉保也會害相思病哩！」

紅美一面站起身子來，一面笑盈盈的說。她披上了大衣，似乎又要走的樣子。綠美却有點難爲情的紅了兩頰，秋波逗給她一個嬌嗔，垂下了粉臉兒，默不作答。直待姊姊走出房外的時候，方才追到房門外來，連連叮囑着她早點兒回來。紅美應了一聲，身子已走下樓去。當她步出大門，一陣黃昏的秋風，撲送到臉上。她全身抖了一抖，覺得無限的悲哀。

紅美在舞廳裏細細地想了一回心事，她要想打電話去安慰大保。但大保既然病在床上，他自己當然不會來接聽的。那麼我縱然打了電話去，也是枉然的了。再說被他們家裏人知道了，也不大好。最妥當的辦法，是寫一封信去安慰他。而且最好要差人送去了，使他今天就可以接到。那麼他心裏一快樂，說不定這病就逃之夭夭了。紅美打定了主意，便悄悄地走到馬桶間裏去。預先在皮包內取了一張紙兒，和一枝自來水筆，費了半個小時，才完成了一封

很長的書信。套入信封，黏上了膠水，在封面上寫了地址。然後找到了一個賣糖的僕歐，叫他到呂班路三百六十五號去送一封信，謝他兩塊錢。賣糖果的僕歐，還是一個童兒。一見兩塊錢，不免歡喜起來，遂即答應。他在糖果部裏請了假，便急急地把信送到呂班路三百六十五號。見是一座洋房，氣象巍峨，看來是有錢人家的住宅。當下把信送到門房間裏，門役喬阿二接到此信，一見上面寫的大少爺名字，遂點頭說有的。等童兒走後，便把那封信匆匆地拿到大少爺的臥房來。在臥房門口遇見了丫頭阿菊，遂把信交給她，說是大少爺的信，便回身走了。阿菊接了信兒，走進房中，見大少爺躺在床上，還是那麼昏昏迷迷的樣子。遂低低的喚道：

「大少爺！大少爺！你有一封信接到了，你快看看吧！這好像是個女人的名字。」

「女人的名字？是什麼女人寫給我的？」

大保聽了阿菊的呼喚，還是懶洋洋地一點兒提不起精神來。直等聽到是個女子寫信給自已，這好像是一枚強心針，立刻使他的神智由昏迷之中而感到清醒過來。猛可的拉住了阿菊的手，睜大了眼睛，向她急急的追問。當他瞥見到信封上具名的秀琴兩個字，這好像是天空中掉落一件寶貝來，又好像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那麼的驚喜。把信懷抱在胸口，他的眼睛裏充滿了新生的光芒，他的臉上浮現了多少希望的笑容。自言自語的說道：

「啊！我的天哪！你……真是想得我太苦了。」

「大少爺！大少爺！你……原來就是爲了這封信而生病的嗎？」

阿菊站在旁邊，見了大少爺這個神情，心中似乎也明白了。她含了神祕的笑容，還把手指劃在頰上羞他說。大保這才想到旁邊還有阿菊站着，自己未免有點得意忘形了。紅了臉兒，啐她一口。笑起來道：

「阿菊！你這小丫頭不許沒有規矩，胡說白道的來取笑我少爺。我問你，這封信你是那裏來的？咳！並不是從郵政局裏寄來的呀！」

「是門役喬阿二拿進來的，大概是派人送來的了。大少爺！啊呀！你怎麼能坐起來了？你剛才不是昏昏迷迷的還生着病嗎？」

「你不要多管閒賬，我根本就沒有生什麼病，你快給我開亮了電燈，讓我看信吧！」

「原來大少爺的病一忽兒就好了，真是好得快極了。我告訴老太太去，也好叫老太太心裏感到歡喜哩！」

阿菊開亮了電燈之後，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便向房外匆匆的奔走了。大保恐怕被她傳開出去，給公館內上上下下的人知道了要取笑。所以連忙把她叫住了。說道：

「阿菊！阿菊！」

「大少爺！叫我有什麼吩咐？」

「請你不要去告訴老太太，我回頭給你好處。」

「這又什麼關係呢？我想老太太早晚總要知道的，難道您這麼快的就把病生好了，藥也沒吃，針也沒打，是什麼醫好的？那還能瞞得了嗎？」



阿菊說了這幾句話，嘻嘻的一笑，還向他扮了一個兔子臉，便一骨絡轉身，匆匆地奔出去了。大保覺得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到底是太頑皮一點了，因此火星發不出，也只好笑着罵聲鬼丫頭！真豈有此理！一面急急的拆開信封，一面展了信箋，低低的唸道：

大保先生偉鑒：自從杏花邨別後，轉眼光陰，不覺已有五六天了。爲了公務的軀身，兼之私事的冗繁。所以連打個電話給你的工夫都抽不出來，這裏我覺得應該向你表示深深的抱歉！我和你的認識，這完全是偶然的事情；好比是萍水相逢，其實原不值得使你長懸心頭。因爲你是一個善於交際的男子，在這燈紅酒綠中所見到的女子，漂亮的，美麗的，溫柔的，想必不在少數。不知何以獨獨對我竟會這樣的發生好感？居然對我說出那些赤裸裸的話來，我當初以爲你也許是因了一時被情感衝動的緣故；但那裏知道你果然有這一分樣兒的癡情；唉！我真覺得你有點兒可笑和可憐。想你是個正在求學時代的青年，那你應該努力你的學業，將來在社會上可以幹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這樣既可以替你祖宗揚眉吐氣，而且又可以給國家社會爭光造福。並非是我老氣橫秋的來勸導你，好像你爲我這麼的渴念，竟得不到我一點同情，反而向你責備。其實我不願意一個有作爲的青年，因了一個女人，而抱了消極的觀念，甚至鬱鬱地生起病來，這在我一個女子的地位上想起來，我的心中是多麼的不安！多麼的歉仄哩！現在我特地寫了這封信來安慰你，明天是星期日，你假使有空的話，下午二點鐘在大上海戲院門口等我，我們一定可以相見，不多說了。

祝你

健康！

陶秀琴謹啓 卽日

大保遞完了這一封信，他那顆心兒是跳躍得快速，雖然自己在外面接觸的女子已經很多，不過對於女子寫信給自己實在還只有破題兒第一遭。尤其是這一封柔情綿綿而包含了神祕氣氛的情書，使他驚奇得那顆心兒由快速幾乎跳出口腔外來了。心中在無限感愧之餘，不免又暗暗地叫着奇怪。照她信中的詞句猜想，好像我爲她生病，她也已經知道了。那麼她如何知道呢？難道她是順耳千里眼嗎？這就未免太怪了。「唉！秀琴！她真是一個神祕的姑娘！」大保想到這裏，忍不住獨個兒說出了這一句話，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就在這時候，聽外面有父母咳嗽的聲音，知道這是阿菊小丫頭走漏了消息，一時連忙把信在枕頭底下塞，立刻把身子又從床上躺下，還轉了一個側，把臉兒向着牀裏去了。

從房外進來的就是喬伯樂夫婦兩人，他們聽了阿菊報告之後，心中方才恍然大悟，想不到兒子倒還是一個情癡，但他這個女朋友不知是怎麼樣的女子？那麼做父母的當然應該要向他打聽一個詳細。假使也是上等人的女兒，不妨就此聯成這一頭因緣。要不然，對於我們家裏的地位也有關係。兩老夫婦在商量之下，所以匆匆的到兒子房中來了。誰知到了房裏，却見兒子靜靜的躺着好像睡熟的樣子，這明明是假癡假呆的裝腔，伯樂向他夫人望了一眼，大家都忍不住好笑起來。在沙發上坐定了之後，伯樂方才低低的叫道：

「大保！大保！」

「大保！爸爸在叫你，你爲什麼不理他？」

「哦！媽！你什麼時候進房來的？」

伯樂叫了兩聲，大保却並不作答。喬太太便走到牀邊。推了推大保的身子，又低低的問。在這樣情形之下，那叫大保再也不能假裝含糊了。但是他還表示剛被叫醒的樣子，把手揉了揉眼皮，朦朧地向喬太太望了一眼，低低的反問。喬太太笑了一笑，說道：

「傻孩子！你還裝什麼腔呢？快坐起來，你爸爸要跟你談話呢！」

「爸爸要跟我談話？談些兒什麼？」

大保覺得醜媳難免要見公婆的面，所以也只好厚了面皮，一骨絡從牀上翻身坐起，紅了臉兒，向伯樂故作奇怪的問。喬伯樂見他坐起床來的姿勢，似乎很有勁的樣子。這就微微的笑道：

「唔！很靈！很靈！早晨還那麼昏昏迷迷的模樣，此刻……太神氣了！太神氣了！」

「瞧你做爸爸也沒有一點兒資格的，還和兒子尋什麼開心呢？」

喬太太聽伯樂說得那麼有趣的神情，一時也忍不住嗤嗤的笑起來了。大保覺得兩老人家簡直在一吹一唱的樣子，這就面紅耳赤的垂下了頭兒，真有些兒難爲情。伯樂這才正經地說道：

「大保！聽說你剛才接到了一封女朋友的來信，把你這麼沉重的病兒醫好了。我心裏十分高興，那女朋友可說真是你的恩人。但是我很想知道你那個女朋友的一點身世

和家境，不知道你能不能向我告訴嗎？」

「假使果然是個好人才兒的話，我想差媒人去作伐，索性定了下來，那不是可以使你安心了嗎？」

喬太太跟在他丈夫的後面，也繼續低低的說。大保聽了這些話，覺得父母到底是疼愛兒子的，所以十分的歡喜。但是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還是垂了頭兒，沒有作答。喬伯樂遂又說道：

「你這個女朋友的臉兒一定生得很漂亮，那我不用問得，因為生得不漂亮的話，你也不會這樣癡心的想她，對不對？現在我需要的，是她姓什麼叫什麼？」

「姓陶，名叫秀琴。」

「陶秀琴，唔！名字倒還不俗。她幾歲了？在讀書？還是在做事情？」

「她在銀行裏做女職員，年紀……倒不知道……但是總比我輕兩三歲的。」

「那麼她在什麼銀行裏辦事呢？……」

「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那你騙我了，難道怕我去找她嗎？」

「瞧你這老頭子越說越不像話，……不過你這人色迷迷的真有點靠不住，不告訴他也好。」

喬太太聽伯樂這樣說，覺得簡直是失了做父親的身分了。忍不住又好笑又好氣，但是想

到他平日的行爲，又覺得很不放心，真的包含了一點酸素的語氣，向兒子叮囑。其實大保真的並不知道，所以故意裝作不肯實話的樣子，望着父母兩人憨然地微笑。伯樂吸了一口雪茄，遂又說道：

「那麼她家裏有些什麼人呢？祖籍在那兒？這些你總該知道吧！」

「家裏的人可不少，有父母，有兄嫂，還有弟妹，也可說是個大家庭。她大概是湖北人吧！不過她說的是一口北平話，說得清脆動聽，好像聽話劇似的。」

「這麼說來，她到我家做了媳婦，我們可不用再去聽話劇了。」

「你聽，你聽，這還像是個做父親說的話嗎？唉！這一把年紀不知活到什麼地方去了？」

喬伯樂偏生是愛說笑話的，但喬太太聽着總覺得不太入耳的在後面釘牢他責備。伯樂却毫不介意的笑起來，望着大保的臉兒。說道：

「那麼你們交了多少日子朋友了？她的家裏你大概也已經做過上門姑爺了吧？不知還算有錢嗎？」

「爸爸！我以為兩性的結合，根本不在門戶相對；有錢沒有錢的問題而作標準的？尤其是我們男子討女人，根本不必去注意女方的貧富。因為我們娶的是她人，並非是想討一個女人而發一票財，希望女家備一副好嫁奩。只要我掙氣，我將來自然會有得意的日子。」

「唔！照你這麼說，女方大概是很清貧的了？」

「這倒也未必，我是不過隨便代社會上一般做子女的發表一點意見。因為年紀老的人，不免思想有些兒落伍陳舊了。不過爸媽是例外，你們老人家聽了，可不要生氣。」

大保說着話，一面又注視到父母的臉色，覺得有點不大好看了。於是連忙又掉轉話頭來，大拍其馬屁。伯樂因此又展現一絲笑容來，點點頭兒。說道：

「你的意思，我很知道，在你無非是把她愛入骨髓的緣故。那麼她今天這一封信裏面究竟寫些什麼？我雖不能叫你拿出來公開的看，但是你也應該從你口中說一點給我聽聽。」

「別的沒有什麼話，是向我問候的意思。」

「你們有多少日子不見面了？她就寫信來問候你了。再說同在上海一個地方，何必寫信問候，不是可以約個地方碰頭嗎？」

「爸爸！我們其實還是很普通的友誼，假使有機會的話，我可以約她到我家來玩玩，那時候你們見了她的人樣兒，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情脾氣了。」

「這話倒也不錯，我想過幾天請她吃飯，也讓我看看她的人品，大保！你說好嗎？」

喬太太聽兒子這樣說，心中十分的贊成，便笑嘻嘻的問。大保點了點頭，表示答應的意思。伯樂覺得話說到這裏，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說了。遂站起身子，一面又向他教導了幾句，

總算是盡了他做父親的責任，遂和喬太太走出房外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大保本來沒有什麼大病，所以照常的起身，而且因為下午有約會的緣故，他的精神還顯得十分的興奮，恨不得時間像飛馬般的過去，最好立刻到了下午一點鐘，那麼縱然是餓了肚子，他也不顧一切的非先去見到了心愛的人不可了。大保在房中焦急地想着，只見弟弟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說道：

「哥哥！你的病好了？」

憑曉保這一句話，在大保耳朵裏聽起來，已經是夠包含着俏皮的成分了。所以紅了臉兒，真覺得有些兒難為情。勉強回答道：

「好得多了，曉弟！你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不到我房中來坐一回？」

「快近十點了，我怕你生着病，晚上不便到你房中來。今天早晨聽了媽的告訴，才知道哥哥被一封信醫得完全好了。」

曉保一面說，一面忍不住嗤的一聲笑起來。大保也只好附和着笑了，說道：

「你不用取笑我，我見你這幾天晚飯都不大在家裏吃，恐怕路道也不大靠得住。」

「我是因為組織同學會，……」

「你這話瞞騙誰？我和你一個學校裏讀書，怎麼沒有聽見別的同学說起過？」

「各班有各班的同學，和你一班本來就都不搭訕的。」

曉保本來還要向他取笑幾句，但自己心中也懷着鬼胎，所以也不必去追究他了。兄弟兩

人又談了一點別的事情，總算時間是很多情的，一回兒，阿菊來請大老爺二老爺吃飯去了。午飯後，兄弟兩人各有約會，但是還故意竭力的做作，一個一個的各自溜到外面去了。

大保急匆匆的趕到大上海門口，因為是星期日的緣故，所以觀衆已經是十分擁擠。大保向人叢裏找尋了一回，見沒有秀琴的人，心中未免感到失望，但一看手錶，還只有一點半鐘，這才放心了大半，原來信中約定時間原在兩點，那當然是因為自己太性急的緣故。他便先去買好了花樓的戲票，然後又到大門口來等候，昂起了頭兒，好像是想吃天鵝肉吃的樣子。好不容易等到一點五十分的時候，方才見秀琴坐了人力車匆匆來了，大保三腳兩步的奔下階級，走到人行道旁，給她付了車資。紅美向他嫣然的一笑，說道：

「喬先生！你太客氣一點了。」

「陶小姐！我已恭候多時了。」

「還只有一點五十分，那是你自己性急。唔！喬先生！你似乎消瘦一點兒了。」

紅美秋波斜乜了他一眼，一面和他走進戲院大門，一面低低的說。大保紅了臉兒，倒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說戲票已經買好，我們且到裏面坐下了再說。於是兩人到了花樓，對號入座。大保還買了一排咖啡糖和一包甜心糖，交給紅美。紅美把一包甜心糖還給大得，嬌媚的神情，說道：

「這一包糖你吃吧！」

「我分一半給你吃，大家甜甘心。」



大保是個聰敏的人，聽她說時，還微微的一笑，可見她是包含了俏皮的成分。這就把甜心糖抽出兩片，又交到紅美的手裏，也賊禿嘻嘻的回答。紅美的粉頰上，飛過了一朵桃花，白了他一眼，也微微的笑了。兩人靜悄悄的坐了一回，各人的嘴裏都嚼着甜心糖，在這情形之下，他們嘴裏是甜的，他們的心裏也是甜的，恐怕甚至於骨髓裏也覺得是甜蜜蜜的了。大保低低的說道：

「陶小姐！你的信我接到了。」

「唔！當然囉！不接到的話，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你信中說的話，真是一百廿分的真摯和多情，我除了深深地感激之外，而且還覺得慚愧！陶小姐！你說的句句是金玉良言，你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說不上偉大兩字，我覺得我們之間完全是被一種情感所播弄着，因此造成了自尋煩惱，其實我們到底還是個平凡的人！」

紅美見他脈脈含情地望着自己，好像無限忠誠地崇拜着的神氣，這就搖了搖頭，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表示並不以為然的回答。大保聽了，更覺得她思想的超人。遂奇怪的又說道：

「陶小姐！對於信中的詞句，我有些感到奇怪，是你怎麼知道我爲了你生着病呢？」

「這……我因爲打過電話給你，你家的僕人回答你病着，所以我知道了。」

紅美被他問住了，覺得這似乎很不容易來掩飾。但心中一急，到底又急出一個主意來回答。大保這才恍然大悟，但心中暗想，爲什麼僕人們沒有告訴我？大概我正病得昏迷的時候

吧！於是又低低說道：

「陶小姐！你和我雖然在今天還不過是僅僅見了兩次的面，但你總可以知道我對你是癡心到這一分樣兒的程度？唉！你爲什麼分別之後第二天不先來給我一個電話呢？那夜你有些兒喝醉了酒，我心中真爲你担了一夜的憂愁。因爲酒後吹了風，不是要嘔吐的嗎？」

「承蒙你這樣的關心我，真不知叫我如何來感謝你？但你這次的生病，實在是太癡一點，因爲我不是預先跟你說好的嗎？每星期日見面一次，我根本沒有失你的信用呀！」

大保用了溫和的語氣，對她說出了這幾句話。紅美覺得自從祖貽死後，這樣溫情蜜意的話，實在還只有今天第一次聽到。所以一顆芳心裏，在萬分寂寞之餘，也感到了一點暖意的安慰。但是她還用了充分的理由，表示自己並沒有錯，大保點了點頭，說道：

「是的，所以我並沒有怪你的不是，都是我自己的不好。唉！真奇怪！我現在是不能夠沒有你的了，否則，我簡直是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可是，我不希望你對我有這一種意思，因爲說不定有一天我會永遠的離開你。」

「永遠的離開我？你預備到那兒去？」

大保心中一驚，他已顧不得許多的緊緊地握住了紅美的手兒，好像是怕她馬上就要走的樣子。紅美倒是愣住了，微微的一笑，又輕聲兒說道：

「到另一個環境裏去生活，也許比這繁華的都會可以舒服安逸一點，至少是不用再遭到做人的麻煩和痛苦！」

「你這是什麼話？你要如到另一個環境裏去生活，我一定可以跟你一同去。」

「但這個地方，你也許不能去，而且你也不情願去的！」

「你去得，我也去得。只要有去處，不管赴湯蹈火，我情願跟你一同走！」

「那麼我去死呢？」

「要如你真的去死，我當然跟你一同死！」

「那麼我拋棄了你，跟別人了呢？」

「這是失了我的心，失了我的靈魂。我也只有一死，來了却我畢生的痛苦！」

紅美一句一句的逼問，大保是毫不加以思索的回答。當他說到末了這兩句話的時候，臉上還顯出無限痛苦的神情。紅美這就沒有勇氣再開口說話了，她慢慢地垂下頭來。內心是說不出的悲酸底滋味，她的眼角旁已湧上品瑩瑩的淚水來了。大保見她低頭不說什麼了，遂把手去抬她的下巴，忽然見到她滿頰是淚，不免又吃了一驚，急急的問道：

「爲什麼？你又傷心起來？」

「也許是我太感動的緣故，我覺得你太癡了！」

「不過我相信你，你一定不會拋棄我。」

大保這才明白了她所以淌淚的緣故，心裏不免由吃驚而感到歡喜起來。他緊緊地握住了

紅美的手，滿面含笑的說，似乎很有把握的樣子。紅美沒有回答什麼，她心裏是只管在忐忑的跳躍着，她是担心着將來會演出雙重的慘劇來。但大保却又很歡喜的說道：

「陶小姐！你給我的信，我爸媽也知道了。」

「哦！真的嗎？你爸媽贊成你有我這麼一個女朋友嗎？」

「不但贊成，而且歡喜。他們說你這一封信醫好我的病，將來還預備請你到我家裏去吃飯，不知道你可不肯賞光？」

「什麼？難道你見到了我這一封信，病就好了，這些你的爸媽也都知道嗎？啊呀！虧你裝得出生病？我也給你羞死了。」

紅美把手在他頰上一劃，這回子才算展現出一絲笑容來。大保滿心眼兒裏又甜蜜蜜了，他只管癡癡地笑着。低低的說道：

「要他們知道有這一回事，那就好呀！這在無形中表示我沒有你，今生情願不討。陶小姐！下星期日，你到我家去吃飯好不好？」

「沒有一定，到下星期日再說，陌陌生生的，況且已經被你爸媽知道了有這一回事，那我就覺得更難爲情了一點。」

大保方欲再說什麼，全場忽然黑暗，電影已經開映了。爲了恐怕妨礙旁人聽覺起見，所以他們就不再說什麼話了。這一場電影在大保心中看得並不十分的滿意，而且還有點懊惱。原因是劇中男女主角並沒有圓滿的結局，完全是一幕淒惋的悲劇。紅美心中也有和大保同樣

的感覺，不過各人的嘴裏並沒有說出來。默默地一同步出電影院門口的時候，大保方才說道：

「我們去吃點兒點心好嗎？」

「不！我一點也不餓。喬先生！你到底是病才全愈的人，不要以為遊玩是快樂的，其實也非常吃的力。所以我勸你早點回去休息吧！這樣既然可以少化點金錢，而且又可以保養點精神。往後的日子正長，我們有緣的，總有長相守的日子。你若真心愛我的，那你應該聽從我的話。」

紅美是無限溫情真摯的態度，對他低低的勸告。大保在她柔媚的手腕之下，這就沒有了遼遼的勇氣，和她握了握手，說聲再見，他便跳上人力車，匆匆的走了。紅美站在人行道旁，見大保雖然是依順了自己，但他臉部上的表情至少是包含了一點淒怨的成分。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她的芳心裏終感到有陣悲酸的滋味，秋風撲面，頗感無限的悵惘！

紅美看了看錶，還只有四點半。茶舞時間，是五點到七點。還有這半個鐘點，到什麼地方去消磨？一個人在沒有地方可以去的時候，往往更會感到徘徊和徬徨。她想到此刻的情景，真象徵着自己這可憐的身世，茫茫四海，好比秋風中飄薄的落葉，何處是永遠的歸宿呢？紅美在馬路正在踟躕着，感嘆着，忽然見前面有一對情侶，手挽手兒笑盈盈的走了過來。邊談邊走，意殊親熱。仔細一瞧，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妹妹和喬曉保兩個人。因爲不願去打擾她們的話頭，所以想躲避過去。誰知曉保早已看見了紅美，口裏叫着大姊，先拉了

綠美奔過來了。

## 八 進讒有心兩瓣櫻唇惹情劫

紅美是個識趣的人，她知道一對情侶，在兩小無猜，情話綿綿的時候，最犯忌的是有人去招呼他們，使他們受到一種拘束而感到侷促。所以她便假裝沒有看見的，預備躲避開去。現在被他們叫住了，這就不得不停住了步，回過頭來。笑道：

「啊呀！我道是誰？原來是曉保和妹妹，你們在那裏遊玩？」

「我們在大光明瞧一場電影，姊姊此刻上舞廳裏去嗎？」

綠美一面告訴，一面也笑盈盈的說。紅美聽了，不由暗想，正是無獨有偶，他們那知道我和大保也在瞧電影呢！心中是這麼的想，但口裏却回答說道：

「是的，上舞廳還太早一點，所以我在馬路上兜圈子。」

「那麼我們到金門茶室去吃點兒點心，大姊我們一同去坐一回。」

曉保是竭力的向紅美奉承，很溫和的請她。綠美唯恐姊姊不答應，便先拉着她走了。紅美見他們情意真摯，遂也不好意思推却，大家一同步入金門茶室，侍者招待入座。曉保問紅美愛吃什麼？紅美含笑說問妹妹吧！我隨便什麼吃一點，反正也不餓什麼。正說時，有個女侍者手托茶盤，裏面盛着幾客春捲，走近桌邊。曉保遂叫她都放在桌上，一面握了茶壺，給紅美綠美的杯子裏斟滿了茶汁。笑道：

「這兒的春捲油余得很酥，味兒還算不錯，大姊愛吃嗎？」

「姊姊在點心之中最愛吃的就是春捲了，你總算聰敏，第一樣就要了大姊心愛吃的東西。」

「其實，這倒並不是我的聰敏，原是碰得湊巧的緣故。大姊！你既然歡喜吃，就多吃一點。反正吃完了，還可以問他們要的。」

曉保聽綠美這樣說，遂望了紅美一眼，把筷子點着春捲，表示非常的客氣。紅美點點頭兒，三個人便默默的吃點心了。在吃點心的時候，綠美無意之中向曉保問道：

「我還沒有問你，你哥哥的病不知可會好點了嗎？」

曉保被她這一問，倒由不得撲哧的一聲笑起來了。紅美的心中是很明白他所以發笑的原因，所以全身一陣子熱騰，兩頰會熱辣辣地紅起來。不過爲了怕被他們發覺自己祕密起見，她還竭力掩飾着自己心跳臉慌的表情。低了頭兒，自管吃着點心。不過綠美當然是莫明其妙，所以定住了烏圓的眸珠，瞅住了曉保神祕的臉色。奇怪地問道：

「你這人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哥哥生了病，倒害得你這樣的好笑嗎？」

「你不知道其中的曲折，因爲我哥哥昨天到接了一封女朋友的情書，他的病便馬上好起來了。你想，這樣奇怪的病，還不叫人感到好笑嗎？」

曉保方才向她低低的告訴，綠美這才明白了。秋波斜了他一眼，笑道：

「我真想不到你哥哥會有這樣的癡心，不知道你這位未來的嫂嫂姓什麼？叫什麼？是

個怎麼樣的女子？你都有些詳細嗎？」

「我聽媽說，好像叫什麼琴……我記不得了。其實哥哥的事情，我不大歡喜過問。這和我的事情，哥哥也並不來管閒眼的。」

「可見你們兄弟，總不及我們姊妹親熱，比方說我們，就不同了。我的事情，姊姊一定會管我，姊姊的事情，我也得常常的關心。假使你有不良的行爲，我姊姊一定會不許我跟你交朋友的！」

綠美借題發揮，暗暗地在警勸曉保的意思。曉保向紅美望了一眼，却微微地笑起來。低低的說道：

「大姊！你看我這人還不算壞吧！我想你一定不會教二妹跟我絕交的。」

「你聽妹妹胡說白道，我和她是姊妹關係，妹妹的事情，我做姊姊的只有做個顧問的資格。要我管教，那我可不敢當。因為我這妹妹不是一個三歲的孩子，她的見識比我姊姊廣，理智比我姊姊強，什麼事情都比姊姊懂。難道她還怕你來欺侮她嗎？再說你這個青年也很有作爲，我倒非常贊成你。要如妹妹和你絕了交，你也看你哥哥的樣子害起病來，這不是我們作孽太深了嗎？」

紅美絮絮地說了一大套，顯然是包含了一點俏皮的作用。曉保紅了臉兒，倒不免有些兒羞澀。但綠美十分的得意，掀着酒渦兒只管微微的笑。三個人一面吃，一面談笑，倒也相形甚歡。曉保又叫侍者添一鍋子蝦仁伊府麵，紅美握着嘴兒咳嗽了一回。一面還說道：



「我是吃飽了，……不要噉這麼一鍋，回頭吃不了，豈不是浪費？」

「沒有關係，我們夜飯可以不吃的。」

曉保微笑着回答，綠美因為姊姊還連連的咳嗽，遂給她斟一盃茶，說姊姊快喝一口。紅美把眼淚水也咳了出來，一面拿手帕拭眼皮，一面遂微微的喝茶，還把她纖手兒，輕輕的撫着自己胸部，好像咳嗽得非常難過的樣子。曉保有點關懷的樣子，說道：

「大姊！你這咳嗽有多少日子了？我想該請個大夫瞧瞧才是。」

「唔！日子倒也不少了，時好時咳，大概秋風起了，那咳嗽也比較厲害一點。其實我在漢口的時候，也瞧過了好多個醫生，但却治療不斷根。尤其是那一年他……死……之後，我的咳嗽就更沒有好的日子了。唉！我想……我將來的性命，就會送在這咳嗽上面的。」

紅美不免勾引起了無限的舊恨新愁，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綠美聽姊姊這樣的說，心中有點黯然神傷，皺了翠眉，哀怨地說道：

「姊姊！你好好兒的，爲什麼又要說到這個悲哀的思慮上去呢？」

「咳嗽原是一點兒小毛病，原沒有什麼希奇的。大姊！你不要難過，我有個朋友在藥廠裏做藥劑師，有一種咳嗽藥水，非常的靈驗，吃一瓶就可以完全好的。明天我去要一瓶來，你吃了一定會好的。」

「你們以爲我是怕死嗎？哈哈！這也許是你們錯理會我的意思。人生百年，如白駒過

隙，一個人的死，不過是遲早問題。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做人，還不是痛痛快快的死了乾淨。就怕死不死，活不活，那當然是更感到痛苦的了。」

紅美聽曉保和妹妹都向自己安慰，遂苦笑了一下。她粉臉兒上是浮現了一層慘白，雖然她本來還塗過了一層脂粉的顏色，但內心的苦悶和憂憤，已掩飾不住的顯露出來了。綠美和曉保相互地望了一眼，不覺悽然無語。喉間都覺得有骨鯁住了一樣，要想勸慰的話，一時裏說不出，大家幾乎泫然淚下。幸虧那鍋子蝦仁伊府麵端了上來，曉保才有了說話的機會。低低的說道：

「大姊！我們別談這些傷感的話吧！還是快點兒的吃麵。」

「你們吃好了，我真的已經很飽，一點兒也吃不下。」

在經過了一陣傷心後的紅美，她如何還吃得下點心呢？遂搖了搖頭，是叫他們兩人只管自己吃的意思。曉保還勸她多少吃一點，綠美知道姊姊的脾氣。遂說道：

「姊姊吃不下，你別硬要她吃。她吃得不舒服，又要胸口痛的。姊姊！我勸你不要太抱消極，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又道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誰人肯向死前休？所以我以為既然在這個世界上做了人，總應該圖一個最後的掙扎才好。」

「大姊！二妹這話是不錯的。所以你要保重身子才是，要知道沒有了身子，就是沒有了所有的一切。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分別。況且自古道，好死不如惡活！那你又何必要鬱鬱不樂的自己躓躓自己的身子呢？」

紅美聽兩人好像在說教似的勸慰着，於是也不再憂形於色，只把頭兒點了點，並不作答。因了紅美的不歡，使綠美和曉保兩人都有點悲哀的感覺。紅美見她們雖然吃着麵，但却大有食而不知其味的樣子。因為不忍他們爲了自己而也受到一種感傷，所以她故意蘸了一下手錶，便呀了一聲，說時候不早，快到茶舞時間了，我該先走一步，再會了。她說着話，也不等他們回答，就點了點頭，拿了皮包，匆匆的走了。綠美待姊姊走後，忍不住眼皮兒一紅，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垂淚說道：

「唉！照這樣子下去，姊姊的壽命，是恐怕不會長久的了。」

「綠美！你爲什麼也要這麼的說呢？我知道你姊姊完全是因爲感到身世可憐，所以覺得心靈上無限的空虛，才有這樣消極的思想。明天只要給她找到了一個相當的對象，使她心靈上有了寄託，那麼她一定就會有新生的安慰，再不會說這些傷心的話了。」

「但是在這燈紅酒綠的場所中，一切都是虛僞，詐騙，勢利，險惡，那裏找得到一個好對象呢？所以對於姊姊的做舞女，我本來就大不贊成。但是姊姊也有姊姊的意思，求人不如求己，問人家要錢用，總是自己袋裏有比較舒服。再說我又賺不得大錢，因此我也沒法去勸阻她。曉保！你有沒有好的同學？給我姊姊介紹一個，那麼我就不願姊姊再拋頭露臉的到這種地方去浮沉了。」

「我當初倒很想把我哥哥來介紹給你姊姊，但哥哥偏有了這麼一個女朋友了，所以我

這意思，也只好打消了。」

兩人說到這裏，覺得這些都是一種空談，遂各自嘆了一聲，不再說什麼了。匆匆吃畢點心，曉保付去了賬單，和綠美挽手出了金門茶室。時已傍晚，因為今天星期日，他們晚上也不教書的。綠美恐怕曉保天天太晚了回家，會遭到他父母的猜疑，所以叫他早點回去。自己的功課，也應該去溫習溫習。曉保聽了，不敢違拗，遂握手分開，各自回家了。

綠美平日是很節省的，差不多連電車都不大捨得趁上去，反正沒有事情，所以她便安步當車的在馬路上走着。忽然見前面走來一個西服少年，向自己含笑招呼。綠美仔細一看，原來是保險公司裏的同事汪賢琳。於是也微微的笑道：

「汪先生！你上那兒去？」

「陶小姐！我想去看一場五點半的影戲，我請你一同去看好嗎？」

「謝謝你，我剛看了一場回來，真疲倦得很，我想回家去休息了。」

綠美含笑搖了搖頭，婉言向他謝絕了。汪賢琳聽了，當然有點失望。不過他還一再的向她要求着說道：

「陶小姐！今天是星期日，很難得的，就再去看一場電影吧！難道這一點兒面子都不肯賞給我嗎？」

「汪先生！這個請你原諒，我改天一定奉陪你好不好？因為我這個人有點鄉下脾氣，多看了電影，會感到有些兒頭暈目眩的。」

「既然陶小姐這麼說，那我不勉強你了。陶小姐府上在那兒？要我送你一程嗎？」  
「噢！你不是要去趕這一場五點半的影戲嗎？我看你還是快點兒趕時間去吧！要不然，恐怕是來不及的了。」

綠美聽他真有些兒自說自話的，一時覺得十分有趣。世界上的男子，見了女人，好像都會蒼蠅見了糖似的飛不開。難道女人的魔力就有這麼大嗎？幸虧他是去瞧電影的，假使有什麼要緊公事去的話，那不是因女人而誤了公務嗎？想到這裏，自不免十分的感嘆。但汪賢琳却又自說自話的說道：

「其實一個人悶坐在電影院裏去消磨兩個鐘點，那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意思。我也不高興去了，還是一路送你回去，這麼談談說說，比較有意思得多了。陶小姐！你府上還有什麼人嗎？」

「我家裏的人可不少哪！爸媽兄弟姊妹，還有姪兒姪女，一共有十多個。」  
汪賢琳這種態度對待着綠美，綠美心中自然是十分明亮，這可說是初步的追求。不過他是和自己一個公司裏的同事，既不能聲色俱厲的和他扳面孔，但也不能和他有親熱的表示。又恐怕他借着陪送的名義，要到自己家中去。所以眸珠一轉，故意又這麼的圓了一個謊。汪賢琳信以為真，遂微微的一笑，脈脈含情的望了她一回。說道：

「陶小姐！你真是好福氣！不知你挨着老幾？」

「我是老四，上面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

綠美一面說，一面連自己也說得笑起來了。汪賢琳見她那種笑的神情，真是越看越美麗，越看越可愛。遂呀了一聲，說道：

「想不到你兄弟姊妹有九個，真了不得，每天在家庭裏一定很熱鬧的了。」

「唔！……啊呀！汪先生！你難道真預備送我回家嗎？我看不必了，你還是去看你的電影吧！」

綠美停止了步，向他再三的拒絕。汪賢琳却並不感覺到人家有點討厭自己，還一味的自作多情。溫文的說道：

「其實我此刻去看電影，好的座位也買不到了。所以我真的不去看了，那麼我送你到弄門口，我也回家去了。」

「那可真對不起你，叫我真不好意思。」

汪賢琳一定要送她，這叫綠美倒不能過分的拒絕人家了。好在青島路原不多遠，由白克路轉彎，那斯文里也就在眼前了。綠美在里門口站住了，向他點了點頭。說道：

「汪先生！本當請您到裏面去坐一回，但是家裏地方太小，再說我爸爸的思想很舊，恐怕有許多的不方便，我們再見吧！」

「陶小姐！你家幾號門牌呢？」

汪賢琳戀戀不捨的追上兩步去，忍不住又急急的問。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見八號裏面走出一個少婦來。她在老遠的先向綠美叫了一聲陶小姐，綠美不及回答賢琳，轉身去望，原來

是熊少奶，便忙也含笑招呼了一聲。熊少奶見那個少年是個陌生的面孔，並不是王先生，她一面向弄外走，一面心中暗暗的細想。覺得這位陶小姐倒也是個交際廣闊的姑娘，自己已經有了這麼一個美貌的未婚夫婿，誰知她在外面還要交男朋友呢！像我說也可憐，斷命這個爛浮屍把我丟在這個冷冰冰的屋子裏，好像是活地獄裏在受苦一樣。假使我有王先生那麼一個丈夫，不，只要有他那麼一個情人好了，我已經是夠歡喜的了。熊少奶一面想，一面跳上一輛人力車，叫他拉到維也納舞廳裏去。原來這個熊少奶是人家一個小老婆，斯文里八號這房子也是人家租的小公館。得寵的時候，夜夜住到小公館裏來陪伴熊少奶。但日久生厭，熊少奶被人家漸漸的失寵了。一個月之中，也有不得三五夜到她那裏去住宿的。不過生活費還是照常給付，熊少奶爲了見在鈔票的面上，所以只好竭力的忍耐着。但春閨寂寂，空房獨守，一個如花如玉的少婦，怎麼過得慣這樣淒涼的生活？所以她也只好時常出入歌榭舞台去找尋她的快樂和安慰了。

熊少奶坐了人力車到維也納舞廳門口停下，付了車資，正欲走進舞廳門口去的時候，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會碰見了曉保。曉保和綠美分手，原是回到家裏去的，怎麼還會在馬路上遊蕩呢？原來曉保正欲坐車回家，路上又遇見了一個同學，帶着兩三個舞女，拉了他一同到咖啡室去坐一回。曉保情意難却，只好答應了人家。但坐不了一回，便即告別出來。這真是一件太巧的事情，想不到在維也納舞廳門口，會和熊少奶遇見了。當時熊少奶遇到了曉保，這真彷彿得了海寶貝一樣的歡喜。立刻搶步上前，把他拉住了。笑盈盈的叫道：

「王先生！王先生！你到什麼地方去呀？」

「啊！我道是誰？原來是熊少奶！」

在冷不防之間，曉保聽人家呼他爲王先生，他以爲是人家一定認錯了人。但當他回頭見到了熊少奶的時候，方才猛可想到我這個王姓是她而前暫時的姓氏，遂忍不住好笑的向她點點頭兒，也低低的招呼。熊少奶眉花眼笑的顯出無限嬌媚的態度，說道：

「王先生！我們難得在這裏遇見了，大家到舞廳裏去坐一回好嗎？」

「不！對不起！我沒有工夫，改天奉陪你不好？」

曉保因爲自己有了綠美這一個心愛的人，他對於外界女人，好像誰都瞧不入眼。爲了表示愛情專一，他當然是不願意隨便跟了什麼女人去一塊兒遊玩。所以急急的搖頭，回身要走的樣子。熊少奶那裏肯輕易的放走他？遂拉住了他，緊緊的不放。說道：

「王先生！今天是星期日，你們寫字間裏也放假的。再說此刻快六點多了，晚上還有什麼事情呢？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又要去教你未婚妻的英文去嗎？」

「不！今天星期日，我們也放假的！」

「其實，你要如去的話，我此刻也勸你不要去！」

「熊少奶！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曉保聽她這話中好像有點神祕的意思，一時倒不免猜疑起來。遂皺了眉尖兒，向她奇怪地問。熊少奶笑了一笑，還故意用了俏皮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唔！你此刻到斯文里去，保險你心中要生氣！」

「到底是什麼意思？你爽爽快快的告訴我吧！」

「你別急，我就告訴你，因為陶小姐此刻帶了一個男朋友正在家裏談話。你若去了，豈不是要口板對煞了嗎？」

熊少奶說到這裏，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了。曉保聽了這話，臉上一陣血紅，他的心裏立刻覺得不受用起來。但仔細一想，我和綠美還只有剛剛分手，她怎麼會約了男朋友到家裏去呢？時間上也沒有這麼快速呀！這就冷笑了一聲，扳住了面孔，瞪了她一眼。說道：

「熊少奶！謝謝你的好意，還要你來關照我，我覺得你未免太操心一點了。」

「王先生！你這話……難道誤會我來離開你們的感情嗎？這實在完全是真實的事情，我假使說一句謊話，我馬上不得好死，今夜就斷氣。」

曉保見她急得詞窮唸誓，表示那分兒認真的樣子。一時倒又弄得將信將疑，不禁怔怔地想了一回心事。然後低低的問道：

「那麼是你親眼瞧見的嗎？」

「當然親眼目睹看見的，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我豈肯胡亂地冤枉人？」

「是個怎麼樣的男子呢？」

「和你長得差不多高低，一副白淨的臉蛋兒，也是穿着西服的，看上去是個很漂亮的少年。」

「你這話當是真的？」

「若是捕風捉影，含血噴人，今夜死在汽車底下。」

「好！這不要臉的賤人！算我瞎了眼睛，白費一場心血！」

曉保聽熊少奶這樣認真的罰咒，可見事情不會有假的了。他只覺有股子酸氣沖上腦門，臉兒由紅轉白而變成了鐵青的顏色。他情不自禁恨恨地罵出了這幾句話，眼睛裏好像要冒出來火星的樣子。熊少奶見了，却又很慌張的樣子。說道：

「王先生！你這又何苦？你這又何苦？你們到底是對未婚夫妻，她如何會另去愛上別人呢？我說白板對煞，這原是你開玩笑的，你又何必認真呢？」

「你不是說她約了一個小白臉在家裏談話嗎？」

「雖然她約了男朋友在家裏談話，但是你總也不能肯定說他們是在談愛情呀！我所以告訴你這個消息，倒並非是爲了搬弄是非，要你們鬧意見。我的意思，即使你們成了夫妻吧！那麼她有她的朋友，你有你的朋友，大家在坦白的情形之下，就是偶然和朋友在外面玩一次那也沒有關係。比說，陶小姐和她男朋友在家裏談天，我和你到舞廳裏去玩一回，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勸你不要太癡心，太專一，隨便一點，這就可以除却許多的煩惱。」

「你這話雖然有理，但是你要知道人是「性」的動物，不論他或她有怎麼堅強的意志？但是一旦被情感衝動的時候，恐怕聖賢人也難免性慾橫溢了。所以我以爲男女

之間，除了夫婦之外，簡直是不能接觸的。」

曉保聽她這時倒又代為綠美解釋起來，遂搖了搖頭，表示自己的見解完全是現實的理論。熊少奶嘆哂的一笑，說道：

「你這話也不盡然，比方說，你此刻和我到舞廳裏去坐一回，那麼我們也未必會鬧出什麼花樣精來呀！王先生！你別生氣了，一個人要及时行樂，免得老大徒自傷悲。」

熊少奶一面笑盈盈的說，一面便拉着他步入舞廳裏去了。曉保在舞廳裏，身子雖然和熊少奶跳着舞，但是他的心中却是十分的氣憤。只管想着綠美的可惡，水性楊花，女子到底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想我待她這樣的恩情，也可謂至矣盡矣，誰知道她還要另外去交男朋友，怪不得她剛才叫我早點回家，原來他們是早已約好的了。這姑娘外表的秀麗，到底掩不住內心的醜陋，在不久的今日，居然完全的暴露出來了。曉保越想越氣，他覺得非把她痛罵一頓不可。但是當面見到了，也許有許多的話罵不出來。這就想到了寫信，於是在跳完了一次舞之後，便在袋內取出日記簿，撕下了兩頁，立刻寫了一封信，交給熊少奶，託她帶給綠美。一面也無心再在舞廳裏遊玩，和熊少奶握了握手，便匆匆地奔出舞廳外去了。

這晚熊少奶從舞廳裏回來，已經十一時了。她想這封信假使自己去交給綠美，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因為綠美心中一定要怨恨自己搬弄是非，以為破壞他們的愛情。所以她在轉念之下，便把這封信交給阿姨，由阿姨交到綠美的手裏。綠美這時坐在燈下，一面做着功課，一面藉此等待姊姊回來。此刻接到阿姨送來的信兒，還連連的道謝。送了阿姨出房之後，方才

展開兩張日記簿的紙兒。只見上面很潦草的字跡寫道：

陶二小姐台鑒：我是一個可憐的愚蠢者，我枉爲生了這兩隻很有光的眼睛；但我到底是受了人家的播弄，讓人家把我當作一個活死人看待。唉！說起來是多麼的心痛啊！我這裏白白化了勞力不算，而且又化費了多少的精神和心血！我要把一枝落在污泥的花架拾了起來，讓清潔的水來洗滌乾淨。誰知道這一枝花架，並非是現在九月裏天氣清高的菊花，却是三月裏最輕薄的桃花。她的外形雖然是那麼的豔麗，那麼的誘人！但她的品格是低賤的，是卑劣的！她不知道什麼叫情？什麼叫愛？她根本是個水性楊花，視男子爲玩物的淫娃！她見了新的，比舊的好。她沒有廉恥！她沒有心肝！我是盲目的人，我始終還在歧途徘徊。但我今天明白了，清醒了。我的眼睛已完全亮了，我好像是這麼的做了一場夢啊！以上這些話，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叫人有點莫明其妙。但是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當然知道！我也不必再來和你解釋了。哼！希望你和你新的朋友去永遠的相愛吧！我們在這短短的這些日子中，從此分手了，完了！

被人玩弄的喬曉保 即日

綠美在瞧完了這一封剪刀般的書信，她真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粉臉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白，不禁轉變了死灰的顏色。她不知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她還以爲自己在做夢。她摸摸自己的臉兒，這在感到完全是現實的時候，她的心碎了，她的腸斷了，正欲瘋狂起來的樣子。忽然見房門開處，紅美跌跌衝衝的奔進房中來。她也發了狂般的哈哈地大笑，

口裏叫着「子雲！子雲！你今天也被我找到了嗎？我就殺了你！哈哈！哈哈！」但是她的話聲未完，身子已向前面撲倒地下去了。……

紅粉飄零在此告一段落，欲知以後這一對飄零女的結局如何？且待「葉落西風」中再行奉告讀者諸君了。

三五年深秋作者。

